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既往未  
十一月十  
日俱登正  
覺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熙皞  
九幽六道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七政明朗

永樂北藏第一九四冊目錄

- 百丈清規 八卷 唐懷海撰元法輝重編 (點一—八) ..... 一
- 三教平心論 二卷 元劉謐撰 (點九—十) ..... 二二三
- 緇門警訓 十卷 明如香續集 (陟一—十) ..... 二八三
- 鐔津文集 二十卷 宋契嵩編撰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十五 孟一—軻六) ..... 五四一

勅修百丈清規

黜一

禮部尚書臣胡濙等謹

題為重刊清規事禮科抄出江西南昌府

奉新縣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僧

忠智奏本寺自唐時佛祖大智懷海禪

本七

師垂訓名曰百丈清規至元間僧德輝

重新編刊遍行天下叢林僧徒循規遵

守洪武拾伍年肆月貳拾伍日節該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榜例諸山僧人不入清規

者以法繩之欽此欽遵永樂拾年伍月

初三日節該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榜例僧人務要遵依

舊制各務祖風謹守清規嚴潔身心永樂二

十二年十壹月貳拾柒日該僧錄司官奏僧

衆多中間有等不守規矩合無依清規

整治節該奉

仁宗昭皇帝聖旨照依清規料治他欽此除

欽遵外近因本寺清規書板年遠無存

欽蒙

皇上洪恩普度天下僧行仍住原額寺院熏

脩香火祝延

聖壽臣切見後學僧徒多有未見清規體例  
罔知軌度下暗戒律甚辱祖風深為未  
便臣依原體式重寫刊完雖有歷朝序  
文年代已遠誠恐僧徒視為常事不行

遵守今將重刊清規印集壹本開坐具

本親齋謹 奏伏望

聖恩憐憫教門乞

勅賜清規序文刊圓成書

頒行天下叢林寺院住持首僧督眾講

習各慕祖風嚴持戒律庶俾僧徒無  
傷風化正統柒年貳月拾貳日該通  
政使司右通政李錫等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照住

持僧忠智奏稱重刊百丈清規乞

賜序文壹節合無行移翰林院撰述惟復聽

令本僧自行請人述作緣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正統柒年貳月拾玖日禮部尚書胡濙等

官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序着翰林院撰欽此除外遵依施行

正統柒年肆月拾柒日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陰護助裏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

人每根底宣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

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

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社來的使臣

每根底百姓每根底衆和尚每根底

宣諭的

聖旨

成吉思皇帝

月闕台皇帝

熱一

薩禪皇帝

完者篤皇帝

普顏篤皇帝

忽都篤皇帝

亦輦真班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

曲律皇帝

格堅皇帝

札牙篤皇帝

三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第一九四册

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

天祝壽者麼道說有來如今依着在先

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

天與

咱每祝壽者麼道

扎牙篤皇帝教起蓋大龍翔集慶寺的時分

依着清規體例行者麼道曾行

聖旨有來江西龍興路百丈大智覺照禪師

在先立來的清規體例近年以來各

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不一了有

如今教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

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

寺笑隱長老為頭揀選有本事的和

尚好生校正歸一者將那各寺裏增

減來的不一的清規休教行依着這

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

道執把的

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房舍裏使臣每休

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稅糧休納

者但屬寺家水土園林人口頭疋碾



磨店鋪解典庫浴室竹園山場河泊  
船隻等不據是誰休奪要者休倚氣  
力者這般

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更這的  
每有

聖旨照一麼道做沒體例勾當呵他每更不怕那  
聖旨四

元統三年猪兒年七月十八  
日上都有時分寫來

皇帝聖旨裏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帝師公哥兒監藏班藏卜法旨行中書省

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人每根底宣

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

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

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本地面

官人每根底百姓每根底衆和尚每

根底

省諭的

法旨

札牙篤皇帝蓋大龍翔集慶寺的時分教依

第一九四册

着百丈清規體例行了

聖旨有來這清規是百丈大智覺照禪師五

百年前立來的如今

上位加與私宗妙行師號更為各寺裏近年

將那清規增減不一教百丈山德輝

點

五

長老重新編了教龍翔寺笑隱長老

校正歸一定體行的執把

聖旨與了也

皇帝為教門的上頭教依着這校正歸一的

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道是要天下

眾和尚每得濟的一般您眾和尚每

體着

皇帝聖心興隆

三寶好生遵守清規修行辨道專與

上位祈

福祝

壽報答

聖恩弘揚

佛法者不揀是誰休別了者見了

法旨別了的人每不怕那甚麼

法旨

鼠兒年四月十一日大都大寺裏有時分寫來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

宣政院咨據僧子仲狀告係江西道

龍興路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知事

僧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本寺住持

德輝長老欽受

御寶

聖旨節該江西龍興路百丈大智覺照禪師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在先立來的清規體例近年以來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不一了有如今教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為頭揀選有本事的和

點一

六

尚好生校正歸一者將那各寺裏增減來的不一的清規休教行依着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道執把的

聖旨與了也欽此除欽遵外緣係各省開讀

第一九四册

事理錄

聖旨全文連前告乞施行得此照得元統三年五月初七日阿察赤怯薛第二日

三吉怛

納鉢裏有時分對脫別台平章闊兒吉思

平章阿魯及院使舉里學士等不蘭

吳大司徒根底撒迪中丞傳奉

聖旨江西龍興路裏有的百丈大智覺照禪

師在先立來的清規體例近年各寺

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了有如今教

百丈寺裏住持德輝長老重新編了  
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為頭揀  
選有本事的和尚好生校正歸一與  
定體執把行的

聖旨更百丈大智覺照禪師根底加與弘宗

照

七

妙行師號宣政院行文書與詞頭

宣命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詞頭

宣命具呈

中書省照詳外據

聖旨移付蒙古房就行翰林院欽依  
頒降外今據見告當院除外欽錄

聖旨全文在前合行咨請照驗遍行合屬欽  
依施行准此除外欽錄全文在前使  
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

著

右劄付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德

輝長老准此

蒙古字一行

至元二年 月 日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勅修百丈清規目錄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禪奉勅重編  
天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六訴奉勅校正

卷上

祝釐章第一

聖節

景命四齋日祝讚

旦望歲殿祝讚

每日祝讚

千秋節

善月

報恩章第二

國忌

第一九四册

祈禱

祈禱 日餘

折雨 月餘

折雪 月餘

報本章第三

佛降誕

帝師涅槃

尊祖章第四

達磨忌

一

開山歷代祖忌

住持章第五

住持日用

上堂 小茶

佛成道涅槃

百丈忌

八

嗣法師忌

晚參 告香

請新任持

普祝 念誦 齋衆 高行者普說 迎侍尊宿 施主請座請僧 受嗣法齋齋 嗣法師遺書至

入室 把寮 訓童行 受法水

入院

發專使 受請陞座 山門管待新命專使新命辭衆上堂茶湯 四堂頭首受請 專使特為受請入煎點出門管待受請人并專使 受請人辭衆陞座茶湯 當代住持受請 專使特為新命煎點 受請人陞座 山門請新中齋 山門特為新命茶湯 開堂祝壽 當晚小茶

為建寺檀越陞座  
留請兩序  
交割碁基什物  
交兩序勸善煎點

退院

遷化

入籠  
請長司執事

盥

佛事  
掛真舉衣奠茶湯  
焚次  
焚毘  
唱衣  
下遺書

議舉住持

卷下

普侍身使  
報謝出入

請妻  
孝服

九

移龕  
對座示衣奠茶湯念誦致祭  
出外掛真奠茶湯  
全身入塔  
靈骨入塔  
管持主妻及喪司執事人

兩序章第六

西序頭首

前堂首座  
書記  
知容  
知殿  
衣鉢侍者  
聖僧侍者

東序知事

都監寺

典座

列職雜務

寮元  
延壽堂主  
化主  
磨主

後堂首座

知藏

知浴

侍者

湯藥侍者

維那  
直歲

副寺

寮主副寮

淨頭

園主

水頭

及頭  
請莊監收

請立僧首座

兩序進退

侍者進退

方丈特為新舊兩序湯

莊主

請名德首座

掛鉢時請知事

寮舍交割什物

堂司特為新舊侍者湯茶

庫司特為新舊兩序湯礫

堂司送舊首座都寺鉢位

方丈管待新舊兩序 方丈特為新首座茶

新首座特為後堂大衆茶

住持垂訪頭首點茶

兩序交代茶

頭首就僧堂點茶

兩序出班上香

大衆章第七

點一

沙彌得度

登壇受戒

辦道具

裝包

三衣 坐具 偏袒 裙 直裰 鉢 錫杖  
主杖 拂子 數珠 淨瓶 應手囊 戒刀

入寮出寮茶

新戒叅堂

護戒

遊方叅請



大相看

小掛搭歸堂  
諸方名勝掛搭

拋香相看

方丈特為新掛搭茶聖顯  
首覽

坐禪儀

坐叅

大坐叅

赴齋粥

普請

龜鏡文

大掛搭歸堂

西堂首座掛搭  
法眷辦事掛搭

謝掛搭

坐禪

請盜

赴茶湯

日用軌範

病僧念誦

亡僧

抄刻衣鉢  
進士

節臘章第八

夏前出草單

新掛搭人點入寮茶

點一

出圖帳

楞嚴會

方丈小座湯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鑿

四節兼拂

請佛事  
茶毗

住長  
唱水

大夜念誦  
入塔

十一

眾寮結解特為眾湯附建  
楞嚴

戒臘牌

四節土地堂念誦

結制禮儀

方丈四節特為首座眾茶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衆茶

旦望巡堂茶

庫司頭首點行堂茶

月分須知

法器章第九

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衆茶  
方丈點行堂茶

鐘

大鐘

僧堂鐘

版

木魚

椎

磬

鏡  
鈸

鼓

法鼓

茶鼓

齋鼓

普請鼓

附著

百丈祖師塔銘

百丈山天下師表閣記

古清規序

崇寧清規序

咸淳清規序

至大清規序

日用寒暄文

勅脩百丈清規目錄畢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一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禪奉勅寫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壽奉勅校正

祝釐章第一

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崇吾西方聖

人之教不以世禮待吾徒導其道也欽惟國朝優遇尤至特蠲賦役使安厥居而期以悉力于道

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明佛性以歸乎至善發揮妙用以超乎至神導民於無為之

化躋世於仁壽之域以是報

點一

十二

君斯吾徒所當盡心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節不忘而存夫軌度焉

聖節

欽遇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聖節必先啓建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僧

行不給假示敬也啓建之先一日堂司備榜

張于三門之右及上殿經單後式見俱用黃紙

書之輪羞僧簿依戒次各書雙字名維那五先

日袖紙帶堂司行者詣書記寮通報書記出

一拜稟云啓建聖節頌製疏語如書記缺則

後語見書記製畢具草先呈住持親送堂司觸

禮一拜荅先禮也維那用黃紙書疏帶行僕

捧盤祇爐燭香合上方丈請住持僉疏炷香

觸禮一拜稟云啓建聖節請僉訖行者就覆

和尚僉疏

第一九四册

住待來早殿上落建諷經仍報諸寮掛諷經  
 牌燒香侍者覆住持來早上堂至五更住持  
 行香回再覆粥罷上堂令客頭掛上堂牌維  
 那於僧堂早粥過食惟後再鳴椎一下云大白  
衆粥罷聞鐘聲各具威儀詣大佛  
寶殿啓建 天壽聖節謹白 復鳴椎一

別一 十三

下往住持前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出  
 外堂下間至上間歸內堂中間問訊而出粥  
 後少停待大殿排香燭茶湯鏡鉢手爐俱辦  
 堂司行者報方丈客頭先覆住持次覆侍者  
 鳴方丈板三下鳴鼓堂司行者預鳴衆寮前

板三下集衆坐堂如尋常坐禪向內坐鼓鳴  
 則轉身向外坐頭首先集堂外候鼓鳴即入  
 堂首座後入就坐西堂勤舊蒙堂諸寮並外  
 堂坐住持於鼓初鳴出寢堂坐侍者問訊東  
 立行者問訊西立轉鼓侍者往法座左側立  
 候衆集頭首下床聖僧前問訊領衆出堂至  
 法座前列一行問訊歸西序立大眾鴈列于  
 後若不候頭首至先自立定非法也其行堂  
 亦於鼓鳴時鳴板三下衆頭領衆行者列庫  
 堂前相對排立候轉鼓知事出則問訊隨其

後待西序歸位畢亦列一行座前問訊上首  
居後都寺引歸東序立定衆行者列知事後  
稍離遠立侍侍者入請住持出行者問訊住  
持至法座前行者趨近知事後立冬月則衆  
去帽問訊住持和南登座侍者隨上法座以

香合蓋盛香捧上住持拈香祝壽畢侍者接  
香以左手挿爐中右手拈從香一炷畧問訊  
下座歸班待住持歛衣跌坐侍者先末班引  
過座下列一行問訊燒香侍者引班歸位次  
首座領班出列座前問訊大衆同問訊知事

轉班列座前問訊行者隨問訊西堂東堂出  
座下問訊侍者登座左手上香轉身提坐具  
問訊謂之代衆請法退立座側問答罷陳白事意云  
某月某日欽賜 天壽聖節某寺預於某月  
某日啓建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口輪  
價上殿披閱金文今辰開啓住持臣僧某陞  
于此座舉揚聖諦第一義河渠洪因端為祝

此聖壽萬安者說法竟白云下座各具威儀請大佛  
殿啓建天壽聖節謹白  
此日座下雖有官員亦不得叙謝蓋尊君也  
鳴大鐘及僧堂前鐘集衆列殿上向佛排立  
任持上茶湯上首知事遞上燒香侍者就佛  
座前下茶湯畢住持歸位立定行者鳴鈸維

那轉身爐前揖住持上香燒香侍者捧香合  
 次東堂西堂出班上香如有大方諸山住持  
 偶至者令侍者請於  
兩序前次兩序對出向佛問訊上香畢兩兩  
上香相朝轉身歸位大衆同展三拜兩序分班對  
 立住持就跪知客跪進手爐侍者跪進香合

維那白佛宣疏畢知客跪接爐住持收坐具  
 維那舉楞嚴咒回向云誦誦祕章所萃洪因  
 端為祝延今上皇  
帝聖壽萬安金剛衆散每日堂司行者將輪  
無量壽佛云云差僧簿須預先一日請住持頭首衆僧各書  
 雙字名僉押量衆多少依戒具寫差單排定

日分周而復始仍列經目對揭殿內柱上至  
 日各務嚴肅鳴大鍾上殿當次僧負須具威  
 儀香合禮佛歸位看經庫司嚴設香燭備點  
 心維那燒香點湯照拂至晚鳴大鍾下殿堂  
 司行者直殿行者常加伺候毋令怠慢如官

點一

主

負入山拈香鳴鐘集衆諷無量壽咒舉藥師  
 誦畢回向云某處某市入山拜手拈香僧衆  
 諷誦祕章所萃洪因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節內遇三八日佛殿念  
安金剛無量壽云云誦至日齋罷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諸寮掛  
 念誦牌報衆參前巡廊鳴板集衆向佛排立

住持至鳴大板三下次鳴大鐘燒香歸位維  
 那出班念誦云皇風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  
 輝法輪常轉為如上帝念濟  
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十號訖回向上未念  
 誦阿集洪因端為祝延今上帝聖壽萬  
 安金剛無量壽云鳴僧堂前鐘三下大眾問訊而散  
 或住持赴郡縣都道場所歸時鳴鐘集眾門

迎詣方丈問訊

聖節啟散古規所載堂僧堂司給由暫到  
 客司給由隨身照證蓋往時僧道歲一供  
 帳納免丁錢官給由為憑故遊方道具度  
 牒之外有每歲免丁由有何處坐夏由有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啟散聖節以備徵詰各亦畏慎今雖不用  
 存其事以見古也

黃榜式

蘇州某府某寺  
 某月某日啟過  
 某寺某本寺預於今月某日恭祝  
 大佛寶殿林庇  
 全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日輪僧上殿披閱真詮宣持密叩  
 兩拜  
 洪因端為祝延  
 今上帝聖壽萬歲萬歲萬歲  
 古非非  
 佛日洞明  
 龍天昭格  
 某年某月  
 日都監寺某僧某謹言  
 住持某僧某

第一九四册

經單式 差單式

今具經文品目于后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大果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右具如前

今月

日網羅僧

具

大乘金光明經

大仁王護國經

點一

十六

今具逐日輪僧上座名員于后 用白紙書

某日 住持巨僧

某甲首座

某甲書記

某甲藏主

某甲知客

某甲西堂

某日 某甲稱呼

某甲上座

某甲都寺

右具如前

今月

日堂司

某

具

疏語建右伏以 覆燾無私乾坤孰測其高

厚 照臨有赫日月莫喻其光華知 贊仰

之徒勞欲 補報而無極惟託鈞陶之內義

重 四恩故竭 忠愛之心虔恭 三祝

斗樞電繞龍象筵開帝網百億山河咸歸

聖量華藏三千世界益衍 丕圖少盡消埃

匪懈朝夕欽願 夔龍登用 景星耀而泰

階平 麟鳳呈祥 聖人作而萬物覩謹疏

滿散優鉢羅花瑞世 同佛降生 閻浮提

樹連陰與天齊壽故 毓風成之 睿質克



承丕顯之 聖謨 大哉乾至我乾 體

乾居正 會其極歸其極 建極立中爰以

吾道之大同有裨 聖時之至治山林鐘

鼓樂 化日之舒長草木昆蟲被 膏澤之

滌漉 祥開震夙 頌祝華封欽願 垂拱

點一

七

無為天地位而萬物育 鈞陶有象陰陽理

而四時平 壽考萬年 本支百世

景命四齋日祝讚

景命好日月旦月望初八廿三四齋日隔宿

堂司行者報衆掛諷經牌次早鐘絕後鳴僧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堂前鐘集衆登殿維那舉楞嚴呪唱藥師誦

嘆佛畢回向云某日令辰某州某寺住持溥

法其僧某謹集合山僧衆恭

越寶殿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呪稱揚

聖諦所萃共因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

金剛無量壽佛 仁王菩薩云云

巨望藏殿祝讚

旦望古來轉藏祝壽今則必先侵晨登殿

迎座前祝讚於禮為恭或粥罷陞座羅鳴鐘

集衆往藏殿維那舉云摩訶般若衆當默念

住持領衆合掌繞藏行道三匝多衆則一匝

立定維那舉大悲呪回向云大圓照中有華

第一九四册

道絕明言三光電卷而實相涵六合雷奔而  
 湛然寂不思議海難盡讚揚某州某寺住持  
 傳法臣僧某月某日念長謹集合山僧眾恭  
 歲法統旋行道務念摩訶佛母聖涕運轉天  
 官注寶輪歲諷誦大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  
 壽佛仁王菩薩摩訶  
 摩訶訶般若波羅密

每日祝讚

齋粥二時下堂僧眾必須登殿維那舉無量  
 壽呪三遍回向云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

安金剛無量  
 壽佛云云

千秋節

至期堂司行者隔宿報眾掛諷經牌次早鳴

僧堂鐘集眾登殿維那舉楞嚴呪畢白佛

同回向云某道某路某寺某月某日敬  
 恭趨寶殿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呪  
 揚聖神所萃良因敬祝皇太子庶幾千秋  
 破下代願日重輪月重輝照臨海宇山如  
 彌河如帶鞏固邦基金剛無量壽佛云云

善月

點一

夫

正五九為善月預先一日維那令堂司行者  
 覆住持報庫司掛善月牌于殿門前具經單  
 輪差僧簿每日鳴大鐘登殿看經祝贊終月  
 而畢

始由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

日各寺建祈禱道場不得殺生命取藏經  
中有毘沙門天王每歲巡按四大部洲正  
五九月治南瞻部洲故禁屠宰而唐之藩  
鎮每上任必犒士卒不下數萬人須大享  
宰故以正五九不上官為禁殺也而俗以

為忌者非

祝釐章終

報恩章第二

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  
繼嗣也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聖朝崇佛

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  
化儀既終復歸佛位在 京官寺於是設  
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設奠展禮如生而  
致夫羹墻之思洪惟 聖化所被與佛之教

照一

九

流于無垠而吾徒沐恩波濡 聖澤可不知  
所自而思所報效焉

國忌

上賓日屆期隔宿庫司報堂司令行者覆住  
持兩序報衆掛諷經牌就法座上安 御座

第一九四冊

用黃紙寫 聖號牌位嚴設香花燈燭几筵  
 供養至期鳴僧堂鐘集眾候住持至上香上  
 茶湯維那舉楞嚴呪諷誦畢回向云 某州某寺住持  
傳法臣僧某某月某日恭遇 某聖聖忌之辰謹集合山僧眾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咒稱揚聖德所萃殊利資嚴聖駕伏願神遊八極想雲車風馬來臨位證中天受玉璣

瓊樓快樂十方三世云云

祈禱

凡有新禱須如法嚴治壇場鋪陳供養住持  
 專心加謹僧眾各務整肅知事內外提督應  
 辦大小寮舍巡警齋潔或有官負拈香恭勤

迎送預期庫司稟覆住持先付意旨維那知  
 會堂司行者報眾掛祈禱牌齋粥二時鳴鐘  
 集眾諷經或看藏經或四大部經或三日五  
 日七日隨時而行如祈晴祈雨則輪僧十員  
 廿員或三五十員分作幾引接續諷誦每引

諷大悲呪消灾呪大雲呪各三七遍謂之不  
 斷輪終日諷誦必期感應方可滿散懺謝其  
 疏意各列于后

祈晴 切見淫雨為灾物用不成百川橫流  
 民無寧處蓋眾生共業所感惟上天覆燾無

私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晴道場每日命僧  
諷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祈求晴霽速賜感  
彰伏願掃頑雲於四野陰沴潛消嚴杲日於  
中天容光必照俾五行各順其序而萬彙悉  
遂其一

無一

千

祈雨 切見亢陽爲災百物就槁匪上天之  
降罰由下民之多愆惟諸佛開慈悲之門而  
神呪有祈禳之應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雨  
道場每日命僧諷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祈  
求雨澤速賜感通伏願拯生靈於塗炭厥維

艱哉起雲龍于山川俾霽霽矣庶茲多稼亦  
乃有秋

祈雪 切見時冬恒溫恐生物之疵癘維天  
降雪淨下土之侵氛庸致辦香之誠願集六  
花之瑞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雪道場每日

命僧諷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祈求雨雪速  
賜感通伏願同雲千里潤澤八荒六府三事  
用修草木咸若二氣五行順序神人以和  
遣蝗 切見飛蝗蔽天惟凶荒之可慮遺孽  
入地恐滋蔓之難圖匪假神功之驅除雖極

人力而罔措由是謹發誠心啓建遣蝗道場  
每日命僧諷誦經呪仰扣諸聖所冀驅遣蟲  
蝗速賜消殄伏願滌之風雨掃種類以無遺  
投之江河隨業感而自化民安其業物遂其  
生

點

主

日蝕 此日而食占五紀之或乖畏天之威  
虞六沴之將作故徇民情而救護蓋依佛力  
以禱禳由是謹發誠心命僧諷誦經呪用伸  
救護所冀日精速賜還光伏願五色開而黃  
道明照臨下土羣陰消而陽德盛昭回于天

月蝕 月耀陰精而主夜所賴照臨天示咎  
徵于下民於焉薄食既戒既懼以禱以禳由  
是謹發誠心命僧諷誦經呪用伸救護所冀  
月華速賜還明伏願妖氛滅跡清光現大地  
山河顧免長生萬象納廣寒宮殿

報恩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一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二

黜二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訴奉勅校正

報本章第三

性者人之大本也振天地而莫知其始窮萬

黜二

世而莫知其終佛與衆生均有是性悟之而  
登妙覺迷之而流浪生死從劫至劫六道異  
趣業報展轉無有窮已所賴聖訓洋洋堪作  
依怙吾徒忝形服預法系遵其行之爲律宣  
其言之爲教傳其心之爲禪而循吾所謂大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本者以同夫佛之全體妙用始可稱佛子而  
續慧命也其於諱日追悼豈世禮哉

佛降誕

先期堂司率衆財送庫司管供養請製疏僉  
疏聖節同至日庫司嚴設花亭中置佛降生像

於香湯盆內安二小杓佛前敷陳供養畢住

持上堂祝香云佛誕令辰某甲度藝寶香供養

本師釋迦如來大和尚上酬慈蔭所真法界

次跌座云四月八日恭遇本師釋迦如來大

范燈燭茶果珍羞以伸供養住持道敷遠孫

比丘某甲陛下此座舉唱宗乘所某殊勳上酬

第一九四册

慈蔭下與法界眾  
 生同仰希有之慶  
 次說法竟白云  
下座各具威儀諸大  
 佛殿浴佛  
諷經謹白  
 下座領眾同到殿上向佛排立定  
 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進前上湯進食請  
 客侍者迺上燒香侍者捧置于几畢復位三  
 拜再上香下觀點茶又三拜收坐具維那揖

班上香大眾展拜住持跪爐維那白佛云  
一月  
 在天影涵眾水一佛出世各坐一華  
 白毫舒而三界明甘露洒而四生潤  
 舉唱浴佛偈云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  
 證如來行道浴佛將畢舉楞嚴呪回向云  
未上  
 淨法身功德回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  
 誦經功德回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  
 提四恩等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十方三世一切佛云云

疏語 大海湛然獨聽 潮音之震蕩太虛  
 廓爾惟瞻 景緯之橫陳由 本大而迹彰

抑 時至而機應 俾羣靈咸成正覺 從  
 五濁示現降生 脫珎服著垢衣 委身以

徇舍化城登寶所 携手同歸 初度重臨  
點二

大恩莫報 伏願 扇真風於末世 揭

慧日於中天無佛無魔法法宣揚玉偈非

垢非淨塵塵灌沐 金軀

佛成道涅槃

佛成道涅槃

佛成道涅槃

佛成道涅槃



先期堂司率眾財送庫司管供養請製疏僉  
禮同誦住持上堂祝香云佛成道日某等  
其甲奉為法界眾土虔奠寶香供養本師  
迦如來大和尚上酬慈蔭次過本師釋迦  
成次趺坐云衆嚴備香花燈燭茶果珍羞以伸供養住持  
道敬遠孫比丘某甲陞于此座舉唱宗乘所  
集殊勲上酬慈蔭普願法界眾生發明自己  
智慧入做座利轉大法輪次說法竟白云大佛殿  
殿上展拜跪爐維那白佛云正覺山前觀明  
界內揚息宣疏畢諷經回向涅槃日住持先  
日以流輝於佛殿拈香祝聖諷經畢次第上堂祝香云

佛涅槃日某寺住持遺教遠孫比丘某甲  
奠寶香供養本師釋迦如未大和尚二  
常住法界衆生同生奉慕祈冀濟身  
坐云二月十五日禁之恭遇本師釋迦如來大  
燈燭茶果珍羞以伸供養住持遺教遠孫比丘  
上某甲陞于此座舉揚涅槃妙心所集殊勲  
衆嚴備香花燈燭茶果珍羞以伸供養住持  
衆生同圓種種智法界說法竟白云威儀諸大  
佛殿諷下座領眾殿上展拜跪爐維那白佛  
經謹白云大悲願力示有去來宣疏畢諷經回向並  
同前疏語成無量劫來成佛豈假進修眾生日用  
不知示以先覺覺自覺他而成覺道世

出世間而稱 世尊闡一代之化儀 遵先  
佛之遺軌 坐菩提樹魔宮隱而無光 現  
優鉢花法輪熾然常轉故始喻初日之先照  
而 末示拈花之正傳 圓極真常則空有  
俱亡聖凡夢幻 埏埴萬化則今古一瞬天  
地豪芒願末裔之何知誦 遺言而有惕伏  
願色空明暗咸宣 微妙法音蠢動含靈共  
證 智慧德相涅槃各赴羣機 法華之囑  
累授記 力制後學 遺教之扶律談常矧  
拈花得肯付法正傳而落葉歸根畢吾能

事囿於化者終於盡順世無常寓諸幻而返  
諸真是名寤滅然 神珠恒照於濁垢而  
寶月不避於汙流 大定無方 常住恒河  
沙劫 圓機普應 示現千百億身顧世相  
之難忘臨 諱日而增慕伏願 闢末流之  
邪見 回季運之澆漓定慧兼修長如 正  
法住世 天魔率化 皆為外護宗綱  
佛生中印土姓刹帝利氏瞿曇梵語瞿曇  
華言甘蔗其始祖王仙鳥獵人射死血入  
地生甘蔗二本日爰開一生男號甘蔗王

一生女善賢妃生子作轉輪王以日炙又  
名日種傳七百世至淨飯王佛以累劫功  
行滿足從兜率天降神王宮摩耶夫人腹  
胎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四月八日  
生名薩婆悉達七日母喪賴姨母摩訶波

點二

四

闍波提乳養至二十五歲踰城往跋伽仙  
林中取劔斷髮脫身寶衣從獵師貿袈裟  
為比丘復北度恒河至伽闍山靜坐六年  
苦行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復自念若  
以羸身而取道者彼外道則言自餓是涅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槃因乃浴于尼連河受牧女乳糜釋提桓  
因以吉祥草敷坐踰趺于上魔王領兵欲  
加迫害百計不能少撓作禮悔罪而去二  
月八日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得無上道成  
最正覺

世相傳以臘月八日或謂周正建子或別有據

時年三十

歲矣於摩竭提國阿蘭若菩提場中演說  
華嚴小機未入如華如痘於三七日觀樹  
思惟寧入涅槃梵天帝釋殷勤三請乃詣  
康苑以三乘教轉大法輪先為憍陳如等  
五人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教歷十二

第一九四册

年時佛四十二歲至方等會上淘汰弟子  
漸已開泰於是彈偏擊小歎大褒圓說維  
摩楞伽楞嚴般若大乘等經又三十年時  
佛七十二歲說法華經以諸弟子皆可任  
重授記作佛方暢本懷又八年為穆王五

烈三

五

十三年壬申歲時佛七十九歲佛先往忉  
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戀慕鑄金為像聞  
佛下降金像來迎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  
五百比丘舍利弗目犍連七萬阿羅漢  
等不忍見佛涅槃同時入滅菩薩四衆天

人八部鳥獸諸王悉集獨受純陀最後之  
供為諸比丘說無常苦空復言無上正法  
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  
猶如如來又以阿難在娑羅林外為魔所  
燒乃勅文殊云阿難吾弟給事我來二十  
餘年聞法具足如水注器欲令受持是涅  
槃經文殊奉旨召阿難歸佛言有梵志須  
跋陀羅年百二十未捨憍慢汝可告之如  
來中夜當般涅槃即與同至聞佛說法得  
阿羅漢乃告大眾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

後度須跋陀羅吾事究竟二月十五日中  
夜復伸告誡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波  
羅提木叉是汝大師如我住世無異也於  
七寶床右脇而卧寂然無聲便般涅槃阿  
那律升忉利天告摩耶夫人自天而下世

尊起為說法開慰復語阿難當知為後世  
不孝衆生故從金棺出問訊於母時迦葉  
與五百弟子自耆闍崛山奔至悲哽作禮  
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天人各持香薪至茶  
毗所化火自焚七日乃盡衆收舍利滿八

金曇阿闍世王與八國王及帝釋諸天龍  
王共爭舍利大臣優波吉諫止宜共分之  
即分為三一諸天一龍王一分八王而闍  
王得八萬四千數以紫金函盛於五恒河  
中作塔藏之

點三

帝師涅槃

六

至日法座上敬安牌位如法鋪設嚴備香花  
燈燭茶果珍羞供養維那請製疏僉疏佛涅槃同  
隔宿令堂司行者報衆掛諷經牌正日鳴鐘  
集衆向座鴈立候住持至上香上湯上食下

聯上茶禮拜畢拈香有法語維那揖班上香  
大衆普同禮拜住持跪爐宣疏舉呪回向云

上未識經功德奉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開教宜文隋治大聖至德普覺其智佑國如  
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帝師

上研慈語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云云天啓有元篤生輔治之大聖

道尊無上寶為宣文之法王密贊

化基陰翊王度吐辭為經舉足為法

位居千佛之中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尊極一人之上維茲聖忌益仰

恩光伏願重駕願輪贊四海同文之

治化眷言像季振千古正法之宗綱

帝師拔合斯八法號惠幢賢吉祥土波國

人也巳亥歲四月十三日降生父曰峻南

紺箴初土波有國師禪恒羅吉達得正知

見具大威神累葉相傳道行殊勝其國王

點三

七

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斯加哇即師

之伯父也師天資素高復禮伯父為師秘

密伽陀微妙章句一二千言過目成誦七

歲演法辯博縱橫年十有五歲在癸丑

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灼知真命有歸馳騎

徑詣王府

上與中關東官皆兼受戒法特加尊禮閱六載庚申

世祖聿登大寶建元中統遂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領天下釋教始令僧俗

分司四年辭 帝西歸未朞月趣召來還至元七年庚午有 旨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不日而成深愜 聖意即詔頒行朝省郡縣悉皆遵用迄為一代典章升號 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旋又西歸十一年 上復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專使召至尋又力辭還山 上堅留之不可

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入滅 上聞不勝震

悼追懷連建大窰塔波于京師寶藏真身舍

利輪與金碧古今無儔見翰林學士三筆後

升號 皇天之下 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

西天佛子 大元帝師

報本章終

尊祖章第四

人各祀其祖重其形生之始也形生始於愛

第一九四册

然形有時而化愛有時而盡惟性之靈然不  
昧者不恃生而存不借亡而亡故佛教人必  
明性而後之學者復膠於文言不得其指歸  
猶醫之善方書而廢藥石何益哉及吾祖達  
磨至示以直指之道而人始廓然見夫自性

點三

之妙不求文字不資語默而得於謦欬聲色  
之外則吾徒之傳祖道嗣祖位者如火之薪  
水之器無古今之間毫髮之異不猶重於形  
生之始乎後百丈大智禪師又作清規以居  
吾徒而禪林於是乎始海會端公謂宜祀達

磨於中百丈陪于右而各寺之開山祖配焉  
見於祖堂綱紀序云

達磨忌

先期堂司率眾財營供養請製疏佛涅槃同  
隔宿如法鋪設法堂座上掛真中間嚴設祭

筵爐瓶香榻者凡上間設禪椅拂子榻架法衣床

行者報眾掛諷經牌非也當晚諷經并覆來日半  
齋各具威儀散忌諷經榻前鳴僧堂鐘集眾  
候住持至鳴鼓獻特為湯住持上香三拜不



收坐具上湯退身三拜再進前問訊揖湯復  
 位二拜收坐具鳴鼓三下行者鳴手磬維那  
 出班念誦云切以宗傳直指忝借潤於餘波  
 大衆念清淨法身毘回向云上來念誦功德  
 盧遮那佛十號云尚上醉畢鳴僧堂鐘三  
 達磨圓覺大師一切云尚上醉畢鳴僧堂鐘三  
 慈愷十方三世一切云尚上醉畢鳴僧堂鐘三

然二

九

下衆散或請就坐藥石昏鐘鳴再鳴僧堂鐘  
 集衆住持上香維那舉楞嚴呪畢回向云淨  
 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來仰真慈  
 悲俯垂照鑒今月初五日伏值初祖菩提達  
 磨圓覺大師大和尚示寂之辰率比丘衆營  
 備香餌以伸供養諷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  
 神呪所集殊勲上祈慈蔭火願羣機有類攝  
 揚少室之家風妙智無窮茂就大乘之根器

一切方三世次參頭領衆行者排列喝叅禮拜  
 諷經人僕排列叅拜次日早住持上香禮拜  
 上湯上粥座下側坐陪食粥罷住持上香上  
 茶維那舉大悲呪畢回向上來諷誦功德奉  
 圓覺大師大和尚上醉半齋鳴僧堂鐘集衆  
 慈愷十方三世云尚上醉半齋鳴僧堂鐘集衆

向祖排立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進爐前  
 上湯上食請客侍者供逆俟燒香侍者就祖  
 位側捧置几上退就位三拜仍進前燒香下  
 颺畢三拜收坐具鳴鼓講特爲茶如湯畢住  
 持拈香有法語行者鳴鈸維那出班揖住持

上香侍者捧香合次東堂西堂兩序出班上

香大眾同展三拜維那白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

示有宣疏住持跪爐次舉楞嚴呪畢回向

去來諷經功德奉為初祖菩提達磨圓覺大師次行

者諷經疏語 大哉正傳 紹覺皇之宗裔

廓然無聖 破義學之膏盲百川到海迥絕

異流 杲日麗天罄無側影 指人心而成

佛成佛同心 契妙道以忘言忘言見道有

大功於世教宜 廣振於宗風 現濁世

優曇華實為鼻祖 取神州大乘器盡入彀

中適逢 瘞履之辰爰效采蘋之薦伏願

信水表 佛祖之重 力任千鈞 一花開

天地之春芳聯萬世

祖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

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

點二

十

羅尊者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辯所施

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

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

磨因改名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

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

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  
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  
根慎勿速行衰於月下梁普通八年丁未  
歲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廣州刺史蕭昂  
表聞武帝帝遣使詔迎十月一日至金陵

與帝語不契是月十九日渡江壯十一月  
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魏孝明太和十年  
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  
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至太和十  
九年丙辰歲十月五 endpoint 居而逝其年十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  
唐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百丈忌

先期堂司率眾財管供養至日隔宿如法鋪  
設法堂座上掛真嚴設中間祭筵上下間几

三

十一

案供具當晚諷經正日散忌特為茶湯拈香

宣疏出班上香大眾展拜並同禮但無念誦

初夜回向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

正月十七日伏值百丈大智覺照弘宗妙行  
禪師大和尚示寂之辰率比丘眾營備香  
以伸供養願禱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呪  
集殊願上酌慈禱伏願曇花再現重開覺

第一九四册

之春惠日長明永屬會飛  
之夜十方三世一切云云

疏語 一言為 天下法 中矩中規 萬

世知 師道尊 有綱有紀以儆叢林禮樂

之盛見 法筵龍象之多 華梵同文 富

擬名渠天祿 經律相濟 嚴如金科玉條

有布武堂上之儀非綿叢野外之禮 即

此用離此用 語脫重玄 出於機入於機

理窮衆妙宜配 禪祖以陪祀盍遵 諱

日而營齋伏願 帝釋精進勝幢 制諸魔

外 濟北陰涼大樹 蔭滿閻浮

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卅歲離塵三學該

練屬馬祖闡化江西法席之盛若大珠南

泉歸宗號法龍象而師為上首暨祖示寂

泐潭師繼之以衆委奏無所容欲辭去道

過新吳憇止車輪峰下有甘貞游暢願施

地延居已而衆復至遂建寺為大拓提馬

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師歸寂彬林不藝

而燎靈溪方春而洞四衆悲慘葬于大雄

峯先是有異人司馬頭陀者為擇葬地曰

傍連三峯未窮其妙法王居之天下師表

而世以為信然云慶 慶元年勅謚大智

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宋大觀元年加謚覺照塔曰慧聚

大元元統三年加謚弘宗妙行禪師

開山歷代祖忌

燕三

十二

開山忌及道行崇重功被山門者隔宿鋪設  
法堂上禮儀百文 或無疏庫司備供養若歷  
代忌不具疏不獻特為茶湯屆期堂司預報  
庫司備供養請牌位就法座西首鋪設粥罷  
集眾住持兩序一行排立維那出揖班上香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畢歸位同展三拜侍者班尾拜至大 處就祖堂下

舉大悲呪回向云寶明空海湛死

叙非禮也生凝波之波大

鑿山門融今古去來之相仰真慈術垂昭

號其潭師示寂之辰營備殊勳增崇品位伏

丘來楓彌大悲神呪所集殊勳增崇品位伏

願慧日重輝耀祖室光明之極靈或鄉人或

根再葉回少林花木之春云

江湖舉呪回向云大和尚增崇品位十方三

世云 或有儀觀則舉楞嚴呪回向同前

嗣法師忌

先德唯激揚宗乘發明自己開示後學知有  
授受以報恩也如巴陵三轉語為雲門作忌

第一九四册

先輩深有意焉然尊師重道禮不可廢先期  
 住持出已財送庫司辦祭設供隔宿就法堂  
 如法排辦堂司行者報衆掛諷經牌當晚諷  
 楞嚴呪鄉人法眷舉大悲呪次行者諷經回  
 向並同次早住持上粥粥罷大衆諷大悲呪

點三

十三

鄉人法眷舉呪半齋散忌諷經住持上食講  
 特為茶拈香遠磨兩序上香大衆同拜蓋在  
皆曰參齋時住持入堂燒香展拜歸位衣鉢  
學故也侍者行觀有就法堂諷經非禮也齋畢就座點茶燒  
 香侍者行禮若講特為伴真湯齋罷方大

序晚間對真相伴喫湯排照牌位列座右住  
 持揖就座燒香上湯并下相伴三下退座如  
 香展拜起身問訊對相伴鳴鼓第一座西空與  
 有三五人西堂則分作兩座喫湯侍者行禮或  
 湯住持行禮第二座兩序喫湯預請兩序  
 無西堂則已之諷經羅備湯果當請之小師  
 舊如法春尊長同門兄弟皆當請之小師  
 師孫不可同席坐定住持起上香上湯畢侍  
 行者燒香

尊祖章終

住持章第五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  
 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處或寄律寺  
 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寔盛上而君相

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嚮風問道有徒實蕃  
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爲住持而  
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以  
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其衆設兩序以分  
其職而制度粲然矣至於作務猶與衆均其  
勞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烏有庾廩之富  
興僕之安哉故始由衆所推既而命之官而  
猶辭聘不赴者後則貴鸞豪奪視若奇貨然  
苟非其人一寺廢蕩又遺黨於後至數十年  
變不可圖而徃徃傳其冥報之慘有不忍聞

者可不戒且懼乎

住持日用

上堂 凡旦望侍者隔宿稟住持云來晨祝  
聖上堂次早再稟分付客頭行者掛上堂  
牌報衆粥罷不鳴下堂鐘三下俟鋪法座畢

點二

十四

堂司行者覆首座鳴衆寮前板大衆坐堂方  
丈行者覆住持次覆侍者鳴鼓兩序領僧行  
至座前問訊分班對立侍者請住持出登座  
拈香祝壽詳具祝  
禮章 趺坐開發學者激揚此道  
若有客併叙序謝多則具目予恐有遺忘侍

者搜起或有諸山住持名德西堂座右設位  
 官客對座設位則知禮尊法也五叅上堂兩序至  
 座下徑歸班立住持登座不拈香餘如前式若尊  
 宿相訪特為上堂或引座舉揚施主請陞座  
 不拘時也

古之學者蓋為決疑故有問答初不滯於  
 語言近日號名禪客多昧因果增長惡習  
 以為戲劇譁然喧笑甚失觀瞻况舉揚宗  
 乘端祝 聖壽若有官客及名德相過少  
 致敘陳而今時衲子例責過褒敘謝殊乖

法式如說山門事務則方丈會茶議論毋  
 談雜事使眾厭聽

晚叅 凡集眾開示皆謂之叅古人匡徒使  
 之朝夕咨扣無時而不激揚此道故每晚必  
 叅則在晡時至今叢林坐叅猶旦望五叅陞

點二

十五

座將聽法時大眾坐堂也詳具禮整章若住持至  
 晚不叅則堂司行者稟命住持覆首座鳴僧  
 堂鐘三下謂放叅鐘也如住持入院或官員  
 檀越入山或受人特請或謂亡者開示或四  
 節臘則移於昏鐘鳴而謂之小叅可以叙世



禮曰家教者是也然亦不鳴放叅鐘謂猶有叅也

小叅 小叅初無定所看衆多少或就寢堂

或就法堂至日午後侍者覆住持云今晚小叅令

客頭行者報衆掛小叅牌當晚不鳴放叅鐘

昏鐘鳴時行者覆住持鳴鼓一通衆集兩序

歸位住持登座與五叅上堂同提綱敘謝委曲詳盡

然後舉古結座如四節說請頭首秉拂及講

免禮儀詳略使衆通知下座客頭行者喝請

云方丈和尚請內堂兩班單寮者舊庫司預

備湯果送上方丈

昔汾陽昭禪師住汾州太子院以并汾地

苦寒故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

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昇

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

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

守芝號上首楚圓即慈明也後住石霜鉢

罷常山行時楊岐會公爲監寺闕其出過

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暮而升座何從

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叅何爲非規

繩乎慈明領之

告香 每夏前告香新歸堂者推叅頭一人

維那和會定同眾詣侍司稟云新掛搭兄弟

欲求和尚告香普說敢煩侍者咨稟答云候覆却

當相報如住持允從即報堂司出告香圖式

點三

十六

後量眾多少列作幾行分東西兩邊面向法

座而立依戒排列預集眾習儀堂司行者率

眾錢買香大小三片及紙作圖之費付叅頭

收至日侍者令客頭於寢堂或法堂鋪設眾

恩椅子須用香几三隻燭臺三對當椅前一

字間列外設小拜席堂司行者預逐一報眾

掛告香牌侍者預出小榜貼法堂柱上云奉

頭和尚慈育名德西堂自堂至日弼罷諸寮各

鳴板三下眾集依圖位立各備小香合坐具

叅頭同維那侍者入請住持出叅頭歸位同

眾問訊進前云請和尚住持就座副叅迺大

香一片與叅頭同眾問訊挿香各大展三拜

收坐具復同問訊叅頭進椅側問訊稟云共

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住持舉話三則隨

下語歸位問訊挿香一片復同眾就位叉手

而立東西各三人出班東第一第二人過東  
爐前第三人中爐前西第一第二人過西爐  
前第三人過中爐前兩兩炷香問訊然後東  
三人過東西三人過西以次如前而進徐步  
行各巡接班尾三三义手出班合掌歸位俟

禮三

十七

各炷香畢次第趨至元位同眾三拜不收坐  
具恭頭進云恭等蒙和尚慈悲開允復位同  
眾三拜進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堂復位同  
眾三拜收坐具行者鳴鼓五下兩序轉身序  
立座前恭頭立西序下其告香人東西轉身

依位對立勤舊蒙堂已告香者立于後普說  
竟仍齊向法座立恭頭挿香同眾三拜免則  
觸禮進云恭等宿生慶幸獲蒙和尚慈悲普同  
問訊而退恭頭領眾法堂下問謝維那侍者  
觸禮一拜次大眾謝恭頭觸禮一拜請客侍

者預依戒次具茶狀備卓袱筆硯告香罷列  
法堂下間請茶各僉名請首座光伴齋退鳴  
鼓眾歸位立兩侍者行禮與常特當晚方丈  
請恭頭維那侍者藥石首座光伴次早請恭  
頭茶半齋請恭頭維那侍者點心若大眾均

預告香則首座為參頭其持為茶請西堂光  
伴住持入院後人事定庫司備香首座領衆  
懇請為衆告香然後開堂

古法未預告香不許入室

告

香

燭 [一] 紫

燭 [二] 紫

燭 [三] 紫

轉路

四五十 [十三]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三六十一 [十四]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二十七 [十五]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一八九 [十六]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住持香

都寺監寺 副寺維那 副寺典座 直殿

參頭 又手 出

之

圖

燭 [三] 紫

燭 [二] 紫

燭 [一] 紫

首座首座書記藏主 藏主 知海 知客 知殿 參頭

一八九 [十六]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二七十一 [十五]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三六十一 [十四]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四五十 [十三] 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

點

十八

轉路

普說 有大衆告香而請者就據所設位坐  
有檀越特請者有住持為衆開示者則登法  
座凡普說時侍者令客頭行者掛普說牌報  
衆鋪設寢堂或法堂粥罷行者覆住持緩擊  
鼓五下侍者出候衆集請住持出據坐普說

與小恭禮同

入室 入室者乃師家勘辦學子策其未至  
擣其虛亢攻其偏重如烹金爐鉛汞不存玉  
人治玉砥砭盡癢不拘昏曉不擇處所無時  
而行之故昔時衲子小香合常隨身但聞三

下鼓鳴即趨入室

今時以三八不遇開室時  
室者備故事也

粥前侍者令客頭行者僧堂前諸寮掛入室  
牌寢堂設達磨像前列香燭拜席敷設室內  
秉燭裝香拜席設左側粥罷下堂客頭即緩  
擊鼓三下住持至達磨前炷香同侍者三拜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入據室坐侍者問訊班左立行者問訊班右  
立頭首領眾達磨前各炷香三拜聯接而至  
室前後至者依次炷香展拜接排而立次第  
相趨不許攙先亂序侍者燒香問訊出外揖  
首座入入先左足仍以左手上香進前問訊

三

九

至禪椅右側立聽舉語或下語或不下語隨  
意過禪椅左問訊退步觸禮一拜舉左足出  
揖次人入一出入相向問訊聯接不絕若  
首座是大方西堂或名德入燒香住持當下  
座揖讓送出過陞堂白眾特免

此亦近代  
儀若古

第一九四册

德當機佛祖不讓寧講  
世禮願師家何如耳

只後堂領眾暫到

當入室侍者居眾後入室畢炷香大展三拜

行者挿香三拜住持復出達磨前炷香大展

三拜而退

念誦 古規初三十三廿三初八十八廿八

今止行初八十八廿八堂司依戒次寫圖後見

至日僧堂前灑掃午後堂司行者報眾掛念

誦牌至叅前檢點僧堂及諸殿堂香燭完備

覆住持兩序先鳴方丈板照堂板次巡廊鳴

板住持出緩鳴大板三下眾集依圖立定暫

到於侍者下肩立侍者隨住持到祖堂土地

堂大殿燒香禮拜鳴大鐘兩序預集堂外大

板鳴方歸圖位住持入堂供頭鳴堂前鐘七

下聖僧前燒香侍者捧香合書狀侍者徑歸

位請客侍者即往西序問訊請湯巡過次請

東序就歸位住持出堂外中立燒香侍者隨

出歸位維那先離位至門首向住持立合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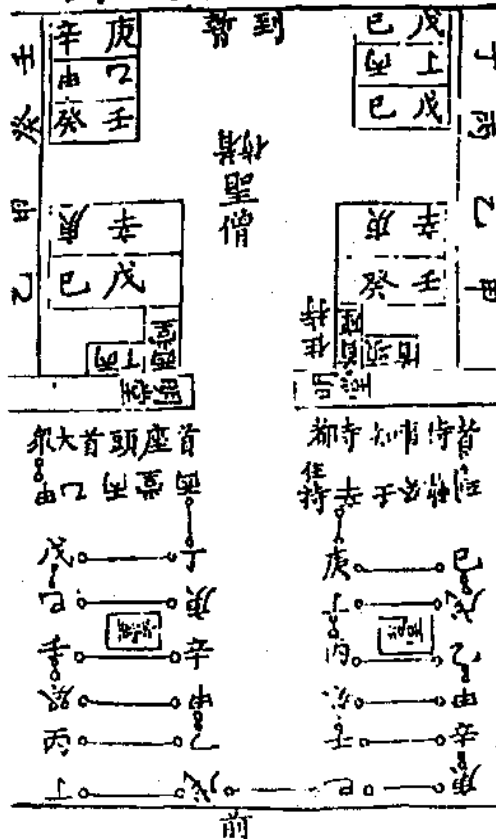
念誦上八中八云皇風永扇帝道遐昌佛日

護法護人十方檀那增福增慧為如藍土地  
上緣念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云大衆默

念每一號堂前輕應鐘一聲念畢疊一聲下

八云白大衆如來大師入殿温藥至今大元重  
 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衆  
 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加  
 藍土如地護法護人十方檀那增福增云畢歸位  
 慧鳥如綠念清淨法身十號云云  
 住持入堂前堂首座入次名德西堂插入歸  
 聖僧板頭立頭首領衆三人一引聖僧前問  
 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合掌巡堂順左肩轉依  
 圖位立暫到侍者隨衆入只巡半堂至聖僧  
 後侍者向後門立暫到向侍者立次知事入  
 堂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合掌巡堂  
 出暫到接待侍者後隨出堂司行者往首座前

念誦巡堂之圖



覆云放從聖僧後轉出堂供頭鳴堂前鐘三  
 下衆普同和南冬出全單而散住持出兩序  
 謝湯住持止之下八赴湯定堂鳴杖侍者燒  
 香行禮如常式湯罷石其日  
 不上入中八則免藥石其日  
 不坐參至晚坐禪如常式

巡察 古規住持巡察僧堂前掛巡察牌報  
 衆各寮設位備香茶湯伺候住持至鳴板集  
 衆於門外排立問訊隨住持入寮寮主燒香  
 同衆問訊而坐住持詢問老病點檢寮舍缺  
 之叙話而起衆當展坐具謝臨訪免則問訊

點二

三一

相送或旦望巡行則不掛牌今惟以四節報禮爲  
 巡察餘日不講能復古者當行之

僧祇云世尊以五事故五日一按行僧房  
 一恐弟子着有爲事二恐著俗論三恐著  
 睡眠四爲看病僧五令年少比丘觀佛威

儀生歡喜故

肅衆 大藏經內載宋翰林學士楊億推原  
 百丈立規之意略曰或有假號竊邪混于清  
 衆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撿舉抽下本位  
 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  
 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偏門  
 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  
 污清衆生恭敬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  
 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于外護宗綱故  
 然百丈創規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範三界



梵檀擯治自恣舉過以肅其眾國朝累聖戒  
飭僧徒嚴遵佛制除刑名重罪例屬有司外  
若僧人自相干犯當以清規律之若鬪諍犯  
分若汚行縱逸若侵漁常住若私竊錢物宜  
從家訓毋揚外醜蓋悉稱釋氏准俗同親恪

守祖規隨事懲戒重則集眾箠擯輕則罰錢

罰香罰油而榜示之如關係錢物則責狀追

陪惟平惟允使自悔艾古規繩頌云盜財并

色汚僧偷逃逆雜  
清衆容留即敗羣  
又云犯重焚衣鉢應當集  
衆人山藤聊示耻驅  
偏出大惠禪師住育王時榜示堂司僧爭無

明決非好僧有理無理並皆出院或議有理  
而亦擯疑若未當蓋僧當忍辱若執有理而  
爭者即是無明故同擯之息諍於未萌也

訓童行 凡旦望五叅上堂罷叅頭行者令  
鳴食行者報各局務行堂前掛牌報眾昏鐘

三

二

鳴行堂前鳴板三下集眾行者先佛殿次祖

堂僧堂前前堂寮叅方上寢堂排立叅頭入

方丈請住持出就坐叅頭進前捧香退身歸

位緩聲喝云叅眾低聲同云不齊禮三拜屏

息拱聽規誨畢又三拜叅頭喝云叅眾齊低

聲和問訊而退如住持他緣則喝食行者喝

云奉方丈慈衆云審不次長聲喝云放衆云

齊問訊退

爲行者普說 衆頭預詣侍司挿香禮拜稟

侍者咨覆住持如允所請衆頭即鳴行堂前

板集衆排立寢堂衆頭隨侍者入請住持出據

坐衆頭同衆問訊進前挿香退身歸位緩聲

喝云審不衆低聲和畢同禮九拜衆頭進云某

久思和尚示海火轉身問訊而退次日行堂

掛普說牌報衆設座香几燭臺衆頭報衆請

兩序立班副衆領衆門迎兩序入堂衆頭堂

王詣侍司同請住持下行堂衆迎入據坐侍

者問訊側立兩序問訊畢侍者燒香請法衆

頭領衆鴈立挿香喝衆三拜退分東西序後

鴈立拱聽開示畢衆頭領衆如前排立三拜

燃三

二十三

即出門外右立揖送住持兩序然後隨至寢

堂挿大香一片九拜而退次詣侍司挿香三

拜衆頭副衆同住兩序前一拜謝

受法衣 專使送法衣至先相看知客通意

同上侍司煩通覆方丈或即相接或在來早

侍者預令客頭報請兩序至專使插香如常  
禮相看謝茶畢再挿香兩展三禮免則觸禮  
詞云其人尚法衣表信身比來以拌袂托呈法衣信物  
然後入座兩序光伴茶罷獻湯湯罷兩序同  
送安下侍者引巡察別日上堂法座左邊設

住持位專使大展三拜捧衣遞上住持接衣  
有法語披衣陞座或嗣法師已迂化法堂右  
間設靈几下座致祭諷經如遺書至之禮見  
後  
迎待尊宿 尊宿相訪須預掛接尊宿牌鳴

鐘集衆門迎彼若尚簡則潛入寺住持必於  
寢堂具香燭相接仍令鳴僧堂鐘客頭報首  
座領衆挿香問訊畢衆退兩序勤舊就陪坐  
燒香喫茶罷侍者方挿香禮拜帶行侍者行  
者人僕轎從叅拜方丈執局及叅頭領衆行

者人僕轎者以次叅拜侍者復燒香點湯湯  
罷兩序勤舊同送客位客頭令備轎住持同  
引巡察報禮侍者隨侍若以下諸山則侍者  
引巡察請客侍者具狀請客位挿香拜請特  
為湯稟云方丈詳請和尚今晚就寢堂特為獻湯伏望慈悲降重稟訖

呈狀式見畢客頭覆云請和尚湯罷寢堂釘

掛帳幕排照牌設持為光伴位鳴鼓行禮揖

坐揖香勸湯湯罷藥石並同常持為禮客頭

請客位請云方大清和尚仍請兩序光伴侍

者覆來早上堂致謝次早請湯侍者燒香行

三

二

者問訊僕從聲若住持相陪喫粥罷請茶

侍者再稟上堂座右設位半齋點心如大尊

宿則首座眾頭首稟住持勸請為眾開示法

要住持先到客位陳意若允首座具狀兩序

大眾同詣客位挿香拜請次請住持引座報

眾掛牌法座前左右排位至時鳴鼓住持同

下法堂位前立住持先引座與常上堂同下

座兩序詣尊宿前問訊尊宿往往住持前問訊

歸中魯問訊登座侍者兩序出班問訊住持

問訊說法畢下座住持前問訊普與大眾問

訊住持兩序大眾隨詣客位挿香拜謝請客

侍者具狀請特為管待山門置食備驪方丈

備貼驪行禮與常持為同若諸山平交斟酌

中禮可也若法眷尊長至先講諸山相見禮

送客位請居中座住持挿香禮拜講法眷禮

送客位請居中座住持挿香禮拜講法眷禮

方丈內坐當讓中位迎送如前禮獻湯躬行  
 禮客力辭侍者行禮若嗣法辦事法姪相訪  
 當躬至方丈住持即令鳴僧堂鐘集眾人事  
 先請住持中坐行弟子法眷禮次講諸山禮  
 接送同前但特為湯管待不具狀請客侍者

點三

二十五

炷香陳請又看年臘高低臨時通變請湯請

陞座各有狀式見後

帶寺任持比丘某右某轍以今  
 晚就寢堂點湯特為伏望專慈特  
 垂降重謹狀年 月 日具  
 位狀  
 當寺住持比丘某右某轍以來  
 日就寢堂聊備水飯伏望專慈特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垂降重謹狀年 月 日具  
 位狀  
 帶寺首座比丘某右某轍以來  
 日拜請舉揚宗旨開示後學伏望  
 專慈俯垂開允謹狀  
 年 月 日具位狀  
 可漏于狀請某處堂頭智高禪師具位謹封

施主請陞座齋僧 施主到門知客接見引

上方丈獻茶湯送安下處若官貴大施主當  
 鳴鐘集眾門迎送安下處定施主却請知事  
 商議同上方丈炷香拜請陞座至日鋪設法  
 座座前設施主位掛上堂牌報眾鳴鼓集眾  
 知客同施主上方丈請住持須備手爐燈幡

第一九四册

鏡鍍如儀迎至座前登座跌座施主座前設  
 拜知客揖引入位聽法但受禮坐則慢法也下座拜謝若  
 齋僧須與知事議定齋料用質維那具僧行  
 數目賧資隨數均俵僧堂內設施主位與住  
 持分手齋畢知事陪施主僧堂前少立待首

座領衆出堂致謝次住持知事到客位謝或  
 有寄錢齋僧住持責付知事須當盡數營辦  
 供賧慎勿互用當思因果歷然

人天寶鑑云湖南雲蓋山智禪師夜坐丈  
 室忽聞焦灼氣枷鎖聲即而視之迺有荷

火枷者火猶起滅不停枷尾倚於門闍智  
 鷲問曰汝為誰苦至斯極耶荷枷者對曰  
 前住當山守顯也不合互將檀越供僧物  
 造僧堂故受此苦智曰作何方便可免顯  
 曰望為估直僧堂填設僧供可免爾智以

釋三

二六

已賞如其言為償之一夕夢顯謝曰賴師  
 力獲免地獄苦生人天中三生後復得為  
 僧今門闍燒痕猶存然顯公以供僧物作  
 僧堂皆僧受用尚受互用之報若此今叢  
 林撥無因果非唯互用甚至竊常住為已有

者宜何如哉

受嗣法人煎點 若法嗣到寺煎點令帶行知事到庫司會計管辦合用錢物送納隔宿先到侍司咨稟通覆諸方丈挿香展拜免則觸禮請云 來晨就雲堂卯具非供伏望慈悲特垂降重 令客頭請

兩序單寮諸寮掛煎點牌至日僧堂住持位嚴設敷陳及卓袱襯帶之具火板鳴大眾赴堂煎點人隨住持入堂揖坐轉身聖僧前燒香叉手往往持前問訊轉聖僧後出住持引手揖煎點人坐位居知客板頭行者喝云 大請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衆下行食徧煎點人起燒香下殿問訊住持及行衆觀厨司方鳴齋板就行飯節訖衆收鉢退住持卓煎點人燒香往往住持前問訊從聖僧後出爐前問訊鳴鐘行茶徧往往住持前勸茶復從聖僧後出進住持前展坐具云 此

點二

二七

薄禮局演特辱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 二展寒溫觸禮三拜送住持出煎點人復歸堂燒香上下間問訊以謝光伴復中問訊鳴鐘收盞次詣方丈謝降重住持隨到客位致謝若諸山煎點候齋辦請住持同赴堂揖住持坐住持當免行禮揖

第一九四册

煎點人歸位待行食徧起燒香往住持前問  
 訊下颺俵眾人颺燒光伴香歸位伴食茶禮  
 講否隨宜斟酌嗣法師遺書至 專使持書  
 到寺 禮儀詳見 下遺書篇 方丈開書兩序先慰住持法  
 堂中間設祭座前拈香有法語舉哀三拜上

湯復三拜進食下颺鳴鼓講特為禮三拜上  
 茶鳴鼓三下退座收坐具維那舉楞嚴呪回  
 向 與嗣法 師忌同 兩序四寮江湖鄉人法眷小師辦  
 事皆有祭住持居靈几之左 如有諸山及座 下西堂法眷與 師為行輩者上祭則住持同 祭畢諷大悲呪  
 專使各拜以下則不恭拜

回向云 上未諷經功德奉為某寺某院火和 尚增崇品位十方三世一切佛云和  
 首座領眾慰住持云 法門不幸本師和尚 北移學夫依不勝悲悼 尚與堪忍 力行此道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二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

點三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訴奉

勅校正

請新住持

發專使 凡十方寺院住持虛席必聞於所

點三

司伺公命下庫司會兩序勤舊茶議發專使

修書頭首知事勤舊疏山門諸茶湯榜使

署請書記為之如缺書記擇能文字者分為

之用絹素寫榜所請專使或上首知事或勤

舊或西堂首座或以次頭首充之若非知事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充專使亦須以下知事一人同去掌財議事具須知一冊該寫本寺應有田產物業及迎接儀從一切畢備山門管待專使一行人從至起程日請諸寮相別鳴僧堂鐘集眾門送三門下釘掛帳設向裏設位講茶湯禮請兩序勤舊光伴如上首知事去則下首知事行禮如頭首勤舊去則上首知事行禮揖坐燒香揖香歸位相伴喫茶再起燒香揖香歸位相伴喫湯收盞專使起謝上轎當代住持受請專使到彼寺先見知客同到庫司接送

安下次見頭首及諸寮請侍司詳稟來歷侍  
 者通覆住持候可否如允請然後令鋪設卓  
 褥安疏帖報兩序至入請住持出專使問訊  
 請跌住持中立專使捧香六展三拜進前云  
 其象山門使令攀屈尊嚴得又三拜詞云即  
 奉慈願下情不勝感激之至

時令誦時共惟新命堂頭  
 大和尚尊候起居萬福 復三拜收坐具住  
 持各各一拜詞云切膺請命有祐宗風  
 且塵遠來不勝多感 專使  
 呈疏帖書問住持接置几上即書疏看過侍  
 者揖坐專使於住持對面坐一心堂  
 權趨下一位以讓遠客 喫茶畢同  
 兩序送客位堂司行者鳴僧堂鐘大眾詣方

丈作賀庫司備香首座知事各捧香初展詞  
 云法門多幸伏審榮遷歡動  
 叢林下情不勝喜躍之至 再展云即日時  
 共惟新命某處堂上大 觸禮三拜住持各一  
 拜詞云自揆疎懶偶膺此選  
 過陞爾賀不勝多愧 眾散知客引專  
 使巡察畢次第呈納本寺須知儀從什物當

三

二

晚特為湯藥石至夜湯果皆請兩序勤舊光  
 伴庫司排辦  
 受請陞座 受請已次日陞座侍者分付行  
 者預於法座下右邊排列疏帖設位專使預  
 稟維那請宣疏帖人侍者覆住持鳴鼓如常

上堂或住持出至位立進香卓專使燒香呈  
疏帖每呈一疏則專使燒香迺上住持逐一  
拈各有法語宣畢專使仍炷香兩展三拜或  
觸禮或免在住持意退卓住持登座提綱叙  
謝結座

專使特為新命煎點 專使先與新命議定  
齋醮輕重合宜兩序勤舊鄉人法眷辦事貼  
齋醮料等費專使親送納庫司置辦至日專  
使詣方丈挿香拜請初展云今辰午刻就雲  
堂持為煎點伏  
望慈悲降重下情再展云即日特令謹時共  
不勝戰汗之至惟新命堂頭大和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尚尊候起 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兩序單寮  
居萬福 係方丈容頭同專使行者一一詣寮稟請掛  
煎點牌報眾於僧堂內鋪設主席西堂板頭  
排專使位茶湯榜張于堂外兩側至齋時專  
使僧堂前伺候住持入堂問訊歸位揖坐歸

點三

三

中問訊揖眾坐聖僧前燒香次上下間次堂  
外燒香仍歸堂內住持前上下間及外堂問  
訊仍歸中問訊行食徧燒香下住持觀次行  
大眾觀畢歸位伴齋俟折水出鳴鼓專使再  
起燒香行禮同前行茶徧瓶出如前問訊收

第一九四册

住持盃專使行禮初展云

某聊備蔬飯代茶  
慈悲降重下情不

勝感激二展叙寒温觸禮三拜送住持出再

歸堂燒香大展三拜巡堂一匝并堂外復歸

內堂中間問訊收盃鳴鼓三下退座專使隨

上方寸致謝次詣庫司謝辦齋再詣方丈請

住持至晚藥石至夜湯果皆請兩序勤舊光

伴

山門管待新命并專使 庫司會議管待供

觀如儀上首知事隔日詣新命前挿香拜請

次詣客位稟請專使令庫司客頭請兩序勤

舊光伴弊觀當如禮不可輕蔑詞語行禮並

與特為禮同寢堂中敷住持高座專使附位

于右兩序如常列左右勤舊對面位侍者知

事下位遠接僕從管待外當支搗勞所至住

持多因遷赴他山僧行懷其宿憤動致唇吻

傳之官負士庶因一人無知而使一寺蒙其

惡名老成耆宿外護隣峯當戒戢之然為住

持者凡事留遺愛可也

新命辭眾上堂茶湯 至起離日專使詣諸

寮別新命上堂致謝兩序勤舊大眾下座鳴

鼓三下向法座立普與大眾觸禮三拜從西廊出鳴大鐘諸法器大眾門送行僕門外排立山門首預釘掛帳設中敷高座向內首座向外攝居士位西堂勤舊分手光伴東西序兩邊朝坐上首知事行禮揖坐揖香歸位點

點三

四

茶收盞再起燒香揖香歸位點湯湯罷起謝上轎兩序勤舊備轎遠送住持當力免之鳴大鐘住持轎遠方止西堂頭首受請

專使到寺先見知客同到侍司引見方丈插香展拜相看茶罷送客位次詣諸寮人事畢

稟侍者同詣方丈咨稟云某寺今請住持報兩序勤舊同往受請人寮中敷陳疏帖書問專使插香行禮與請當代同如不允眾為勸請受請後住持請新命及兩序勤舊茶送新命歸客位次第受賀巡察人事晚請新命專

使特為湯藥石湯果兩序光伴受請人陞座名德西堂前堂首座方舉行此專使當隔宿懷香詣方丈觸禮三拜詞云拜請和尚來日為次日粥罷法座右邊排列椅卓卓上安疏帖座左亦設住持椅子鳴鼓集眾住持出陞座與五參禮同

令請客侍者請新命跌坐褒羨新命為法而  
 出勸請舉揚慰眾渴仰舉話有無不拘松源  
室引座笑庵為松源引座皆不舉話石橋下  
 為能堂引座息庵為復庵引座皆舉話  
 座住持歸座左向外而立專使同知客侍者  
 往新命前問訊畢新命出住持前問訊次與

點三

五

兩序大眾問訊若新命是嗣法弟子住持付  
 法衣有法語披衣了進前請住持跌坐大展  
 三拜不收坐具進詞云早蒙陶鑄仰媿先宗  
下情無任又三拜進詞云來請既勤難逃公命  
惶懼之至又三拜進詞云惟堂上本師大和  
尚尊侯起又三拜收坐具進前問訊住持答  
 居多福

云斯道所寄一絲九片不却歸座右立專使  
 度疏帖各有法語若非法嗣即出座前與住  
 持問訊次與兩序大眾問訊徑歸座右拈衣  
 拈疏帖有法語專使先稟維那請宣疏帖人  
 宣畢指座有法語登座垂語問答提綱叙謝

結座下座到住持前兩展三禮初展詞云叨  
 請命有玷宗風仰蒙玉喜慶人天住持答云之請榮增  
 成下情不勝感激之至  
 佛日之光下情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  
 不勝欣抃之至再展云堂頭和尚尊侯起居  
 多觸禮三拜或講或免隨住持意次與兩序  
 大眾問訊知客侍者引巡察致謝如嗣法者

下座先至住持前大展三拜退與大眾問訊  
然後巡謝同前如以次頭首西堂臨時又在  
住持斟酌講行

專使特為受請人煎點 專使詣新命前議  
定方丈引座觀資眾觀宣疏帖人及兩序勤

舊江湖鄉人法眷等貼觀至日粥罷專使懷

香詣方丈觸禮拜請云 今晨午刻就雲堂備

伏望慈悲復詣新命前拜請同前禮方丈客

併此深重頭同專使行者請諸寮各掛煎點牌於僧堂  
內住持對面設新命位堂外知客板頭設專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使位其茶湯榜張于堂外兩傍至齋時覆新  
命到僧堂前俟住持同入堂問訊專使隨入  
堂先揖住持歸位次揖新命歸位燒香行禮  
並同前下食行觀茶畢先收新命盞專使進  
前兩展三禮送新命出後門專使入住持前

點三

六

兩展三禮送住持出前門復歸堂炷香大展

三拜巡堂一匝并外堂歸中間訊收盞鳴鼓

三下退座當晚湯果藥石光伴同前

山門管待受請人并專使 就寢堂敷設住

持主位新命對面中位左設專使位兩序勤

第一九四册

舊光伴左右位下颺行禮同前受請人辭眾  
 陞座茶湯 受請人令侍者同專使預詣方  
 丈稟借法座上堂辭眾座不敷設左設住持  
 位鳴鼓集眾住持出歸位受請人徃住持  
 前問訊次與大眾和南陞座舉揚畢下座先  
 辭住持觸禮三拜次向法座立辭眾普同觸  
 禮三拜門首向裏中設特位講茶湯兩序勤  
 舊光伴上首知事行禮與當代同鳴大鐘送  
 以次西堂頭首則無辭眾上堂臨行先同專  
 使上方丈插香觸禮三拜稟辭次巡察辭別

山門首茶湯禮同前

入院

古人腰包頂笠到山門首下笠入門炷香有  
 法語就僧堂前解包屏處濯足取衣披搭入  
 堂炷香聖僧前大展三拜叅隨人同拜掛搭

辨三

七

已到佛殿拈香有法語大展三拜次土地堂  
 祖堂炷香各有法語入方丈據室有法語次  
 第開堂祝

聖今時新命到來當看安下處近遠近則首  
 座領眾往迎遠則兩序勤舊而已專使預當



計稟住持必先發批免衆遠迎若安下處近  
 當辦湯果兩序勤舊光伴擇日入院庫司一  
 一排辦隔宿掛接住持牌報衆至時鳴大鐘  
 諸法器大衆門迎由遠至近兩行排立行僕  
 立大衆外新命到門炷香舉法語至佛殿炷  
 香舉法語大展三拜鳴僧堂鐘大衆先歸鉢  
 位立定新命入堂炷香衆隨人同展三拜維  
 那當面問訊引巡堂一匝衆隨人先出兩序  
 送新命歸鉢位觸禮三拜次至土地堂祖堂  
 炷香各有法語入方丈據室侍者進前炷香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問訊側立候舉法語畢行者進卓筆硯知事  
 具狀式見後備祥袂捧呈寺印新命看封付知  
 事開封新命視篆訖就狀上先僉押次題日  
 子使印於上知事收狀衣鉢侍者收印退卓  
 住持起身知事全班進列上首挿香兩展三

禮初展詞云慈蒙和尚光據法筵再展詞云  
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觸禮三拜諸山  
 頭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  
 及頭首勤舊進前挿香香不草賀畢客頭行  
 者喝云請諸山兩班勸湯罷請官客諸山點  
 心若前代住持別遷未赴或退居東堂未據

第一九四册

室前講交代禮新命受草賀了鳴僧堂鐘領眾躬送前代歸寮對觸禮一拜次首座大眾作賀行儀皆當恭拜

呈寺

當寺庫司比位 某甲 右謹申納 寺印一顆

印狀

新命堂頭和尚伏候 應旨 年月具報 點三

山門請新命齋 上首知事候據室後人事

稍畢備祥祇爐燭具狀式見後懷香詣方丈請

齋兩展三禮初展云午刻就雲堂備蔬祇

下情不勝 戰汗之至再展叙寒温觸禮三拜住持各一

拜知事呈狀方丈客頭收庫司客頭鋪設僧

堂內住持位行禮與特為管待同

齋

當寺庫司比位 某甲 右某甲取午刻就雲堂備蔬併祇 迎伏望 尊慈持番 降重

狀

可漏于狀請 新命云云尊座前 某甲狀

開堂祝壽 古之開堂朝命下或差官敦請

或部使者或郡縣遣幣禮請就某寺或本寺

官給錢料設齋開堂各官自有請疏及茶湯

等榜見諸名公文集近來開堂多是各寺自

備至時入院侍者分付行者鋪設法座報眾

掛上堂牌具寫官負諸山名目預呈住持於

座左設位鋪卓祇爐燭排列疏帖預先和會

維那宣公文首座宣山門疏以次頭首或諸  
山江湖名勝宣其餘疏及預請諸山一人白  
椎座前對面排官負位侍者覆方丈鳴鼓衆  
集侍者同專使入請住持出鏡鈸幡花挑燈  
迎引至法堂位前立如受請時未拈衣當舉

點三一

九

法語披衣畢專使進前插香行禮初展云即日  
伏衆和尚光擴法筵再展叙寒温畢觸禮三  
下情不勝感激之至拜住持答一拜先呈公文舉法語畢接付維  
那宣白次山門諸山江湖疏一一遞上有法  
語分送宣讀若見任官請開堂有疏親自捧

迺有法語宣畢拍法座有法語登座拈香祝  
聖次拈帝師省院臺憲郡縣文武官僚香侍  
者逐一度香惟法嗣香住持懷中拈出自挿  
爐中歛衣趺坐侍者燒香下座問訊兩序出  
班問訊畢侍者再登座燒香問訊禮與旦望

上堂同諸山住持送入院者亦出問訊住持  
當令侍者請官負坐諸山上首出白推鳴椎  
一下云法筵龍象衆住持垂語問答提綱叙  
常觀第一義謝官負諸山云此日開堂端為祝專使兩序  
聖不敢多詞叙陳勤舊略提過詳在小叅時叙陳結座白椎人

復鳴椎一下白云詩觀法王法王法如是下座先受官

負作賀畢知事接送客位客頭行者即進爐

燭一字排列座前專使插香兩展三禮畢堂

司行者喝云諸山次喝云西堂展禮喝云知

事兩展三禮又喝云首座大勤舊蒙堂前資

諸寮齊插香同大眾兩展三禮畢莊庫菴塔

法眷鄉人暫到展賀畢據座侍者小師插香

大展三拜次執局行者插香禮拜次衆頭領

衆行者插香禮拜次直廳轎番莊甲作頭老

郎人僕叅拜畢住持即往客位致謝官負諸

山次第巡察諸寮當陳香几爐燭坐位各具

威儀於寮外伺住持至寮主先於門前下首

立迎入請跌坐插香住持答香畧叙寒温致

謝送出蒙堂前資衆寮皆列門外下首同迎

同送

點三

山門特為新命茶湯 茶湯榜預張僧堂前

上下間庫司仍具請狀式見備拌袂爐燭詣

方丈插香拜請免則觸禮稟云齋退就雲堂

堂慈悲稟訖呈狀隨令客頭請兩序勤舊大

衆光伴掛點茶牌報衆僧堂內鋪設住持位

近時有齋時聞長板鳴知事入堂炷香展拜  
 巡堂一匝請茶然特為住持陳賀古規亦無  
 禮免之為當 齋退鳴鼓集眾知事揖住持  
 入堂歸位揖坐燒香一炷住持前揖香從聖  
 僧後轉歸中問訊立行茶遍瓶出往往持前  
 揖茶退身聖僧後右出炷香展三拜起引全

班至住持前兩展三禮送出復歸堂燒香上  
 下間問訊收盃退座湯與茶禮同但無送住  
 持出堂湯罷就座藥石

狀 式

當寺庫司比丘 某 右某啟取舍長晚外就雲堂  
 點湯用仲陳 賀之儀伏望 尊慈特垂 降重  
 可滿子同齋狀式 年月日具 位 狀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當晚小參 齋罷侍者覆住持云今晚小參令客  
 頭報眾掛小參牌具寫專使兩序勤舊蒙堂  
 前資諸寮莊庫菴塔暫到入院侍者禪客參  
 隨或有相送官客諸山留宿者逐一條列預  
 用呈稟昏鐘鳴侍者覆方丈鳴板後鳴鼓一

點三

十一

通眾集兩序歸位立定住持出登座垂語問  
 答提綱畢叙謝行者秉燭侍者呈目子庶得  
 詳盡下座客頭行者喝云方丈和尚請諸山  
 和尚兩班西堂勤  
 舊蒙堂侍者祥客 即今就寢堂歡湯 知事送官客歸客位湯  
 果

第一九四册

爲建寺檀越陞座 知事須隔宿覆住持次  
早侍者令客頭掛上堂牌報衆庫司差人嚴  
設祠堂供養粥罷特爲上堂陳白事意畢說  
法下座集衆詣祠堂炷香點茶湯上供維那  
舉經回向

管待專使 知事預稟住持議專使宣疏帖  
人覲資輕重方丈備貼覲須令合節至日寢  
堂釘掛鋪設位次請兩序勤舊光伴設特爲  
位請客侍者躬請其餘人則方丈客頭稟請  
禮與常特爲同

留請兩序 兩序伺管待專使畢約請方丈  
咨稟告退住持未可遽從侍者令客頭行者  
備湯具拌袱爐燭住持帶侍者詣庫司諸寮  
勉留客頭先報迎住持入分手坐侍者燒香  
點湯盡禮勸留若職過滿亦須寬耐候住持

稍暇再稟辭退

報謝出入 凡官負檀越諸山相送入院者  
禮應報謝郡縣官府亦合參見如居山林遠  
出令行者傳語庫司首座維那知會出久則  
知事探伺歸期令堂司掛接和尚牌報衆鳴

鐘門迎住持先令傳語免之即往佛殿土地  
堂燒香首座領眾至方丈問訊眾退留兩序  
勤舊獻湯而散侍者方丈執局行者插香禮  
拜次叅頭領眾行者禮拜畢住持須巡察報  
禮若在城附郭朝莫出入無時不必講行或

點三

十三

密回方丈兩序勤舊皆當詣方丈問起居無  
準和尚住徑山日化緣多出入每闕齋粥時  
徑歸僧堂伴眾食畢方丈客頭候聖僧侍者  
鳴下堂椎大眾將下地喝云大眾少正方  
持燒香巡堂一匝出堂又喝云和尚傳語大  
和尚傳語大  
眾不煩訪及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兩序勤舊亦當詣方丈問訊

交割砧基什物 入院後須會兩序勤舊茶  
詳細詢問山門事務砧基契書什物逐一  
對交割計筭財穀簿書分明闕防作帶務在  
詳審

受兩序勤舊煎點 至日首座知事勤舊詣  
方丈插香拜請住持次請侍者小師鋪設住  
持寢堂中位兩序勤舊位如常坐侍者帶行  
小師問訊住持畢兩序勤舊末坐至時首座  
請住持出揖坐行禮若免只燒香進前問訊

第一九四册

下颺首座知事勤舊為首三人問訊歸位坐  
食畢首座起身燒香如免禮則就坐喫茶諸  
山道舊及辦事法眷小師等請寢堂煎點禮  
同但煎點人設位高下臨時斟酌

退院

點三

十三

住持如年老有疾或心力疲倦或緣不順自  
宜知退常住錢物須要簿書分明方丈什物  
點對交割具單目一樣兩本住持兩序勤舊  
兼押用寺記印住持庫司各收一本為照公  
請一人看守方丈至退日上堂叙謝辭眾下

座過鼓三下而退若留本寺居東堂相繼住  
持者須當盡禮温存宋理宗以靈隱寺菜園  
為闍妃建寺住山癡絕冲公即日退院躬荷  
包笠往遊廬山遣使留之不回高風千古孰  
能繼之

遷化

示疾覺沈重預請兩序勤舊點對封收衣鉢  
行李就留方丈差公謹行僕看守以俟估唱  
或有標撥俵散物件須要平允毋令恩怨不  
均致後爭競若衣鉢微薄務從儉簡遺戒小



師不得披麻慟哭請首座主喪一切佛事並免但舉無常偈云亡僧津送母費常住母勞大衆若住持有功山門寺衆念其遺愛或水鉢稍豐當如儀講行喪禮有官負檀越諸山法眷遺書即當遣送

遺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謝風燭不停所有隨身鉢檀信施利非常住物煩兩序抄劄端請 其人主行喪事餘衆僧看經行喪母致繁多侵用常住幸察此意伏希 悉及 年 月 日住山 某 打

遺 尊宿

早忝 遊從奈合離之有數繼承推挽遂厄 宛於微綠雷露我空 雲山蓋渺敢祈 保

書 鄰封

之 法眷

式 可滿子

謹以 寺斯文拜禱不備 住山無補每依 鄰封之光夢境元空幸謝 世緣之幻莫謂 面別惟切心馳真 佛日 以流輝伴 宗風而益振伏惟 珍重 叨濫住山有媿 同門之友因循抱疾特為卑 世之人敬奉手書聊伸 面別光昭 先 師之令德道在 平屬之力行無任頌勤伏 惟 珍重

書拜 其人稱呼 某寺比丘 某 謹封 點三 十四

入龕 初示寂侍者即令客頭行者下僧堂

報衆鳴椎一下白云 堂頭和尚傳語大衆又 風火相逼不及面虛

鳴椎一下次報諸寮堂司行者鳴僧堂鐘集

衆上方丈吊慰罷首座同兩序勤舊商議發

訃狀 後 見 報諸山發書請人主喪須諸山名

德隣封老成或法眷尊長或只本寺首座如  
 有遺命遵行舉請小師侍者親隨人安排洗  
 浴着衣淨髮入龕遺偈貼龕左維那領小師  
 炷香請首座入龕佛事安排寢堂置龕爐燭  
 几筵供養至時鳴僧堂鐘集眾舉佛事已維

那出念誦云切以冥權妙密示化迹於人天  
堂頭和尚徹然智月光無地拔志有歸是集  
心式副十方之感勝願緣念舉大悲呪回向  
真徒讚揚聖蹟為如佛云舉大悲呪回向  
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云舉大悲呪回向  
云上念誦妙經莊嚴十方三世云尚再舉  
楞嚴呪回向云  
皆崇品位十方三世云當

夜集眾念誦云白大眾堂頭和尚已歸其寂  
逸為如上緣念清淨回向同前二時上粥飯  
法身毘盧遮那云云  
 三時上茶湯大眾誦經見職維那回向前  
 近時風俗薄惡僧軍求克莊庫執事不得或  
 盜竊常住住持依公擯罰惡徒不責已過惟

熟三

十五

懷憤恨一聞遷化若快其志惡言罵詈甚至  
 椎擊棺龕搶奪衣物逞其凶橫主喪者宿諸  
 山檀越官貴士庶參學交遊當為外護人誰  
 無死况是座下叅徒犯者必擯逐懲治主喪  
 執事若能預甲戒飭早令悛格化惡於未萌

尤全外觀之美

狀 其寺喪司比丘 某 右其山門不幸 堂頭和尚 今月某日遽爾歸真 謹以訃聞謹狀

式

可滿子 訃告 某處堂頭和尚禪師 且位 謹對 年 月 日 某寺喪司比丘 某

請主喪 主喪人至鳴大鐘集眾門迎至龕前炷香首座大眾問訊眾散兩序勤舊送客

位挿香展禮主喪人居主位首座分手座定躬起燒香復位獻茶小師即列前挿香大展三拜方丈執局及然頭領眾行者相次挿香禮拜後方丈僕從參拜罷獻湯送兩序出庫司備點心兩序光伴次第巡察凡主喪者須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老成名德如圓悟為開福寧和尚主喪接月菴果公以嗣其法可為標格

請喪司職事 主喪人巡察罷兩序勤舊小

師隨到客位呈衣鉢簿遺墨等物會茶議請

喪司職事 書記維那知 并一切佛事 齊次見後

次議請除舉哀小參二佛事係主喪人為之

分孝服 輕重見後 如無布絹隨宜折錢俵之主喪

人須與首座計會所遺衣鉢多少默作三分

一分准喪司孝服諷經燈燭之費一分歸常住陪貼供養一分俵大眾看經并佛事板帳

第一九四册

等用主喪人須存公正不可徇私帶行僧行  
 不得干預執役每日諷經俵觀奠茶湯不拘  
 兩序勤舊各請一人掌財庶絕浮議聖僧侍  
 者把帳喪司公差庫子客頭茶頭一行人管  
 辦事請見職維那同議見職知客接外客喪

點三

六

司合千人僕排單揭示

孝服

侍者小師

麻布

兩序

麻布

主喪及法

眷尊長

生布

勤舊辦事鄉人法眷諸

山

生絹

檀越

生絹

方丈行者

衆行者

生布

方丈人僕作頭

麻布

甲

佛事

幹莊客諸僕

麻布

入龕

移龕

鎖龕

法堂掛真

舉哀

奠茶湯

對靈小恭

奠茶

湯

起龕

山門首真亭掛真

奠

茶湯

秉炬

安骨

提衣

起骨

入塔

入祖堂

全身入塔

撒土

如衣鉢豐厚每日奠茶湯添轉龕轉骨等佛事

移龕

入龕三日拈龕鋪設法堂上間掛幃

幃設床座梳架動用器具陳列如事生之禮

中間法座上掛真安位牌廣列祭筵用生絹

幃幙以備上祭下間置龕用麻布幃幕前列  
凡案爐瓶素花香燭不絕二時上茶湯粥飯  
供養諷經仍備桃燈鏡鉢花幡鳴僧堂鐘集  
衆請移龕佛事罷移龕下法堂請鎖龕佛事  
掛真舉哀奠茶湯 移龕就法堂鎖龕已請

點三

丁七

掛真佛事畢如有親書遺言侍者捧呈主喪  
人及首座大眾云 堂頭和尚臨終遺言正似首座大眾 主喪人  
躬接遞與首座以所書香爐上熏授維那讀  
過喪司行者貼法堂中間上手幙上主喪白  
云 堂頭和尚歸寂理合舉哀 舉佛事罷舉哀三聲大眾同

哭小師列幕下哀泣舉奠茶湯佛事小師列  
真前禮拜歸幙下主喪炷香禮真兩序勤舊  
大眾以次炷香禮真小師真左荅拜主喪人  
幕下吊慰小師隨禮主喪人三拜次慰兩序  
大眾云 法門不幸堂頭和尚遽化 首座荅  
權收奠大眾力為維持後事

云 尚頰和尚力賜主喪 兩序大眾慰小師云 山門不幸和尚歸真  
且望節哀 小師夜守龕幃喪司列排祭次 後見  
貼法堂下間幕上凡祭文皆喪司書記寫之  
每日或兩次三次上祭無拘蓋檀越諸山來  
有先後隨時若法眷門人上祭到明知客接

已即報喪司隨送孝服然後上祭所有聘儀  
 用餘當歸常住補攝諸山人從支費喪司集  
 兩序勤舊將抄劄衣鉢議從遺囑留送外估  
 定新舊短長價直高下庶免唱衣臨時紛紜  
 對靈小叅奠茶湯念誦致祭 喪司維那同

小師懷香詣客位 請主喪人大夜對靈小  
 叅預設座候昏鐘 鳴鼓集眾兩序座下問  
 訊如常主喪人用 行侍者燒香無則聖僧  
 侍者代之小叅下 小師羅拜致謝首座領  
 眾龕前上香立定 奠茶湯佛事畢山門維

那念誦云 白大衆堂頭和尚入般涅槃是日  
 樂衆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  
 放逸恭奉大衆諸能悼誦持萬德洪名奉  
 為增崇品位仰憑大衆念清舉大悲咒畢回  
 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云 德奉為新示好堂頭  
 向云 和尚代頌不忘願力再現巽花棹慈航  
 於生死尚波接羣迷於菩提彼岸再  
 勞大衆念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云 畢山門

知客舉楞嚴咒 上末誦經功德奉為新云寂  
 位十方三世 堂頭和尚大夜之次增崇品  
 一切云云 次第一一上祭末舉大悲咒回  
 前行僕叅拜諷經畢喪司行者喝云 請首就  
 眾散小師方丈行僕終夜守靈  
 祭次 知事 頭首 主喪 西堂

勤舊 蒙堂 江湖 前資 老宿  
 衆寮 辨事 舊侍者 鄉人 法  
 眷 諸菴塔 小師 師孫 方丈  
 行者 六局行者 行堂 方丈僕  
 轎番 老郎 莊甲 火客 修造

局 諸色作頭

出喪掛真奠茶湯 庫司喪司相關提調喪  
 儀香亭真亭幢幃唄樂龕前傘椅湯爐挑燈  
 竹篋主丈拂子香合法衣等物小師隨龕後  
 鳴大鐘諸法器送喪起龕念誦云 金棺自舉  
 送物尸之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大城幢旛楹空赴茶毘之盛禮仰憑大衆  
 念洪名用表攀蓮上資覺路念清淨法身  
 盧遮那佛云云若令身入 喪司維那進燒香  
 塔則云赴難提之盛禮 引小師拜請起龕佛事龕至山門首請奠亭  
 掛真奠茶湯俱有佛事兩序大衆門列俟龕  
 出已山門維那向內合掌中立舉往生咒或

點三

十九

四聖號大衆齊念主喪領衆兩兩分出左右  
 俵散雪柳齊步並行毋得挨肩交語各懷悲  
 感都寺押喪喪司維那知客聖僧侍者俵行  
 喪 喪毗 喪至涅槃臺喪司維那俟都寺上香

第一九四册

茶了進前燒香引小師拜請秉炬佛事山門

維那念誦云是日則有新示寂堂頭和尚此

拘尸性火自焚於此日即憑大眾資幼變靈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十

念衆和畢上來稱揚聖號恭贊化儀仍攝於

宗峻機不容於佛祖用開後學悲心仍攝於

人天收幻化之一百骸入火光之三昧茶舉大

頌三真香焚一爐頂戴奉行和南聖衆舉大

悲呪回向云上來念誦經功德奉為堂頭

三世一山門知容舉楞嚴呪回向同前次鄉

人舉經大眾同諷畢首座領衆歸寺赴齋小

師鄉人法眷守化妝骨齋罷鳴僧堂鐘集衆

仍備儀從迎骨回寢堂安奉請安骨佛事掛

真供養諷經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或十

日半月大眾諷經靈骨入塔則止

全身入塔 龕至塔所都寺上香茶畢喪司

維那進燒香引小師拜請入塔佛事畢山門

維那念誦云切以雙跣示相紹靈篤之遺規

隱顯成法始終仰憑大眾資助覺靈南無西

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十念畢上

來稱揚十念資助往生惟願慧鏡無邊雲

廣布四生界內示不生滅之因六趣道中

說無我無人之法茶頃三奠香其舉經諷誦

焚一爐頂戴奉行和南聖衆次第並與涅槃堂同但回向則云入塔候掩

壙一切畢備然後請撒土佛事迎真回寢堂



供養主喪炷香禮真次諸山兩序大眾小師  
禮真畢小師插香大展三拜謝主喪次兩序  
大眾謝主喪詞云山門不幸先堂頭和尚  
喪各云仰荷匡扶得無曠敗主喪同喪司一行人巡察  
致謝次小師巡察拜謝山門維那送見職侍

點三

干

者侍真侍者歸眾寮每日三時上茶湯集眾  
諷經俟迎牌位入祖堂則止或待新住持至  
方入祖堂有佛事

唱衣 至期僧堂前或法堂上下間設大眾  
坐位中間向裏橫安長卓置筆硯大磬其上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鳴僧堂鐘集眾首座與主喪分手兩序大眾  
次第而坐喪司維那知客聖僧侍者向主喪  
位坐維那念誦云留衣表信乃列祖之垂見  
今茲估唱司表無常何憑大眾畢開籠出衣  
念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云云鉢依號排席上請提衣佛事畢維那鳴磬一

下白云

扶唱衣之法蓋稟常規新舊短長自宜照願聲斷後不得翻悔謹白

若法衣多添留遺囑次第呈衣維那拈唱喪  
司合千人貴在公心主行維那定價打磬行  
者瞻願前後唱定名字知客寫名上單侍者  
依名發標唱衣畢結定鈔數主喪僉單交鈔

第一九四册

取衣不得徇私減價主喪力主其事今多作  
門拈甚息喧爭其法用小片紙以千字文次  
第書字號每一號作三段寫於上仍用印記  
關防量眾多少與喪司合千人封定至期呈  
過主喪兩序首座開封知客分俵堂司行者

燕三

三

捧盤隨侍者侍者剪取其半置盤內畢以盤  
置首座側安水盆於下抖勻維那拈衣唱價  
訖首座臨時呼一童行信手拈盤中半闌遞  
與首座開看字號分曉說與堂司行者喝某  
字號眾人各開所執半闌字號同者即應如

不願唱此號衣物則不應三唱不應首座以  
半闌投水盆中再令撮起半闌復唱起應者  
堂司行者往收半號到首座處對同報與維  
那稱云某物唱與某人鳴磬一下知客上單  
侍者發標供頭行者遞與唱得人衣物仍舊

入籠次第唱畢維那鳴磬一下回向云

上來

念誦功德奉為示寂堂頭和尚眾散各自照價

尚增崇品位十方三世云云持標取衣三日後不取者依價出賣造單帳

唱衣古法

見大衆章

單式 堂頭和尚示寂謹具衣物估唱鈔

數收支于後

一收鈔若干 係某件唱到

一收鈔若干 係某項收到

一支鈔若干 係某項用度

一支鈔若干 係某項支使 逐一列寫

已上共收鈔若干

共支鈔若干

除支外見管鈔若干 准齋七進修僧 行煙資用

具如前

年月日喪司行者某具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呈 把帳執事人兩序喪各書名齋

靈骨入塔 至期隔宿准備儀從正日鳴鐘  
眾集都寺上香畢請起骨佛事送至塔所請  
入塔佛事其舉經諷誦回向並與全身入塔  
語同迎真歸寢堂供養及謝主喪人等禮並

點三

三三

同

下遺書 喪事畢主喪請侍者辦事人充專  
使分路馳送諸山法眷檀越官負遺書唯尊  
宿相見下語須擇能事人充專使至彼寺首  
到客司相見知客引見侍司預備拌袂盛書

第一九四册

物侍者詣方丈通覆住持當即相接令請兩

序同開書專使進前問訊云請和尚若住持

垂語須下語挿香展禮住持免則觸禮如常

相看燒香喫茶罷待兩序至專使起爐前謝

茶再挿大香一片展禮稟云某處和尚某日歸拜遺書

遺物令其馳送即呈書物住持云法門衰落不勝哀感兩序進

問訊首座分手就坐專使住持對面退一位

坐茶罷起身住持白云法門不幸某處和尚歸寐不勝哀感待

者備書剪托書物侍者度書與住持接就爐

上熏付侍者送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

已侍者揖專使上住持對面位坐西堂惟趨

客侍者燒香點湯送專使歸安下處先住持

問訊次侍者兩序問訊知客引巡察光庫司

次頭首察單察蒙堂四察侍者稟請特為湯

湯罷藥石至晚湯果大方遺書至兩序光伴點三

以次兩序上首維那侍者光伴請書記作祭

文方丈祭文或住持自作江湖法眷辦事皆

當備香致祭侍者一一提點次早方丈請茶

法堂下間設靈几排祭侍者覆上堂行者報

眾掛上堂牌座下備卓杌盛書物座左排住

持位鳴鼓衆集住持出法座下位前立鼓絕進香卓知客引專使住持前行禮插香初展

云輒持遺墨仰費尊慈再展云即日時令

下情不勝惶恐之至起居多福觸禮三拜呈遺書住持接書爐上

熏付侍者通維那宣讀專使問訊住持畢歸

知客班後立住持陞座下座詣靈几前炷香點

湯上茶點茶展拜專使座右還拜維那出

班揖住持燒香侍者捧香合兩序上香畢住

持兩序展拜維那宣祭文住持復展拜專使

答拜舉楞嚴咒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奉為

茶處和尚增崇品位

十方三世云兩序四寮江湖辦事鄉人皆致祭專

使答拜以下法眷小師辦事專使不答拜畢

舉大悲咒回向專使出靈前兩展三禮謝住

持免則觸禮次巡察致謝然後山門管待專

使請兩序光伴若前住持本寺一併入祖堂

諷經了就便迎牌到祖堂住持拈香安牌有

法語安已專使即拜謝住持若當代入祖堂

寢堂安骨諷經三日待新任持入祖堂或無

遺書遺物與當代住持其徒自為入祖堂者

初到寺見侍者引見住持插香展拜相看燒

香喫茶起身稟意畢送安下處次到頭首庫  
司單寮蒙堂諸處相看擬日辦供儀觀法堂  
致祭諷經牌入祖堂住持有法語禮與前同  
管待主喪及喪司執事人 山門當備供觀  
高下一一如儀仍請兩序勤舊光伴首座攝  
居主席就方丈坐排照牌都寺十四行禮與常特  
為同茶畢鳴鐘集眾門送主喪人

議舉住持

兩序勤舊就庫司會茶議請補處住持仍請  
江湖名勝大眾公同選舉須擇宗眼明白德

初年高行止廉潔堪服眾望者又當合諸山  
輿論然後列名僉狀保申所司請之若住持  
得人法道尊重寺門有光為勤舊知事者不  
可以鄉人法眷呵黨傳會不擇才德惟從賄  
賂致有樹黨徇私互相撓奪寺院廢湯職此  
之由切宜慎之切宜慎之

明教大師曰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  
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  
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  
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

人而後舉善其具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又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冒脊馬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釋三

二十五

住持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

黜四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訢奉 勅校正

兩序章第六

兩序之設為衆辦事而因以提綱唱道黼黻

黜四

宗猷至若司帑庾歷庶務世出世法無不閑習然後據位稱師臨衆馭物則全體備用所謂成已而成人者也古猶東西易位而交職之不以班資崇卑為謙今岐而二之非也甚而黨鬪強弱異勢至不相容者有矣惟主者

申祖訓以戒之欲其無爭必慎擇所任使各當其職人無間言可也

西序頭首

前堂首座 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鑿後昆坐禪領衆謹守條章齋粥精粗勉諭執事僧行失儀依規示罰老病亡歿垂恤送終凡衆之事皆得舉行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也雖大方尊宿若住持能以禮致之亦請充此職謂之退位為人如文殊為七佛師猶助釋迦揚化為衆上首吾宗睦州於黃檗雲

門於靈樹光昭前烈詒訓後來名位之重可輕任耶

祖庭事苑云首座即古之上座梵語悉替那此云上座一耆年二貴族三先受戒及證道果今禪門所謂首座者必擇其已事

已辦衆所服從德業兼修者充之

後堂首座 位居後板輔贊宗風軌則莊端馬衆模範蓋以衆多故分前後齋粥二時過堂及坐禪則後門出入如缺前堂住持別日上堂白衆請轉前板挿單唱食其坐禪坐衲

只衆寮前第三下板即入堂不必鳴首座寮前板餘行事悉與前堂同

書記 即古規之書狀也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問祈禱詞語悉屬之蓋古之名宿多奉朝廷徵召及名山大刹凡奉

點四

二

聖旨勅黃住持者即具謝表示察有遺表或所賜所問俱奉表進而住持專柄大法無事文字取元戎幕府署記室參軍之名於禪林特請書紀以職之猶存書狀列於侍者使司方文私下書問曰內記云而名之著者自黃

龍南公始又東山演祖以是職命佛眼遠公  
欲以名激之使兼適外典助其法海波瀾而  
先大慧亦嘗充之凡居斯職者宜以三大老  
為則可也

知藏 職掌經藏兼通義學凡看經者初入

經堂先白堂主同到藏司相看送歸按位對  
觸禮一拜此古規也今各僧看經多就眾寮  
而藏殿無設几案者然充其名當盡其職函  
帙目錄常加點對缺者補完蒸潤者焙拭殘  
斷者粘綴若大眾披閱則藏主置簿照堂司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所排經單列名逐函交付看畢照簿交收八  
藏庶無散失推原吾宗既曰教外別傳猶命  
僧專司其藏者何也以佛之所言所行為教  
律而僧有不遵佛之言行乎特吾之所證所  
得不溺於文字而超乎言行之表以見夫自

點四

三

性之妙焉又祖之意欲吾徒徧探諸部與外  
之百氏期以折衝外侮應變無窮所謂不即  
不離者是也後以眾多列東西藏

知客 職共賓客凡官員檀越尊宿諸方名  
德之士相過者香茶迎待隨令行者通報方

第一九四册

丈然後引上相見仍照管安下去處如以次  
 人客只就客司相款或欲詣方丈庫司諸寮  
 相訪令行者引往其旦過寮床帳什物燈油  
 柴炭常令齊整新到須加温存維那在假則  
 攝其行事僧堂前檢點行益客僧粥飯遇亡

僧同侍者把帳暫到死主其喪雪竇在大陽  
 禪月在石霜皆典此職毋忽

知浴 凡過開浴齋前掛開浴牌寒月五日  
 一浴暑天每日淋汗鋪設浴室掛手中出面  
 盆拖鞋腳布叅頭差行者直浴齋罷浴頭覆

維那首座住持畢鳴鼓三下浴聖桶內皆着  
 少湯燒香禮拜想請聖浴次第巡廊鳴板三  
 下徧鳴鼓第一通僧眾入浴第二通末頭首  
 入浴第三通行者入浴此時住持方入以屏  
 風遮隔而浴第四通人力入浴監作行者知

事居末浴就彈壓之併點視令息竈中火及

炭煤水洒乾淨有餘柴搬於遠處其入浴資

次當刊揭浴室外今時謂住持殿頭首後浴

住持有故欲同頭首先浴則不用設室內掛

小板旁釘小牌書云鳴板一聲添湯二聲

并障不入心閣內只頭首板頭解衣

水三聲則止以此為節

如施主設浴則課經回向能妙觸宣明成佛  
子住則功不浪施矣

知殿 掌諸殿堂香燈時時拂拭塵埃嚴潔  
几案或遇風起須息爐內香火及結起幡脚  
防願使勿近燈燭施主香錢不得互用佛誕

點四

四

日浴佛煎湯供大眾四齋日開殿門以便往

來瞻禮

侍者燒香書侍者之職最為近密觀道德於  
前後聽教誨於朝夕親炙叅扣期法道底于  
大成而禮節常宜恭謹慶喜之侍瞿曇香林

之侍雲門佛祖重寄其可忽諸

凡住持上堂小叅普說開室念誦放叅節臘  
特為通覆相看掛搭燒香行禮記錄法語燒  
香侍者職之 凡住持往復書問製作文字  
先具草呈如闕書記山門一應文翰書狀侍

者職之 凡住持應接賓客管待尊宿節臘  
特為具狀行禮請客侍者職之或維那知客  
俱不赴眾或在假其行事三侍者皆當攝之  
出則不離班位

或云書狀下當  
干涉餘事無據若住持久出則歸眾行立暫

衣鉢侍者班不立先輩多以叢林老成之士為

之蓋能納忠救過羅致人才內外庶事通交

圓融庶幾上下雍肅如密菴有如侍者而得

松源世其家東叟得昇首座而家法益嚴今

諸方往往任後生晚輩甚致敗德悞事可不

點四

五

慎歟

湯藥侍者班立朝暮供奉方丈湯藥左右應接

佐助衣鉢侍者撫恤近事行僕或暫缺侍者

客至通覆燒香或缺人回向皆宜攝行須擇

年壯謹愿者充之

聖僧侍者班不立在衆後行道堂外貴有道心齋粥二

時上供鳴下堂推朝夕交點被位中夜剔燈

同維那交收亡僧唱衣錢住持遷化把帳頭

首秉拂則為燒香或代鳴椎念佛職滿在本

山當預侍者名退耕斷橋二老在衆時常充

此職以能結衆緣而勵志于道也

東序知事

都監寺 古規惟設監院後因寺廣衆多添

都寺以總庶務早暮勤事香火應接官員施

主會計簿書出納錢穀常令歲計有餘尊主

愛衆凡事必會議稟住持方行訓誨行僕不  
妄鞭撻設當懲戒擯罰亦須稟議量情示警  
毋縱威暴激變起訟差設莊庫職務必須公  
平毋用私黨致怨上下昔叢林盛時多請西  
堂首座書記以充此職而都監寺亦充首座  
書記否則必臘高歷事廉能公謹素爲衆服  
者充之既無取於公而道福殊勝上下羨留  
雖連年不易或數請再充又何傷焉故所在  
單寮勤舊不滿五六人副寺以下非歷三次  
不歸前資監寺非三次不歸蒙堂都寺非三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次不得居單寮再請出充者公界封鑰元房  
以避嫌疑齋粥二時必赴堂則行僕行益自  
然整肅如楊岐之輔慈明石窻之輔宏智可  
爲法則

僧史曰知事三綱者若網罟之巨繩提之

四

六

則百目正矣梵語摩摩帝此云寺主即今  
之監寺也又大集經云僧物難掌我聽二  
種人掌三寶物一阿羅漢二須陀洹更復  
二種一能持淨戒識知業報者二畏後世  
罪有諸慙愧者

第一九四册

維那 網維衆僧曲盡調攝堂僧掛搭辨度  
 牒真偽衆有爭競遺失爲辨柝和會戒臘資  
 次床層圖帳凡僧事內外無不掌之舉唱回  
 向以聲音爲佛事病僧亡僧尤當究心每日  
 二時赴堂堂前鐘鳴離位入堂聖僧前左手  
 上香退兩步半問訊合掌而入推邊立先看  
 逐日回看神示名位鐘鼓絕鳴椎一下衆展  
 鉢已再鳴椎一下合掌默回向當日神示左  
 手按砧舉云 仰憑大眾念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國滿報身十號云云 右  
 手鳴椎高不過五寸聲絕方下推急緩合度

俟首座唱食至第三句將畢轉身退至立僧  
 板頭立俟行食徧進前鳴椎一下合掌至聖  
 僧前問訊出堂歸鉢位若施主齋僧行臘徧  
 食椎後從聖僧後轉左邊朝首座問訊復鳴  
 椎一下而出爲請施財也或有他緣或暫假  
 出入將戒臘簿假簿堂司須知簿親送過客  
 司令攝之 點四  
 寄歸傳云維那華梵兼舉也維是網維華  
 言也那是梵語羯磨陀那剛去三字從畧  
 此云悅衆也又十誦律云以僧房中無人



知時打捷巨寒推地音又無人塗治掃洒講堂食處無人相續鋪床衆亂時無人彈壓等佛令立維那又聲論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也

副寺 古規曰庫頭今諸寺稱櫃頭北方稱

財帛其實皆此一職蓋副貳都監寺分勞也掌常住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上曆收管支用令庫子每日具收支若干僉定飛單呈方丈謂之日單或十日一次結筭謂之旬單一月一結一年通結有無見管謂之日黃總

薄外有米麵五味各簿皆當考筭凡常住財物雖毫末並是十方衆僧有分如非寺門外護官員擅越賓客迎送慶吊合行人事並不可假名支破侵漁其上下庫子須擇有心力能書筭守已廉謹者爲之病僧合用供給之

物即時應付如倉庫踈漏雀鼠侵耗米麥蒸潤一切物色頻放守護有不如法者並須及時照管處置

典座 職掌大衆齋粥一切供養務在精潔物料調和檢束局務護惜常住不得暴殄訓

衆行者循守規矩行益普請不得怠慢撫恤  
園夫栽種及時均俵同利二時就厨下粥飯  
食不異衆粥飯上桶先望僧堂焚香設拜然  
後發過堂

直歲 職掌一切作務凡殿堂寮舍之損漏

點四

者常加整葺動用什物常閱其數役作人力  
稽其工程黜其游惰毋縱浮食蠹財害公田  
園莊舍碾磨碓坊頭疋舟車火燭盜賊巡護  
防警差撥使令賞罰惟當並宜公勤勞逸必  
均如大修造則添人同掌之

列職雜務

寮元 掌衆寮之經文什物茶湯炭請給  
供需洒掃浣濯淨髮梳巾之類每日粥罷令  
茶頭行者門外候衆至鳴板三下大衆歸寮  
寮長分手寮主副寮對面左右位副寮出燒  
香歸位茶頭喝云鉢大衆和南遇旦望點湯  
鳴板集衆燒香行湯如常禮寮主副寮 凡  
安衆處寮元照戒次自下而上請充之寫定  
名字預貼牌上十日一替佐寮元辦事旦暮  
僧衆歸堂巡視經案或有遺忘什物者眼同

收拾付還及交點本寮什物提調香燈茶湯  
母容外人止宿及寄賣物件猶預定望寮一  
名使以次挨補副寮若寮主遇滿從維那請  
交代副寮遇滿從寮元請交代延壽堂主  
看視病僧湯藥油燭炭火粥食五味常備供

點四

九

須公界倘缺若自己豐裕結緣應付或勸化  
施主措辦床席衣被狼藉穢污為其洗浣母  
生憎嫌八福田中直病為第一也  
淨頭 掃地裝香換壽洗厠燒湯添水須是  
及時稍有狼藉隨即淨治手中淨桶點檢添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換凡供此職皆是自發道心將交替時堂司  
預出小榜云下次淨頭缺人如願結緣者收  
榜白堂司然後覆住持請充之

化主 凡安眾處常住租入有限必籍化主  
勸化檀越隨力施與添助供眾其或恒產足

用不必多往干求取厭也

園主 不憚勤苦以身率先栽種菜蔬及時  
灌溉供給堂厨母使缺乏

磨主 兼主碓坊米麵供眾極有關係須擇  
有道心人諳曉春磨等事者充之

第一九四册

水頭 五更燒湯供大衆頰盥手巾面盆燈  
燭牙藥母令缺少冬月烘焙手巾須早起鋪  
排勿致臨時動衆念

炭頭 預備柴炭以禦寒事或化施主或出  
公界須令足用

莊主 視田界至修理莊舍提督農務撫安  
莊佃些少事故隨時消弭事關大體申寺定  
奪近時叢林凋弊百出而莊中尤其畧舉其  
三諸方通害初爭莊職安能徧及構怨住持  
上下不睦一也一充其職離寺相遠靡所不

爲致爭起訟供衆錢糧盡皆耗費復積逋負  
以累于後因而紀綱不振莊佃生侮租課不  
還其弊二也縱使老成能事充之而州縣應  
酬吏胥管幹鄉都職役鄰里富豪皆合追陪  
既啓其端稍有不及便生罅隙雖不明支而

點四

十

巧立除破公私無益故莊中之費或半於寺  
其弊三也只如大家業產巨富不聞分遣子  
弟徧居莊所蓋耕種有佃提督則有甲幹收  
租之時自有監收僧行此外縱有輸納修圩  
依糧等項只臨時分委勤舊知事限期使辦

事畢旋歸非唯省費有補常住而消禍未萌  
公私攸濟今諸方之廢如逃亡家住持勤舊  
能恤念寺門欲搏費救弊汰除濫冗請自此  
始其初例有當重難而應充莊職者別議酬  
補之

諸莊監收 古規初無莊主監收近代方立  
此名此名一立其弊百出為住持私任匪人  
者有之因利徇者有之為勤舊執事人連  
年佔充者有之托勢求充者有之樹黨分充  
者有之角力爭充者有之蠹公害私不可枚

舉雖欲匡救末如之何倘得廉正勤舊輔佐  
住持公選區用或對眾闡拈之充充此職者  
當死已為念奉眾為心毋苛取佃戶毋虧損  
常住則自他俱利矣

請立僧首座

點四

其事嚴重不可輕舉如大方西堂名德首座  
行解素為眾所推服者委曲陳情如有允意  
特為上堂言此間多眾宜得當人相與建立  
法幢開大爐鑪山中幸有某人知見高明慧  
命所寄少刻下座同兩序大眾拜請為眾開

室伏望慈悲特垂開允下座方丈行者以梓  
袂盛入室普說二牌即於座下同大眾拜請

詞云大眾傾心久思示誨伏望慈悲特賜開允受請人隨詣方丈

炷香觸禮拜謝詞云某甲幸獲依棲貴國歲

荅云佛法寄重謝已堂司行者鳴僧堂鐘大

眾同送歸寮住持對觸禮一拜送出次與大

眾問訊維那詣寮議請侍者一人掛普說牌

預鋪設照堂禪椅拂子主文爐燭鳴鼓一通

眾集立定立僧歸位維那出班燒香同大眾

再下拜申請立僧跌座兩序問訊住持問訊

立僧普說竟維那同大眾再下拜伸謝立僧

即懷香詣方丈致謝兩展三禮詞云既蒙使

承當慈悲包荒不勝愧悚仍往庫司諸寮舍問訊方丈備

草飯請特為湯藥石至晚湯果兩序光伴立

僧侍者預席次日住持請僧堂特為茶請客

侍者具茶榜或見後詣寮挿香拜請禮與特為

新首座同立僧當特為首座大眾茶與前堂

特為後堂大眾禮同別日方丈管待請兩序

光伴

請名德首座

住持須預稟露如有允意方丈先請茶兩序  
光伴即鳴鼓陞座更不報眾住持委曲致懇  
下座與大眾同伸拜請鳴鐘送歸寮茶湯管  
待禮與前同進退不混兩序無交代也

榜

堂頭和尚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持馬  
新命首座聊旌陳賀之儀仍請

式

諸知事 大眾同誦 光伴  
今月 日侍司 共敬白

兩序進退

頭首務擇才德相當者為之而近之庸流青  
以飲食延接為事使守貧抱道之士愈甘退  
藏叢林何由歆艷住持當革其弊可也知事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古規只列監院維那典座直歲庫頭五員而  
已職滿鳴椎白眾告退歸堂隨眾初無單寮  
榻位故叢林鼎盛近來諸方大小勤舊動至  
百數僕役倍之而僧堂闕無一人泰定間脫  
歡丞相領行宣政院分上中下三等寺院額  
定歲請知事員數正為此也宜遵行之凡職  
事將滿預詣方丈稟退如擇進退日定住持  
令行者報兩序知當晚昏鐘鳴舊知事一班  
詣方丈種香告稟觸禮一拜納庫記鑰匙而  
退就中或有再留者住持隨送到庫司侍者

第一九四册

煇香點湯勉留次早五更鐘鳴頭首一班懷  
 香詣方丈觸禮一拜告退或有留者亦向前  
 禮點湯留之住持以擇定人名日子并西堂  
 勤舊令客頭行者請粥罷會茶其舊知事一  
 班候僧堂行粥徧從後門入上首鳴椎一下

點四

十三

云白大眾某等昨蒙堂頭和尚慈悲旨令歸座  
司今來心力疲倦告退歸堂隨眾謹白

再鳴椎一下從聖僧左出住持前兩展三禮

初展云某等昨蒙甄錄自愧悚之至再展叙寒温

畢觸禮三拜退身從聖僧右出聖僧前大展

三拜轉身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中間問訊

而退粥罷行者守請新人至寢堂獻茶畢住  
 持躬起燒香一炷歸位白云前兩序告退此  
請某人充知事某人充住持出就爐前立侍  
頭首逐一標名白訖  
 者揖請新人至住持前對觸禮一拜新知事  
 同進前兩展三禮初展云某等乍入叢林諸  
事生疎過蒙使令

下情不勝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堂觸  
恐懼之至再展云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觸

禮三拜住持答一拜新頭首進前兩展三禮

致詞同前轉位獻湯咸淳規揖坐揖香揖湯

晚有特為此可免湯罷謝禮或展或免供頭

講不講在住持意鳴僧堂鐘大眾歸鉢位立定住持入堂先送



前堂首座以次頭首隨歸鉢位各觸禮一拜  
 次送後堂對觸禮一拜新知事一班預立於  
 西堂板頭住持歸位維那往住持前問訊側  
 立如維那已退則知客侍者代行禮住持付目子與之當面  
 問訊從聖僧後轉鳴椎一下云白大衆前知事告退此務  
不可缺人適奉堂頭和尚慈旨請復鳴椎一  
其人某職某人充某職職謹白下侍者即揖請新知事一班住持持前觸禮  
 一拜維那白云諸知事此又鳴椎一下知事一班  
 兩展三禮致詞並與前同知事轉聖僧後右出聖僧  
 前排立大展三拜維那引巡堂一匝歸中問

訊橫退過西堂板頭立堂司行者喝云大衆  
新普同觸禮一拜畢又喝云新知事禮普  
 同觸禮一拜畢又喝云大衆送新知事歸庫司供頭行  
 者鳴僧堂鐘住持送入對觸禮一拜送住持  
 出與舊人交代互轉身對觸禮一拜送舊人  
點四  
 出侍者先賀次頭首領衆賀畢行者喝云大  
送新首再鳴鐘送賀畢喝云大衆送新維那  
 鳴鐘送賀畢逐一喝云兩班勤舊送新後堂  
 歸送賀交代禮並同前又各喝云大衆送新舊  
 亦鳴鐘送賀畢各喝云兩班勤舊送新後堂

堂前禮亦如前送住持出寮主先相接交互  
資轉身對觸禮一拜不送出然後受賀俱畢新  
 舊人各懷香即詣方丈拜謝新人香係庫司  
 備謝畢新舊人同巡察方丈請半齋點心齋  
 時草飯仍請西堂勤舊光伴列職雜務待請

兩序了別日詣堂司告退次第擇人交替

掛鉢時請知事

有處住持不先和會默擇人定預分付堂司  
 行者於僧堂早粥罷掛鉢時喝云大衆少力  
請新知事維那入聖僧前燒香巡堂一匝至住持前問

訊側立住持付所請人名曰子接訖當面問  
 訊從聖僧後轉鳴椎一下云白大衆適奉堂  
非人元逐一白訖侍者揖請新人至住持前  
非知事受職與前禮同曰方丈會茶請頭首禮並同  
 前

侍者進退

無四

十五

請兩序畢舊侍者隨住持上方丈咨稟云非  
女侍和尚今秋告退持香大履三拜而退住  
隨衆翔道代望慈持批下堂司請新侍者維那令行者照批請  
 仍請寮元勸請同就堂司茶揖入燒香點茶

畢起身再燒香入云適奉堂頌和尚慈旨令請其田上座充其侍者  
逐一白訖揖受請人進前普觸禮一拜轉位  
維那行禮揖坐揖香歸位坐獻湯畢引上方  
丈住持出維那進前稟云適奉慈旨令請某禮拜住持據坐新侍者挿香大展三拜畢維

那送歸察對觸禮一拜侍者送出却與舊人  
交代頭首禮同咸淳規戒亦有住持自送侍者歸察侍者當觸禮一拜送  
出至大殿或若名德之士住持躬送入察方對觸禮一拜維那攸賀而已多禮焉常  
丈行者直廳轎拈拜賀堂司行者引新舊侍  
者同巡察畢新侍者再上方丈炷香拜謝舊

侍者早晚伺同新侍者方丈問訊三日後住  
持批下堂司送歸衆察與維那交互對觸禮  
一拜送維那出次與察元問訊畢仍上方丈  
炷香拜謝聖僧侍者係維那擇人和會充職  
後引上方丈禮拜隨例茶湯點心管待

### 察舍交割什物

察舍什物常住置辦不易往往職事人視為  
傳舍臨進退時鄉人各自搬移蕩然一空吏  
新入察者茫無所措未免具數到庫司需索  
不至因此上下唇吻不安設若應副重費常

住庫司當置總簿具寫諸寮什物住知知事  
 僉定仍分置小簿付諸寮兩相對同新舊相  
 訟交割損者公界修補缺者本寮賠償將進  
 退數日前副寺帶行者賞簿到各寮預先點  
 對分曉責在本寮人僕母得走失違者賠償  
 或有增添數目隨即同附簿庶可稽考也

照四

十六

方丈特為新舊兩序湯

請客侍者令客頭行者備梓袂爐燭詣新舊  
 前堂首座處炷香觸禮一拜稟云堂頭和尚  
寮堂特次新舊都寺前炷香無拜詞語同前  
為獻湯

以次新舊兩序令客頭請并請勤舊光伴釘  
 掛寢堂鋪設坐位光伴分手新頭首一出新  
 知事二出舊頭首出舊知事四出餘勤舊預  
 光伴者列主伴兩邊西序居左東序居右燒  
 香侍者預排照牌至時鳴鼓客集同請客侍

者行禮小座湯至脫湯果次日粥罷請新舊

禮同

人茶庫司亦請茶然不及赴赴方丈茶罷却  
 往致謝半齋庫司點心仍提調送舊人粥飯  
 三日

堂司特為新舊侍者茶湯

草飯罷維那令堂司行者請新舊侍者并聖  
僧侍者參前就寮獻湯堂司設位排照牌請  
寮元光伴鳴寮前板接入揖生禮與庫司同當在  
方丈特為湯之先庶不相妨行禮候方丈特  
為新首座茶罷則堂司亦請新舊侍者特為

茶次日當專致謝

點四

十七

庫司特為新舊兩序湯藥石

草飯罷令客頭行者備盤袱爐燭上首知事  
詣新舊首座舊都寺處炷香詞云今晚方丈湯罷就庫  
司特為獻湯客頭隨後請云湯罷就庫及請新

舊大小職事仍請西堂勤舊光伴設位排照  
牌位分四出新頭首一出舊頭首二出舊知  
事二出莊庫四出新知事亦依班排位獨維  
那就座光伴勤舊如方丈排位候方丈湯罷  
庫司鳴板各依照牌立定都寺巡座揖坐畢  
燒香揖香依坐位出頭巡問訊歸中燒光拌  
香歸位坐進湯湯罷起身出詣爐前謝湯畢  
抽衣就坐藥石

堂司送舊首座都寺鉢位

維那於兩序進退三日後未開靜時分付堂

司行者引人力挑燈請舊首座都寺就堂司  
 獻湯維那接入炷香喫湯畢白云清職既滿山門禮合  
 延送引至僧堂從後門入先送首座次送都  
 寺歸各板頭各觸禮一拜當日掛鉢赴堂  
 方丈管待新舊兩序

住持特為上堂一一標名叙謝畢新舊人就  
 座下拜謝請客侍者令客頭行者備梓袂爐  
 燭香合詣新舊首座都寺前炷香陳請云大方  
和尚午刻請客頭請以次新舊人并勤舊光  
就寢堂管待伴寢堂設位排照牌客集報住持出接各入

座依照牌立定燒香侍者與請客侍者巡揖  
 坐畢燒香進卓侍者一班列住持前問訊入  
 位行湯下食畢至行飯時燒香侍者離位燒  
 香下颺飯畢退卓鳴鼓講茶禮與特為湯禮同鳴鼓  
 三下退座新舊人兩展三禮拜謝

點四

十八

方丈特為新首座茶

管待了次早燒香侍者覆住持令客頭行者  
 備梓袂爐燭香合請客侍者寫茶榜式見前名德首  
座詣首座察炷香觸禮一拜稟云堂頭和尚  
堂特為點茶客頭報衆掛點茶牌仍請知事  
伏望降重

大衆光伴排照牌侍者行禮並與四節持爲

不安香几無禮畢先收首座住持盞首座直

趨住持前行禮初展云此日持象煎無禮意

至再展叙寒温畢觸禮三拜首座從聖僧後

右出堂前住持相送復位執盞侍者燒光伴

香畢收盞鳴鼓三下退座首座仍於法堂下

間候住持謝茶

新首座特爲後堂大衆茶無後堂則

方丈特爲茶了次早新首座懷香詣方丈拜

請云齋退持爲後堂首座大衆施具狀式見

雲堂點茶伏望慈悲降重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備盤袱爐燭詣後堂首座寮炷香拜請云今

齋退就雲堂點茶特爲伏望降重呈納狀訖特爲人令本寮

茶頭遞付供頭貼僧堂前下間封皮粘狀前

次令堂司行者報衆掛點茶牌長板鳴僧堂

內巡請茶鳴鼓集衆行禮並

狀前堂首座止在茶在茶今晨齋退就雲堂點

式茶一卜持爲後堂首座大衆仍請諸知事同並

住持垂訪頭首點茶先降今日具位茶狀

茶湯禮畢住持齋罷往諸頭首寮點茶從容

温存點檢缺乏隨令庫司措辦

第一九四册

兩序交代茶

同方丈特為新首座茶畢次第新職事具威儀懷香躬詣各受代人處插香對觸楮一拜請云齋退拜屈尊隨令茶頭請兩序各一人東西序勤舊各一人光伴西序請茶則知事

首中請角下一人光伴如肩上人赴坐位相妨東序請茶則頭首分手坐如維那位居東序請茶時角下寮中向內設特為位主席分手副寺一人赴位左右光伴人位齋退鳴寮前板接受持為人次接光伴人入位揖坐燒香揖香燒光伴香入座下茶茶畢受代人起將元請香插爐

中觸禮拜謝而退次日令堂司行者請交代點心名勝一人光伴前堂首座則請西堂勤舊各一人光伴若庫司一班請西堂勤舊頭首光伴庫司釘掛向裏設特為位左右排光伴位頭首與主席分手同序隨班位次日點

心坐位同前西序止於知客東序止於維那凡侍者交代茶與點心當請維那光伴設位行禮皆近時點心因而請客請鄉曲非禮也  
入寮出寮茶  
入蒙堂者白寮主掛點茶牌牌左小紙貼云



恭拜請公衆齊退就上空齋罷備香燭普同問訊揖察  
主居士位點茶人居賓位畧坐起身燒香問  
訊復坐點茶收盞察主起爐前相謝 自蒙  
堂出充頭首者點交代茶畢別日令茶頭報  
察主掛點茶牌齋退鳴察中小板點茶人門

禮四

二十

外右立揖衆入爐前問訊察主主位點茶人  
分手位畧坐起身燒香問訊復坐獻茶了察  
主與衆起身爐前致謝送點茶人出 自衆  
察出充頭首者令茶頭預報察主掛點茶牌  
齋退鳴板先到衆察門外右立揖衆入位立

定問訊揖坐進中間上下間燒香復中間上  
下間問訊仍中央問訊察元揖點茶人對面  
位坐行茶畢察元出爐前致謝送出 入衆  
察者點茶禮與出察茶同但察元察長分賓主位自  
不可入位坐

### 頭首就僧堂點茶

伺點出察茶畢具茶榜或見後令茶頭貼僧堂  
前下間具威儀請方丈請茶請察掛點茶牌  
報請預令供頭燒湯出盞庫司備茶燭齋畢  
就坐點茶頭首入堂炷香行茶與旦禮同

新式

某家合法法不敢坐  
中代聖 泉慈同  
本山坊事 禪師  
洲曲道 舊禪師

邀今及齊 邀就雲堂點茶一  
味重 今月 共住共拜請  
江湖名勝 禪師  
合堂尊眾 禪師

兩序出班上香

凡出班上香行香鳴鈸維那出爐前向外偏

立揖住持上香侍者次揖兩序相朝而出轉

身問訊住持

謂之然後上香若聖節佛初嗣

香問訊有立班西堂當先上香或謂首座已  
出世當先上香者非蓋必與都寺同出班故

西序章終

大眾章七

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眾也今夫大方  
居眾千百倒廩而炊赭山而爨亦其所聚也  
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者果何為哉  
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悟  
性以超于妙覺則群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  
徒以肖已為然故人入待其徒猶待其師雖  
摩肩接踵而至惟恐奉之不及不以其眾而  
少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  
矣豈其獨愚甘委其貲以廣吾居輟其殮以  
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為哉果

何爲哉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冊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五

黜五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誥奉

勅校正

沙彌得度

凡行者初受度牒以拌袱托呈本師兩序各

黜五

處插香禮三拜選日設幡剃頭按律選處設

香水洒之周匝七尺四角懸幡今時多大殿須向佛或相對設座若去堂中須設像花香燭如儀今僧堂中為衆多便床坐也先稟維那和會戒師并作

梵閣梨引請閣梨選日既定則隔宿剃頭頂

心留髮名曰周羅梵語周羅此云小結也設戒師座凡與住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持分手几上安香燭手爐戒尺設作梵閣梨座几于聖僧右與戒師對几上安磬聖僧案前置袈裟直裰度牒於上自行堂鳴鈸引剃頭人出土地堂祖堂佛殿各處炷香禮三拜序立僧堂前鳴鐘集衆頭首住持俱入堂訖

戒師二閣梨始入堂大展三拜各歸位大眾齊坐定引請閣梨至戒師前大展三拜胡跪今掌戒師問云僧集答云集問云和合答云和合戒師云僧和合答云為行頭受戒戒師云引請收坐具起鳴手磬引剃頭人入堂聖

僧前三拜次戒師前三拜了就跪作梵闍梨

鳴大磬作梵云神仙五通人作者於呪術為

立禁戒半月半月說以云何梵云何於此經

說戒利益稽首禮諸佛云何梵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說作梵訖復白云為剃頭受戒者

廣為眾生說說戒師起座大眾俱立戒師秉爐白云戒香

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光明雲臺遍

法界供養十方無量佛十方無量法十方無

量僧見聞普熏證寂滅一切眾生亦如是即

將今晨剃頭受戒開啓功德先願

皇帝萬歲臣統千秋天下太平法輪常轉伽

藍土地增益威光護法護人無諸難事十方

施主福慧莊嚴合道場人身心安樂師長入

母道業超隆剃頭沙彌修行無障三途八難

咸脫苦輪九有四生俱登覺岸仰憑大眾念

清淨法身即盧遮那佛云云十號畢大眾復坐引請秉爐教沙

點五

二

彌云請師言句汝合自陳汝若不能隨復唱

念云大德一心念我某甲今請大德

為剃頭受戒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剃

頭受戒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剃頭受

戒慈愍故剃頭人禮一拜再稱慈愍故

禮二拜三稱慈恩故禮三拜就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沙彌聽戒師云心源湛寂法海淵深迷之者永劫沉淪悟之者當處解脫欲傳妙道無越出家放曠喻如虛空清淨同於皎月修行緣具道果非遙始從尅念之功畢

證無爲之地所以大覺世尊捨金輪之寶位子夜踰城脫珎御之龍衣青山斷髮容鵲巢於頂上掛蛛網於眉間修寂滅而證真常斷塵勞而成正覺三世諸佛不說在家成道歷代祖師阿誰行染度人所以佛佛授手祖祖

相傳不染世緣方成法器故得天魔拱手外道歸心上酬四重之恩下濟羣生之苦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直是報恩者出家之後禮越常情不拜君王不拜父母汝今可離此座想念國王水土之恩

點五

三

父母生成之德專精拜辭後不拜也沙彌就禮一拜引請鳴手磬引出堂外望止三拜謝恩復三拜謝父母恩即更僧衣引入聖僧前三拜轉戒師前一拜胡跪合掌戒師用淨瓶灌頂以指滴水於頂上執刀剃頭仍舉偈衆

同誦云善哉大丈夫能了世無常三誦訖沙

彌退禮一拜引請領沙彌至本師前胡跪合

掌本師執刀云最後一結謂之周羅唯師一

改今答云可有垂示法語仍舉落髮偈云毀

許否守志節割愛辭所親火家私聖道普度一切人三舉大眾同聲和沙

彌就禮三拜仍胡跪合掌本師持袈裟亦有

垂示法語付袈裟置沙彌頂上復舉偈云大

鮮脫服無相福田衣披三舉眾亦同聲和畢

奉如表戒廣度諸眾生沙彌披袈裟禮本師三拜禮聖僧三拜禮戒

師三拜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法如大海

漸入漸深汝既出家當先受三皈五戒方得

近事大僧次受沙彌十戒乃可同僧利養事

在專誠不得慢易我今為汝召請三寶證明

佛事秉爐云一心奉請無邊佛寶海

藏經文土地三賢五果四向同垂感降

共作證明三請訖乃云善男子欲求飯

戒先當懺滌愆瑕如入浣衣然後加色汝今

至誠隨我懺悔舉云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

之所生一切三舉眾三和沙彌三拜胡跪合

掌戒師云善男子法既淨治身口意業今當



皈依佛法僧寶乃舉唱云 皈依佛 皈依  
法 皈依僧 皈依佛無上尊 皈依法離  
欲尊 皈依僧眾中尊 皈依佛竟 皈依  
法竟 皈依僧竟 如來至真等正覺 是  
我大師 我今皈依 從今以往 稱佛為

點五

四

師 更不皈依邪魔外道 慈愍故沙彌隨  
聲念眾皆和自皈依佛起至慈愍故通誦三  
遍如慈愍故次則再疊之三則  
每誦一遍沙彌隨禮一拜二遍二拜三  
遍三拜就胡跪合掌戒師云善男子汝既捨  
邪歸正戒已周圓若欲識相護持應受五戒

不殺生  
不偷盜  
不婬欲  
不妄語  
不飲酒  
是五戒相汝能持不答云能持

上來五支淨戒一一不得犯汝能持不答云  
能持是事如是持沙彌三拜胡跪合掌戒師  
云善男子五戒為入道之初因出三途之元  
首次受沙彌十戒形備法儀此稱勤策依師  
而住受利同僧是為應法沙彌應當頂受

不殺生

不偷盜

不婬欲

不妄語

不飲酒

盡形壽

點五

是沙彌戒相汝能持不答云能持

五

不坐臥高廣大床

不花鬘瓔珞香油塗身

不歌舞作倡故往觀聽

不捉金銀錢寶

不非時食

上來十支淨戒一一不得犯汝能持不答云能持是事如是持沙彌三拜胡跪合掌善男子汝今受戒之後當須頂戴奉持不得違犯所持戒律供養三寶勤種福田於和尚阿闍梨一如法

教於上中下座心常恭敬精進行道報父母恩衣取蔽形不以文彩食取支命不得嗜味花香脂粉無以近身好色邪聲一無視聽徐言持正勿宣人短倘有爭者兩說和合男女有別草木無傷非賢不友非聖不宗法服應器常與人俱

非時不食非法不言精勤思義温故知新坐則  
禪思起則諷誦閉三惡道開涅槃門於比丘法  
中增長正業菩提心而不退般若智以長明廣  
化衆生祈成正覺用心如此真佛弟子沙彌禮  
三拜胡跪合掌戒師起身秉爐回向云上來剃

頭受戒功德奉祝護法天龍伽藍真宰各展威  
靈安僧護法堂頭和尚常為苦海之津梁執事  
高人永作法門之柱石合堂清衆同乘般若之  
舟剃頭沙彌共至菩提之岸四恩總報三有齊  
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

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戒師仍就坐  
作梵閣梨鳴磬云處世界如虛空如蓮花不着  
水心清淨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

佛 得菩提 道心常不退  
皈依 法 薩般若 得大總持門

僧 息諍論 同入和合海

上來剃頭受戒功德無限殊勝良因散周沙  
界和南聖衆  
引請闍梨候作梵閣梨舉處世界如虛空時即  
鳴手磬引沙彌禮戒師三拜轉身禮聖僧三拜

畢問訊出堂外下手立戒師二閣梨聖僧前大  
 展三拜而出堂司行者鳴堂前鐘三下住持出  
 堂大眾下床首座領眾隨詣方丈禮賀如眾多  
 住持當就法堂上受賀客頭行者仍預排列香  
 燭爐瓶果盃椅子伺候先戒師二閣梨行禮初

展云蒙差授戒勉強祇承人事荒疎住持答云  
沙彌剃頭有德尊重下情不勝惶恐之至再展叙寒温畢觸禮三拜住持答三  
 拜次首座大眾進前挿香或展或觸禮或免次  
 侍者小師挿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沙彌  
舉衆同惟仰對尊嚴又三拜進叙寒温退三拜  
下情不勝欣躍之至

收坐具次沙彌挿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  
 云勞永維愛網下情不勝欣感之至又三拜  
 進云師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三拜收  
 坐具住持巡察報禮沙彌一詣察禮謝祇就  
 沙彌寮安下俟他時登壇受戒謝戒詞云某等

戒品濫廁僧倫仰答云宿承佛記僧戒圓成  
荷庇麻特此拜謝堅忍受持力扶宗教

新戒叅堂

得度受沙彌戒已覆住持於何日叅堂次稟  
 首座維那至期早粥過食推後新戒叅頭領  
 眾入堂聖僧前列問訊挿香大展三拜不收

坐具進云其等獲而僧倫攀附滯泉此又三  
拜進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本師大和  
尚首座尊衆大禪師尊候起各多福  
退三拜收坐具轉身住持前列問訊從首坐  
板起巡堂至外堂復歸內堂中間問訊而出  
然後歸堂挿單隨衆禪誦

### 登壇受戒

三世諸佛皆曰出家成道歷代祖師傳佛心  
印盡是沙門蓋以嚴淨毗尼方能弘範三界  
然則叅禪問道戒律爲先若不離過防非何  
以成佛作祖受戒之法應備三衣鉢具并新

淨衣物如無新者浣染令淨入壇受戒一心  
專注慎勿異緣像佛形儀具佛戒律得佛受  
用此非小事豈可輕心若借借衣鉢雖登壇  
受戒並不得戒若不曾受一生爲無戒之人  
濫廁空門虛消信施既受聲聞戒應受菩薩

戒此入法之漸也

### 護戒

受戒之後常應守護寧有法死不無法生如  
小乘四分律云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  
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

提舍屋一百眾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

四十八輕並須讀誦通利善知持犯開遮但

依金口聖言莫擅隨於庸輩如不應食謂酒

也葱韭蒜薤芩薑曰葷不非時食如非粥餅

諸肉味曰腥並不應食並宜服禁財色之禍時非非甚於毒蛇尤當遠離

豎五

慈念眾生猶如赤子語言真實心口相應讀

誦大乘資發行願尸羅清淨佛法現前皮之

不存毛將安付故經云精進持淨戒猶如護

明珠

辦道具

將入叢林先辦道具中阿含經云所蓄物可

資身者即是增長善法之具菩薩戒經云資

生順道之具

三衣 蓋法衣有三也一僧伽黎即大二

多羅僧即七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

為三衣者非也又三品大衣上品二十五條二十

條十七條十五條下品田衣緣起僧祇律云

佛住帝釋石窟前見稻田畦畔分明語阿難

云過去諸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增

輝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

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身  
法慧命也

坐具 梵云尼師壇此云隨坐衣根本毗柰  
耶云尼師但邠唐言坐具五分律云為護身  
護衣護僧床褥故蓄坐具僧祇云律應量作

長佛二磔手廣一磔手半 佛一磔手長二尺  
四寸此合長四尺

八寸廣三  
尺六寸

偏衫 古僧衣律制只有僧祇支 此云覆膊  
衣亦名掩  
祇此長覆左膊及右腋蓋腕三衣故即天竺  
之儀也竺道祖魏錄云魏宮人見僧袒一肘

不以為善乃作偏袒縫於僧祇支上相從因

名偏衫 今開脊接領者  
足蓋魏遺制也

裙 西域記云泥縛些羅 些桑  
簡切唐言裙諸律

舊譯或云涅槃僧或云泥洹僧或譯為內衣

或云圖衣 圖音船即貯米圓器似  
圖而無蓋取圓義故云

直裰 相傳前輩見僧有偏衫而無裙有裙

而無偏衫遂合二衣為直裰然普化索木直

裰大陽傳革履布裰古亦有矣

鉢 梵云鉢多羅此云應量器今略云鉢又

呼云鉢盂即華梵兼名佛本行集經云北天

竺有二商主一名帝利富婆二名跋利迦奉世尊麩酪密揣世尊思惟往昔諸佛悉皆受持鉢器我今當以何器受商主食時四天王疾共持四金鉢奉上世尊不受以出家人不合蓄此彼四天王更將四銀鉢玻璃鉢璫璃鉢赤珠鉢瑪瑙鉢瑯玕鉢奉上悉皆不受時北方毗沙門天王告三天王言我念往昔昔色諸天將四石器來奉我等可用受食時別有一天子名毗盧遮那白言仁等慎勿於此石器受食但供養如來當有如來號釋迦牟尼

世宜將此四石鉢奉彼如來時四天王共將四石鉢奉佛世尊念四天王以信淨心奉我四鉢若我於一人邊受餘各有恨我今總受四鉢持作一鉢次第相重安置左手右手按下合成一鉢外有四唇而說偈言我昔功德諸果滿以發哀愍清淨心是故今四大天王清淨牢固施我鉢

釋五

十

錫杖 梵云際棄羅此云錫杖錫杖經云佛告比丘應受持錫杖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執故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



故迦葉白佛何名錫杖佛言錫者輕也依倚是杖除煩惱出三界故錫明也得智明故錫醒也醒悟苦空三界結究故錫疏也謂持者與五欲疏斷故二股六環是迦葉佛製四股十二環是釋迦佛製

主杖 十誦律云佛聽蓄杖其積用鐵為堅竿故斯蓋行李之善助也又毘奈耶云佛聽蓄主杖有二因緣一為老瘦無力二為病苦嬰身故

拂子 律云比丘患草虫聽作拂子僧祇云

佛聽作線拂列氎拂芒拂樹皮拂若描牛尾馬尾并金銀裝柄者皆不可執

數珠 牟尼曼陀羅經云梵語鉢塞莫梁云數珠系念修業之具也木穗子經云昔有國王名波流黎白佛言我國邊小我常不安法

點五

十一

藏深廣不得遍行願示法要佛言若欲滅煩惱當貫木穗子一百八箇常自隨身志心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子如是漸次乃過至千萬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捨命得生炎摩天若滿百萬遍當除百

八結業獲常樂果王言我當奉行

淨瓶 梵語拈維迦此云餅常貯水隨身以

用淨手寄歸傳云軍遲有二若瓷丸者是淨

用若銅鐵者是觸用

瀝水囊 增輝記云為器雖小其功甚大為

護生命故中華僧鮮有受持准律標示根本

百一羯磨云水羅有五種一方羅用絹三尺

時大小作絹須細密不透者若二法瓶除

用疎絹薄紗紵布者無護生之意三軍遲沉於水待滿引出四酌水羅五衣

也角羅言木角者非絮袋角也但取密絹一方

磁手或繫瓶口或安鉢盂中瀝水用也

慈覺大師曠公集經律凡三十一偈文多不

錄末謂世云瀝羅難安多眾宗曠崇寧元年

於洪濟院厨前井邊安大水檻上近檻唇別

安小檻穿角傍出下安瀝羅傾水之時全無

迸溢亦五大眾沾足浴院後架做此僧行東

司亦皆瀝水出家之本道也後住長蘆諸井

瀝水二十餘處常住若不瀝水罪歸主執之

人普冀勉而行之

戒刀 僧史略云戒刀皆是道具表斷一切

惡故

裝包

古者戴笠笠內安經文茶具之類衣被束前後包插祠部筒戒刀今則頂包裝包之法用青布袱二條先以一條收拾衣被之屬仍用油單裹於外復用一條重包於外四角結定

點五

十二

用小鎖鎖之仍繫包鈎於上度牒有袋懸胃前袈裟以帕子縛定入腰包繫於前下裳鞋襪有袋繫於後右手携拄杖途中雲水相逢彼此以手朝揖而過如遊山到處將及門下包捧入旦過安歇處解包取鞋襪濯足更衣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搭袈裟與知客相看

遊方叅請

稟辭師長慕有道尊宿處依棲求掛搭准律丘有法有食處應住有法無食慶亦應住無法有食處不應住古規首到客司相看次往堂司掛搭送單位經案定然後

到侍司通覆詣方丈禮拜今時遊方掛搭初到旦過推熟於叢林能事者一人為叅頭領眾至客司具威儀列門首右白云暫到知客即接入詞云起即日恭惟知賓尊長禪師尊候下情不勝答云山門多幸揖坐燒香喫茶略感激之至

第一九四册

詢來歷即起謝茶歸且過知客尋往回禮

頭接入普同問訊知客詞云移刻恭惟諸位

起居多福適承降重特此答云禮合拜者

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

頭自送出門若欲禮拜住持則放叅後請侍

司相看如前禮起身稟云其等特來禮拜和

侍者揖再坐詳詢來由或鄉人法眷辦事分

明侍者云且四安下處印上方丈咨覆如允

次早鐘鳴侍者令客頭報相看如未暇侍者

挑燈詣安下處報禮善言安慰相看之禮粥

罷叅頭領眾詣寢堂候住持出侍者接入叅

頭進前云請和尚轉身左手插香退身同眾

初展云其等久聞道風此日再展云即

詩今謹時恭惟堂頭大觸禮三拜如入室第

子法眷則云慈承別插香行禮就座侍者燒

香喫茶住持問鄉里名諱及夏在何處各須

實答不可多語起身爐前謝云重承降接住

持送出叅頭云和尚隨至侍司致謝云有神

持此歸旦過外下手排立候住持回禮同問

訊接入詞云移刻恭惟堂頭大和尚侍候起

恭降重下情不住持云幸望眾送出叅

勝感涕之至

頭轉上手接待者入同眾問訊云移我恭惟高侍禪師

道體起居多福禮合請寮拜看迺辱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侍者云山門多幸

特荷走臨懇謝稍遲下情多愧今遊方者多不入旦過到處

輒尋鄉曲頭首寮舍安泊古禮漸至無聞住

持遇名勝相看就送客位回禮上座相看就

法堂下間迎伺住持回禮免煩降重而五山

大方則不回禮半齋請點心當晚特為湯披

衣赴住持接入爐前通寒温就坐侍者燒香

揖湯湯罷起就爐前謝湯須兩展三禮抽衣

就坐藥石如住持不暇請頭首代相陪時當

自起燒香住持自伴湯乃盡禮也次日粥罷

請茶參頭領眾排立寢堂前候住持至即趨

前問訊云經宿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

福某等重承寵呼下情不勝感激至入座侍者燒香喫茶起至爐前兩展三禮

謝茶初展云某等重承煎點特此拜再展云

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禮三拜住持

送出兩三步如求掛搭參頭領眾回身進住

持前稟云某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火開

訖不伺允否即普觸禮一拜云謝和尚當先

掛搭參頭其餘不拘早晚不擇處所各知進

退伺候住持求住方丈近事人毋得呵禁如

允仍觸禮一拜就求帖子到侍司附名云適奉

方丈慈旨令侍者次第發榜頭下堂司維那

疏上察附名令行者請新到喫茶畢出度牒上床曆詳具大掛

搭歸候送歸堂或有故出入須守堂儀半月

方可請假古云請假遊山者常將半月期過

期重掛搭依舊守堂儀如迫師長父母疾病

喪死者不在此限

凡寢堂中必設叅椅示尊師道也新到相

看住持當居中位令其挿香展禮側坐受

茶於禮無損今北方猶行之所時新學沙

彌才方入衆便與大方宿德分坐抗禮視

為故常循習成弊至於獵等犯分以啓外

侮師道蕩然能尊師則尊法尊法則叢林

紀綱振矣若西域諸師其徒奉之猶君父

熟五

十五

之尊惟恐不及可為法也

大相看

大方多衆又尊宿嚴重無汎常數見之禮新

到須候人多各預詣侍司附名作一起相看

侍者稟定或九月初或冬前年節衆推辦事

名勝或熟於叢林者為叅頭至日領眾至寢堂排立侍者請住持出叅頭進云請和尚住持垂語叅頭下語已退步同眾問訊插香展禮次謝侍者次早赴方丈茶求掛搭候發榜式見後下堂司送歸堂並與前同住持併在謝

掛搭時回禮

榜式 奉 方丈慈旨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日侍司 某 報

大掛搭歸堂

堂司承侍司報榜即令行者請新到茶各懷度牒叅頭預備小香合準歸堂時用領眾詣

永樂北藏

百文清規

堂司對觸禮一拜叙寒温入座受茶畢起稟云其等適奉方丈慈旨令維那答云多半喜叅頭與眾各取度牒遞付維那仍對觸禮一拜逐一上床曆訖付還只留叅頭度牒行者唱云請眾首座叅頭領眾前門右手入堂

至聖僧前排立叅頭燒香同眾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自上堂至下堂仍如前排立問訊從班尾先移步退聖僧板頭立維那入堂燒香上間立堂司行者用盤袱托度牒維那付還叅頭同眾對觸禮一拜叅頭送維那出齊前後門

第一九四册

齋後前門叅頭不出門限維那發諸寮報榜式見後

行者引至衆寮鳴內板三下寮主相接入門

對觸禮一拜叙寒温畢分手坐獻空盞便起

身於香爐前問訊謝畢云某等適奉維那慈

左右敢望慈悲寮主云茲來多幸且喜同守寂寥即各觸禮一拜

點五

十六

新掛搭人轉東邊寮主轉西邊又觸禮一拜

寮主引掛搭人排列朝觀音問訊引巡案一

匝復朝觀音問訊而退不須送出行者引見

寮元對觸禮一拜云即日恭惟座元禪師尊

慈旨令某等依附左右敢望次詣諸頭首寮

垂慈下情不勝感激之至

庫司各觸禮一拜叙寒温畢送出今多不相

接止傳語或謂止首座處有拜皆非法蓋謝

掛搭時兩序回禮通有荅拜也

榜掛搭一僧某甲上座某州人氏某戒某甲上座

式報侍司曰中尊住持也前堂首座侍司衆寮必具戒次州名餘皆不具

小掛搭歸堂方丈許掛搭侍司發榜下堂

司請茶上床曆畢送入衆寮維那居上間對

觸禮一拜轉下間又對觸禮一拜掛搭人詞

云慈者多幸重辱温存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荅云寮舍不便叅頭

送維那出衆寮外右立堂司行者鳴寮內小



板三下寮主相接禮並同前西堂首座掛搭  
如大方名德欲作住計語次露意住持度  
有單寮可處及行坐位次上下安順則留之  
次日赴茶畢稟云其為生死事大特來依樓即觸禮一拜  
或別日或即時會兩序勤舊茶住持躬起燒

點五

十七

香復位立白云其處西堂首座不棄來此同  
受送人即進前云特來依樓住持同兩序  
勤舊送歸寮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受送人  
居主位揖侍者入問訊送出揖兩序勤舊入  
問訊畢即懷香詣方丈拜謝堂司行者引詣

兩序勤舊處回禮方丈別日特為管待講茶  
禮旦望請茶並與勤舊列

諸方名勝掛搭 凡欲求掛搭次日赴茶罷

稟云其等為生死事大特來依樓伏望收錄普觸禮一拜住持

如允則會首座知事維那茶畢住持躬起燒

香白送意如前受送人進云其等重蒙收錄

答云山門禮隨職名高下送蒙堂前資對觸

禮一拜送住持出與寮主問訊詞云宿生多

左答云多生緣熟受送人轉主位揖侍者入

問訊送出與兩序問訊畢即懷香詣方丈拜

謝榻位堂司行者引至庫司諸頭首寮回禮  
 或方丈發榜頭煩首座請送則首座令堂司  
 行者請知事一人維那侍者及受送人同至  
 寮首座燒香獻茶白住持發批山門相送之  
 意送入門時首座居主位代住持觸禮一拜  
 受送人歸主位首座轉居客位與知事維那  
 同問訊餘禮並同前  
 法眷辦事掛搭 不拘時訪侍者說來歷通  
 覆住持挿香展禮若以下法眷曾執侍者住  
 持皆當受禮隨職名高下延送同前

拋香相看

新到或迫緣故來不及時或止掛搭不得通  
 覆不拘處所纔迎見住持即拋香于前云到  
 禮拜觸禮一拜隨自收香伺求掛搭如住持  
 許容則侍司發榜下堂司禮同前若圖帳已

點五

丈

定則請堂司稟添名入圖或人多列戒次後

謝掛搭

古規掛搭歸堂者即時謝掛搭後以冬節歲  
 節夏前三次謝掛搭自佛照和尚由育王赴  
 徑山權孤雲為入院侍者時佛照以禮繫併

在夏前近時衲子到處坐席未溫移單東西多致不謝掛搭既曰經冬過夏折中當在冬前夏前兩期報謝侍者先期取堂司戒臘簿檢看新掛搭戒臘在上者一人為叅頭一人為副叅舊以諸方侍者為叅頭往往以寺門高下爭競不安原夫侍者皆在來寮

掛搭既曰隨眾當依戒臘依戒佛制也况諸圖帳及眾寮戒臘牌不以名字分高下一遵佛制二免爭競三得眾和同居惟住持力主行之叅頭當具小圖習儀三人一引每引一人為小叅頭須詳記詞語進退折旋合度免致臨時叅差堂司行者具名數率香錢寫小榜云新歸堂首座各率錢若干買香謝掛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搭者 堂司行 某取獲貼眾寮前收香錢足交待者納方丈就稟擬定何日謝掛搭出榜報眾云新歸堂兄弟來日謝掛搭 方丈謝掛搭 至日 今月 日 侍司 某報

就寢堂或法堂設住持位排列香几鑪瓶燭臺侍者付大香一片與叅頭交副叅收領眾

點五

十九

依圖位排立叅頭隨同侍者請住持出歸位立叅頭同眾齊問訊畢叅頭進住持前稟云諸和尚 跌坐退左足側轉身於香几右手空處出行過復位齊問訊畢副叅袖中取香捧遞叅頭接藏懷中小問訊又手進爐前左手插香

第一九四册

仍從空處過復位齊問訊本引三人一展坐

具住持展手約免之即收起參頭進前云其

宿生慶幸獲遂依機下情不勝喜躍之至仍如前退身香几右手

轉歸位問訊再展坐具住持復如前約免收

坐具再進前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仍如

前轉歸位問訊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第一

引問訊過左邊接班尾次第三人趨上詞禮

並同參頭立於侍者下肩伺各各禮畢副參

趨到初立處參頭歸元位領眾齊問訊而退

副參領眾先行參頭居末至眾寮門外下手

立副參引眾從右邊入寮內下間旋轉量眾

多寡不拘行數副參趨向前接聯參頭肩次

伺住持至與眾俱迎問訊轉入寮內眾當前

後相顧成行進退步趨參頭轉身至爐前對

觸禮一拜詞云移刻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荷收錄禮合

拜謝茲蒙降尊下情不勝感激之至眾同送出參頭門外轉上

手立副參仍引眾旋轉居上間出聯參頭肩

次揖侍者入詞云某等多幸獲依左右恭

頭一人送侍者出次揖兩序入對觸禮一拜

詞云謝刻恭惟堂元都總諸位禪師尊候多福某等進遂依附迎承降重下情不勝

之感激至。叅頭送兩序出復歸上間立副叅引眾  
自觀音後轉出爐前仍顧班尾俱立定對叅  
頭觸禮一拜詞云某等適間甚勞其儀亦當  
預習當日侵早方丈客頭堂司行者各寫回  
禮榜帖眾寮前方丈榜貼上間兩序榜貼下

點五

干

間式見

榜

堂頭和尚僧羅回禮  
新歸堂首座 今月  
頭首知事 粥羅回禮  
新路堂首座 今月

日客頭行者

某 承准

式

方丈特為新掛搭茶

庫司頭  
首附見

請客侍者照戒臘雙字名寫茶狀式見至日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侵晨洗面時備卓子筆硯列照堂請客於名  
下書云某甲謹如掛搭諸方名勝亦依戒寫  
入茶狀內隔日方丈客頭先持狀請僉名侍  
者令客頭依戒列名寫特為牌或作四出六  
出首座光伴諸方名勝必與住持對面位若  
有異議則於名勝內推戒最高者坐之叅頭  
與光伴對面位蓋受送者先謝榻位此同赴  
茶耳至日齋罷鳴鼓集眾侍者揖入住持相  
接問訊次與光伴人問訊各依照牌歸位立  
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左右位頭行禮巡

第一九四冊

揖坐揖香揖茶燒光伴香鳴鼓退座並與四

節小座湯禮同受特為人引衆排立謝茶初

展云其等此日重蒙煎點特此再展云即日

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退身觸禮三拜而退次日

尚尊候起居多福庫司客頭行者依戒單字名具茶狀列衆察

前請僉名書云其甲教依來命庫堂排位首座光伴

鳴庫堂板上首知事與維那行禮又次日首

座衆頭首具狀請僉同前照堂排位都寺光

伴鳴照堂板全班行禮或四人六人分巡問

訊如三人五人首座燒香只居中立古法三

日講行今諸方多併作一日就方丈借座及

鼓頭首知事空住持一位互爲主伴位次行

禮並同但謝茶必當齊離位轉身問訊致謝近習只位頭起謝非禮也

茶新掛搭其甲去座列名堂頭和尚今晨齋退就寢堂

狀煎茶特爲伏布雲集今月日侍司其拜請

式降重今月口庫司止在其等拜請

坐禪頭首當列名止於知客就照堂餘同前

每日粥罷堂司行者先覆首座僧堂前衆寮

前俱掛坐禪牌報衆令供頭僧堂內裝香點

燈先鳴衆寮前板一聲大衆歸堂向裏坐次

第俱集覆衆頭首鳴板第二聲候入堂少緩  
鳴板第三聲副寮閉衆寮門鳴首座寮前板  
三聲初聲出門二聲約到半途三聲入堂首  
座聖僧前燒香巡堂自下間至上間一匝就  
歸被位坐次覆住持鳴方丈板三聲住持入

堂燒香巡堂自上間至下間一匝歸位坐定  
久之僧衆方可次第起身抽解又須看上下  
肩起止急緩免見成連單位空缺或有留被  
在堂不隨衆者或有暫來隨衆留袈裟在被  
位於外放逸者皆當檢舉懲罰頭首大眾並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從出入板往來唯前堂首座許從住持前出  
入堂司行者候齋次第覆首座放禪轉從聖  
僧後右出撐簾下牌輕撼作聲住持頭首出  
堂堂司行者右邊側立伺候問訊或山門有  
迎接祈禱普請看誦送亾及衆寮淨髮洗衣

點五

三五

則不坐禪亦不坐叅叅後坐禪如常住持首  
座仍巡堂堂中有直堂牌刻云輪次直堂周  
坤兩照依被位資次每日五更鐘絕後交下  
次人終日看守或有開櫃插單下鉢抽被者  
皆當白直堂人知至放叅鍾鳴時交付聖僧

第一九四册

侍者看管至晚則衆僧皆守被位矣牌則在次早交過近時直掌成羣相陪分俵果核聚談戲笑習以爲常惱亂禪寂住持首座力戒違者示罰

坐禪儀

夫學般若若菩薩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故捨諸緣休息萬念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調其睡眠於閒靜處厚敷坐物結跏趺坐或半跏趺以左掌安右掌上兩大姆指相拄正身

端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着目須微開免致昏睡着得禪定其力最勝古習定高僧坐常開目法雲圓通禪師呵人閉目坐禪謂黑山鬼窟有深旨夫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常覺不昧不昏不散

慧五

二十三

萬年一念非斷非常此坐禪之要術也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得其要得其要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法味資神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但辦肯心必不相瞋然恐道高魔盛逆順萬端若能正念



現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  
峯修證儀具明魔事皆自心生非由外有定  
慧力勝魔障自消矣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  
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常作方便護持  
定力諸脩行中禪定爲最若不安禪靜慮三  
界流轉觸境茫然所以道探珠宜靜浪動不  
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  
碍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閻處  
脩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  
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

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幸諸禪友三  
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五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冊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六

黜六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諱奉

勅校正

坐叅

齋罷堂司行者覆首座僧堂衆寮前各掛坐

黜六

叅牌將晡時僧堂內裝香點燈鳴衆寮前板

先一聲大衆入堂二聲以次頭首入三聲首

座入不鳴首座寮前板若却覆住持鳴方丈

板與坐禪同有處不披袈裟非法也堂司行

者候晚粥熟覆首座云放轉聖僧後右出下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牌鳴堂前鍾三下衆就位普同和南住持頭  
首次第出堂衆下床各出半單前輩住持頭  
首亦同歸衆寮藥石蓋古者每晚必叅住持  
以求開示故率衆齊集坐待鼓鳴而往叅之  
名曰坐叅因汾州地寒昭公罷之遂有放叅

之說

大坐叅

今時叢林有多衆處猶特講晚叅以存古意  
謂之大坐叅與常坐叅同但首座入堂不燒  
香便歸位待住持入堂坐定堂司行者鳴首

第一九四册

座寮前板三下大眾轉身向外坐首座下地  
 從後門出復轉從前門入聖僧前燒香如常  
 巡堂歸被位坐少定若住持晚參則不鳴堂  
 前鍾方文客頭鳴法鼓三下住持出堂首座  
 領眾隨至法堂或寢堂住持據座侍者兩序

東西堂各出班問訊開示畢眾散歸寮藥石  
 若不晚參則堂司行者進首座前問訊云堂頭  
和尚今轉聖僧後右出令喝食行者中立問  
晚放訊長聲喝云放鳴堂前鍾三下大眾下地普  
 同和南首座先出堂次住持出頭首出眾各

出全單歸眾寮藥石若講行時須講一參一  
 免使後學知之每日如有緣故不坐參時供  
 頭行者代首座出半單與大眾同至晚眾寮  
 前鳴板三下眾出寮歸堂昏鍾鳴如居城市  
 頭首入堂首座待鍾鳴入燒香巡堂次住持

點六

二

入燒香巡堂候定鍾鳴住持出堂次頭首出  
 如坐再請禪住持後門入歸位不巡堂頭首  
 隨眾或抽解者即歸被位更深住持出聞首  
 座開枕響眾方便息在道兄弟不以此拘次  
 早三下板鳴眾起聖僧侍者牽堂內手中轆

驢驚酣眠者起洗面衆歸堂已首座入燒香  
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四鼓鳴住持出鍾  
鳴首座出以次頭首與大衆暫從後門出換  
衣換頭袖抽解即歸守被位或首座再入堂  
巡被位鍾絕開靜板鳴衆方摺被惟首座被  
係供頭摺衆各隨意出堂禮念亦兼修也

請益

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某甲上座  
今晚欲詣方丈請益如允所請定鍾後詣侍  
司候方丈秉燭裝香侍者引入住持前問訊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挿香大晨九拜收坐具進云其為生死苦大無常迅速伏望  
和尚慈悲肅恭側立諦聽垂誨畢進前挿香  
方便明示大晨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觸禮次詣侍司  
致謝

赴齋粥

點六

三

早晨聞開靜板後齋時候巡火板鳴先歸鉢  
位入堂時聖僧前問訊訖合掌歸位上床時  
問訊隣位先以右手歛左邊衣袖腋下壓定  
復以左手歛右邊衣袖然後兩手按床兩足  
撥鞋入床下先縮左足次收右足竦身上床

第一九四册

近裏一尺許正坐敷袈裟蓋膝上不得露內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口都監寺維那直歲侍者等位在外堂上間知客知浴知殿化主堂主等位在外堂下間古規每日住持赴堂早粥時先於堂外坐待堂前鳴鐘即入堂大眾齋下床普同問訊就坐近時諸方位持大鐘鳴時先入堂坐至堂前鐘鳴方下地普同問訊只遇五但望講行一次新入眾者不知所自先輩嘗議下床問訊者謂諸寮與大眾普同問訊也以此論之凡有眾處必當日

早晨下床問訊為允

赴茶湯

凡住持兩序特為茶湯禮數勤重不宜慢易既受請已依時候赴先看照牌明記位次免致臨時倉惶如有病患內迫不及赴者托同

赴人自知惟住持茶湯不可免慢不赴者不可共住

普請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眾處有必合資眾力而辦者庫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

語首座維那分付堂司行者報衆掛普請牌  
仍用小片紙書貼牌上云某寺或聞木魚或  
聞鼓聲各持絆膊搭左臂上趨普請處宣力  
除守寮直堂老病外並宜齊赴當思古人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誠

點六

四

日用軌範

無量壽禪師述序曰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大  
率經歷叢林切要洞明規矩舉措未諳法度  
動止不合律儀縱有善友良朋詎肯深錘痛  
剴循習成弊改革固難致令叢席荒涼轉使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人心懈怠屢見尋常目前過患遂集百丈成  
現楷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要免頭頭敗闕  
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敢言究已明心了生達  
死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行脚人可貽未行  
脚人庶幾不負出家身心抑亦同報佛祖恩  
德謹列于后

入衆之法睡不在人前起不落人後五更鐘  
未鳴輕輕搗身先起將枕头安脚下未要拗  
恐驚隣單抖擻精神將身端坐不得扇風令  
人動念覺困來將被推脚後取手中轉身下

第一九四册

地巾搭左手念偈云

徒到堂且直至其一切

喪身形類此

輕手揭簾出後架不得拖鞋咳

即今生淨土

揭簾須去後手

輕手取盆洗面

湯不宜多右手蘸齒藥揩左邊左手蘸揩右

邊不可再蘸恐牙宣口氣過人漱口須低頭

點六

五

吐水以手引下直腰吐水恐濺隣桶不得洗

頭有四件自他不利

一汚桶二嗽巾

不得鼻

內作聲不得噴水撲面不得高聲嘔吐不得

以唾涕汚面桶古云

五更洗面本為修行

面不得爭扯手中不得以巾拭頭用畢須攤

掛或焙火上在上堂左足先入在下堂右足

先入上被位眠單收一半坐定若換直裰須

將新者覆上抽去舊綴不得露白不得扇風

若欲燒香禮拜宜於鐘鳴時將袈裟藏袖內

出後門外披平常亦離被位披袈裟合掌頂

戴想念偈云

善哉解脫眼無相福因永此今

可摺袈裟先摺搭手處後解環不得以口銜

袈裟不得以領勾袈裟摺了亦當問訊而去

如殿堂禮拜不得占中央妨住持人來不得

出聲念佛不得行禮拜人頭邊過須行後面



空處五更鐘鳴想念偈云

頌此鐘聲起法界  
鐵圍山暗悉皆開

三途惡苦羅刀輪  
一切眾生成正覺

住持并首座坐堂時不得

從前門出入開小靜方摺被拘枕子摺被之

法先尋兩角以手理伸向前先摺一半次摺

身前半不得橫占隣單亦不得抖擻作聲

不得以被扇風或歸衆寮喫湯藥或茶堂經

行次第歸鉢位以上肩順轉謂左若前門從

南頰入不得行北頰并中央蓋尊住持也木

魚響不得入堂或令行者取鉢堂外坐或歸

衆寮打給入堂歸鉢位須低頭問訊上中下

座若已先坐上中下座來須合掌古云

不敬  
上中

下座婆羅門  
聚會無殊

聞木魚後長板鳴下鉢擡身正

起立定然後轉身亦要順上肩合掌方取鉢

一手解鈎左手提鉢轉身令正蹲身放鉢免

將腰背撞人堂前鐘鳴下床為迎住持入堂

六

六

大眾普同問訊不得以手左右搖曳下床時

須近前問訊莫令袈裟搭床緣仍須低細上

床不得頓身取鉢安座前聞推聲想念偈云

佛生迦毘羅成道摩竭地  
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師羅展鉢之法先合掌

想念偈云頌共一切衆等三輪空寂然後解

袱帕展淨巾覆膝帕摺轉三角莫令出單外  
 先展鉢單仰左手取鉢安單上以兩手大拇  
 指迸取鑽子從小次第展不得敲磕作聲仍  
 護第四第五指為觸指不得用鉢拭摺令小  
 弄匙筋袋近身橫放入則先匙出則先筋手  
 把處為淨頭向上肩鉢刷安第二鑽子縫中  
 出半寸許盛生飴不得以匙筋出生飴不過  
 七粒太少為慳食凡受食則用出生或不受  
 食却不可就桶杓內撮飴出生維那念佛合  
 掌手指不得參差須當高高低低得所不得以

手托口邊古云鉢差今掌不借有兩手文加  
 兩手捧鉢受食想念偈云若受食時  
 或多少則以右手起止之聞徧法喜充為  
 食推看上下肩以面相朝揖食不得正面以  
 手搖曳兩邊揖罷作五觀想念云一計功多  
點六  
 處二村已德行全缺應供三防心離過食等  
 而宗四正事良藥為藥形枯五為成道藥故  
 應受次出生想念偈云汝等鬼押眾我今施  
 此食汝供此食偏十方一  
 神供契食之法不得將口就食不得將食就  
 口取鉢放鉢并匙筋不得有聲不得咳嗽不  
 得擗鼻噴嚏若自噴嚏當以衣袖掩鼻不得

抓頭恐風屑落隣單鉢中不得以手挑牙不  
得嚼飢啜羹作聲不得鉢中央挑飢不得大  
擗食不得張口待食不得遺落飢食不得手  
把散飢食如有菜滓安鉢後屏處不得以風  
扇隣位如自己怕風即白維那於堂外坐不

得以手枕膝上隨量受食不得請折不得將  
頭鉢盛濕食不得將羹汁於頭鉢內淘飢喫  
不得挑菜頭鉢內和飢喫食時須看上下肩  
不得太緩未再請不得刷鉢盂不得吃鉢刷  
作聲食未至不得坐煩惱古云

欲臥四顧起  
悲真念食忤

津咳教類拖粥咬羹已  
滿口開單長杖響諸障洗鉢以頭鉢盛水次  
第洗鑽子不得頭鉢內洗匙筋并鑽子仍屈  
第四第五指不得盥漱作聲不得吐水鉢中  
不得先以熟水洗鉢未折鉢水不得先收蓋  
膝巾不得以膝巾拭汗不得以餘水瀝地上

折水想念偈云

我此洗鉢水如天甘露  
與鬼神衆悉令得飽滿

外障細  
天婆柯

收鉢以兩手大指迸定次第而入復

半合掌想念食畢偈云

飢食已訖色力充感  
震十方三世雄四四

轉來不在念一  
切衆生獲神通

寮前板鳴歸寮門訊不歸位

為輕侮大眾入門歸位如僧堂之法立定候

寮主燒香畢門訊上下若有茶就座不得垂

衣不得聚頭笑語不得隻手揖人不得包藏

茶末古云登床宴坐不得專衣隻手揖人是

向道理私藏茶末取笑傍觀時中

不得手托經寮中行不得垂經帶不得出聲

不得背靠板頭看經古云出聲持誦少坐側

人背靠板頭輕助

披五條即掛以淨巾搭左手解條繫笏竿上

脫五條直綴令齊整以手巾繫定作記認不

得笑語不得在外催促右手提水入廁換鞋

不得參差安淨桶在前鳴指三下驚噉糞鬼

蹲身令正不得努氣作聲不得涕唾不得隔

壁共人語話古云戶為只合輕彈指人擁那

淨出時脫不得以水澆兩邊左手洗淨護大

指第二第三指不得多用籌子古云浴湯中

林有者使了以水洗之安廁邊空處人多則

妨眾不宜長久淨桶安舊處以乾手安內衣

入袴以乾手開門左手提桶出不得濕手拏

門扇并門頰上右手挑灰後挑土不得以濕

手拏灰土不得吐唾和泥洗手然後用皂角

洗至肘前須一 一念呪按大藏纓絡經云夫  
 登溷者不念此呪假使以十恒河水洗至金  
 剛際亦不能淨凡登殿堂瞻禮並無利益奉  
 勸受持每誦七遍是故鬼神常相拱護入廁  
 洗淨卷底淨手卷底淨卷底

身卷底去穢卷底末用水盥漱  
 律中小遺亦洗淨仍嚼楊枝歸堂坐禪火板  
 未鳴不得先歸寮齋前不得洗衣粥前齋前  
 放參後不得開函櫃如有急切白主事人寮  
 中白寮主僧堂白聖僧侍者齋罷不得僧堂

內聚頭說話不得在僧堂中看經看冊子不  
 得上下間行道穿堂直過不得席上穿錢不  
 得牀上垂腳坐床前一尺為三淨頭一展鉢  
 二共袈裟三頭所向不得牀上行不得跪膝  
 開函櫃不得腳踏床緣下地草履五條遊山

不得經行佛殿法堂古云山莫或法堂四五  
 不得赤腳着僧鞋不得把手共行說世諦  
 是非古云為不曾說着宗門事口首無成過  
 不得殿堂倚靠闌干不得猖狂急走古云  
 行須緩步行馬味之威儀不得佛殿閑行古  
 語要低聲學波為之乾乾

云無事下須登佛殿等開其向塔中行不同掃地添香水縱有河沙掃也頓齋後

漿洗衣服不得袒不得傾瓶湯泡衣竹竿

熨斗使了安元處洗腳板鳴不得爭奪腳桶

有瘡疥則隨後洗或屏處洗之各行方便免

動眾念莫待打板次第歸堂坐參了各出半

單下地講大放參首座寮前板鳴即時轉身

向外須當及時赴堂板鳴後不得入堂亦不

得堂外立住持首座出堂開單下床問訊歸

寮藥石各就案位不得先起盛食不得高聲

呼索粥飴鹽醋之類食罷出寮不得出三門

不得入小寮不得袒歸僧堂并廊下行不

得候打板出寮昏鐘鳴即合掌默念偈云開

聲煩惱殺智是長善提生高須先歸單位坐

禪不得床上抓頭不得床上弄數珠作聲不

得與鄰單語話鄰單生踈當以善言誘喻不

點六

得生嫌惡心打定鐘後不得於前門出入候

首座開枕後困重者就寢睡須右脇不得仰

卧仰為屍睡覆為淫睡多惡夢以被巾裹袈

袋安枕前今人多安腳後於理不便如開浴

浴具携右手入下間門內問訊歸空處揖左

右人畢先以五條手巾掛笄竿上展浴袱取出浴具放一邊解上衣未卸直襪先脫下面裙裳以腳布圍身方可繫浴裙將襯袴捲摺安袱內次第脫直襪與五條作一處將手巾繫之古云三通鼓響入堂時其所脫衣作一

袱覆轉方換拖鞋不得赤腳入浴須於下間空處待次而浴不得占頭首老宿坐處謂上不得以湯水濺人身上不得桶內泡脚不得室內小遺不得架腳桶上不得笑語不得槽上措腳不得岸水不得起身襪桶澆身上前

後有人須當遮護腳布不得離身有腳不入桶者不得多用湯或有瘡或洗灸瘡或使疥藥宜後入浴不得攬先不得以兩邊公界手巾拭頭面公界手巾係着衣後淨手拭之以披五條也出浴揖左右上床面壁少坐先着

點六

十一

上衣并直襪都遮了下地却着下裳解浴裙以腳布摺浴裙內恐濕浴袱手中携左手揖左右出看設浴施主名字隨意課誦經呪回向寒月向火先坐爐圍上然後轉身正坐揖上下肩不得弄香匙火筋不得撥火飛灰不

得聚頭說話不得煨點心等物不得炙鞋焙  
屨烘衣裳不得攪起直裰露袴口不得吐唾  
并彈垢膩於火內如前所集一日事件衆中  
威儀非敢聞於老成聊以誘於初學升堂入  
室小叅諷經念誦巡察解結人事裝包頂笠  
送亡唱衣應係微細軌則清規既已具載尊  
宿各有明文不再備陳徒爲贅語

龜鏡文

慈覺大師曠公述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  
隔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

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  
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  
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  
有庫頭爲衆僧典翰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  
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  
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守護衣鉢  
故有寮主爲衆僧供待湯藥故有堂主爲衆  
僧浣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  
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  
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



淨頭為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  
十方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  
心為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為衆僧  
為受迴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  
請不舍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

點六

立

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  
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  
那也為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  
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  
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

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窓淨案古教照心所  
以報藏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  
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  
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  
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

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  
所以報炭頭爐頭也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所  
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  
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慙識愧所  
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向而易事所以報淨

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  
生取辨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  
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為世福田近為末  
世之津梁畢證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  
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為眾也三業不調四

點六

十三

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眾也容眾之量不寬  
愛眾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眾也修行者  
不安敗羣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眾也六味  
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眾也寮舍不  
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眾也畜積常住

滅剋眾僧非庫頭所以瞻眾也書狀不工文  
字篋裂非書狀所以飾眾也几案不嚴喧煩  
不息非藏主所以待眾也憎貧愛富重俗輕  
僧非知客所以贊眾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  
非侍者所以命眾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  
寮主所以居眾也不開供侍惱亂病人非堂  
主所以恤眾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宜非浴主  
水頭所以浣眾也預備不前眾入動念非爐  
頭炭頭所以向眾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  
街坊化主所以供眾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

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  
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  
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  
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卧參差去  
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發  
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非  
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羨膳毀訾齋食非所以  
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  
歲也多貪利養不恤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  
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

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  
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又坐  
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已方人慢藏誨盜  
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  
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

點六

十四

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  
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  
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  
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藉束司非所  
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儀宿無善教非所以報

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舍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異獅子窟中盡成獅子旃檀林下純是旃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繫在僧徒僧是福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鉢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待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為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

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需毋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且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迥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身中肉非

點六

十五

天魔外道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

佛日長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為龜鏡焉

病僧念誦

凡有病僧鄉人道舊對病者榻前排列香燭

佛像念誦贊佛云

惟澄秋月現懇禱福四生  
今晨則為在病此在某甲釋多生之冤對懺  
累劫之愆尤特運至誠仰投清來伏願一聖心  
善勝深歎仰憑尊來念清回向云清淨四大  
淨法身與願十延云長色身等法身如病重  
經安壽命與願念十方三世云  
為十念阿彌陀佛念時先白贊云真金色相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好端嚴無等倫白毫之輝五須彌紺目澄清  
四大海光中化佛無量功德令登彼岸今則  
四十八願度眾生凡品咸令究竟對懺深  
為在病比丘某甲釋多生之冤對懺深  
願尤特運至誠仰投清來伏願一聖心  
殊仰憑尊來念清回向云伏願在病此  
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回向云某甲諸緣  
淨大海眾菩薩各十聲回向云某甲諸緣  
未盡早趨輕安大命難逃當念佛時眾宜攝  
任生安恭十方三世云

心清淨不得雜念攀緣

口

詞

亡僧

抱病僧某右其本貫某州某姓  
歲給到某處度牒為僧某年到其  
寺掛搭今未拖病惡風火不定所  
有隨身行未拖病惡風火不定所  
空依林清規律送柔甲下詞

第一九四册

抄割衣鉢 凡有僧病革直病者即白延壽

堂主稟維那請封行李堂司行者覆首座頭

首知事侍者同到病人前抄寫口詞直病者

同執事人收拾經櫃函櫃衣物抄割具單見

數一一封鎖外須留裝亡衣服

點六

十六

香合脚餅鹽痰淨髮巾收骨綿子等合用之物併作一處包留

延壽堂主同直病者收掌或病者不能分付

維那首座力當主行無行李者亦須盡禮津

送單帳鎖匙封押納首座處所封行李首座

維那知客侍者四寮人力擡歸堂司若單寮

勤舊行李多者封起只留本房庫司差人看

守亡僧非生前預聞住持兩序勤舊及無親

書不可擅自遺囑衣物

遺囑衣物皆被檢逐如病僧瞑目延壽堂主即報維那

令堂司行者報燒湯覆首座知客侍者庫司

差人擡龕浴船安排浴亡浴畢淨髮拭浴衣

被酌量俵浴亡人手巾與淨髮人維那提督

着衣入龕置延壽堂中鋪設椅卓位牌牌上

書云

新四拜某甲上座覺靈或西堂則昔前住某寺某甲某甲禪師之靈柩隨機稱呼之備香燈供養現前僧眾諷大悲咒回向安

位夜點長明燈堂司行者預造雪柳惜花直  
靈行者每日上粥飢知事三時上茶湯燒香  
齋粥殿堂諷經罷及放參罷堂司行者即鳴  
手磬前引首座領眾至龕前住持燒香畢維  
那舉大悲咒回向云上來瓶經功德永為新  
開并某甲上座莊嚴報

然六

十七

地十方三  
世云云次鄉人舉呪鄉長出燒香每日三  
時禮同除公界回向稱雙字名餘只稱單字  
名回向同前如遇旦望及景命日免諷經未  
可出喪請佛事 秉炬必請住持舉佛事  
其餘鎖龕起龕起骨入塔佛事維那稟首座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商量依資次輪請頭首為之仍用小片白紙

寫帖子云新園寂某甲上座某州人  
佛事並在此寫其餘  
堂頭和尚堂司比丘云

若亡者是西堂單寮勤

舊衣鉢稍豐則添奠茶湯轉龕轉骨等佛事

輪請單寮西堂首座及本山江湖名勝維那

備盤袱爐燭香一片帶行者詣方丈插香觸

禮一拜稟云某甲上座剛拜某日  
茶罷拜請和尚秉炬呈納帖子

而退請頭首禮同堂司置佛事簿以備稽考

輪請

估衣 維那分付堂司行者請住持兩序侍

第一九四册

者就堂司或就照堂對衆呈過包籠開封出衣物排地上席內逐件提起呈過維那估直首座折中知客侍者上單排字號就記價直在下依號寫標貼衣物上入籠仍隨號依價逐件別寫長標以備唱衣時用方丈兩序諸

寮舍並不許以公用爲名分去物件常住果有必得用者依價於抽分錢內准或亡僧衣鉢稍豐當放低估價利衆以薦冥福

大夜念誦 來早出喪隔日午後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報衆掛念誦牌預報庫司造祭

食差人鋪排祭筵鄉人法眷作祭文納庫司錢回祭備小香二片上祭用若亡僧是大方名德西堂單寮勤舊有功山門住持兩序有祭維那讀祭文放參罷鳴僧堂鐘集衆籠前念誦知事先燒香上茶湯住持至燒香居東

點六

七

序上首立維那出燒香請鎖龕佛事受請人出班燒香退身問訊次住持前問訊轉東序前問訊巡至班末問訊次西序前問訊然後與大眾普同問訊從西序末過若見職頭首各依本位空處過至龕右側立堂司行者以



梓托鎖候舉佛事畢行者以鎖鎖龕畢住持  
 復位維那出几前左邊揖住持兩序上香畢  
 維那向龕念誦云切以生死交謝寒暑迭遷  
 其來也重孽長空其赤也  
 既停大海是日則有新國或基甲上座生緣  
 既盡大夢俄廷了諸行之無常乃寂滅而為  
 塚於淨土仰憑大眾念清淨法身聖願云云

舉大悲咒回向云上來念誦經功德奉為  
 祈願其甲上座伏願神  
 超淨域常謝塵勞遊開上品之花佛受一  
 生之記而勞大眾念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客平舉楞嚴咒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奉為  
 祈願其甲上座伏願  
 聚報地十方住持仍歸東序上首立江湖道  
 三世云云  
 舊鄉人法眷次第設祭末舉大悲咒回向與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知客同

送亡 凡出喪庫司預分付監作行者辦柴  
 化亡差撥行僕鏡鼓樂幡花香燭搗龕喪  
 儀一切齊備堂司行者隔宿覆住持兩序掛  
 送亡牌次早行粥遍食推後再鳴椎一下云

點六

十九

白大眾引罷并請送亡除守  
 寮直堂外並當齊起謹白 又鳴椎一下出  
 聖僧前問訊次住持前問訊畢從首座板起  
 巡堂一匝至外堂歸內堂問訊而出如遇  
 聖節內不可白椎堂司行者徑覆住持兩序  
 粥罷報堂云請行大眾同禮  
 辭退壽堂訖 鳴僧堂鐘眾

第一九四冊

集維那念誦宜畧緊念云

此舉禮也此字下誦諸聖之誦名川來錄之 佛畢住持轉東

序上首立維那出燒香請起龕佛事舉畢行

者鳴鈸擡龕出山門首若奠茶湯轉龕龕則

向裏安排香几首座領衆兩行排立維那炷

香請佛事候舉佛事而行如不轉龕徑出門

外維那向裏合掌而立舉往生咒大衆同念

兩兩次第合掌而出各執雪柳行者排立門

外低頭合掌待揖僧衆行盡亦隨後送維那

隨龕都寺押喪

茶毘 喪至涅槃臺知事燒香上茶次住持

上香歸位維那出燒香請住持秉炬佛事直

殿問訊度火把候舉佛事畢維那向龕念誦

云是日則有新圓寂某甲上座既隨緣而

寂乃依法以恭送焚百身私道之身如一

路四界之裡仰慈尊衆貧助覺靈南無西方

極非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十尊皆上

稱揚十念實功一生性顯慈緣分揮直風

和善攝化來開多覺意之花法世海中

一慈奉送悲和南望衆 知事候念茶傾香

藝時躬出傾藝表山門禮維那就行之非禮

也舉大悲咒回向云上未念結功德

尼之次莊嚴報地十 知客平舉楞嚴咒回向

方三世一切云云

同前但無念鄉人法眷諷經回向亦

唱衣 茶毘後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侍者

齋罷僧堂前唱衣仍報衆掛唱衣牌候齋下

堂排辦僧堂前住持首座分手位兩序對坐

入門向裏橫安卓凳卓上仍安筆硯磬剪掛

點六

二上

絡合用什物地上鋪席俱畢堂司行者覆住

持兩序侍者鳴鐘集衆維那知客侍者同入

堂歸位向裏列坐堂司行者供頭喝食衆行

者一行排列向住持兩序問訊轉身向維那

知客侍者問訊畢扛包籠住持兩序前巡呈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封記於首座處請鎖匙呈過開取衣物照字

號次第排席上空籠向內側安維那起身鳴

磬一下念誦云淨大衆本師自誠今燕休唱用表無常

畢鳴磬一下云短長自宜然願衆常規斷後不

許翻悔 再鳴磬一下拈度牒於亡僧名字上

橫剪破云一道對衆剪破鳴磬一下付與行

者捧呈兩序維那解袈裟安磬中却換掛絡

堂司行者依次第拈衣物呈過遮與維那提

起云某號某物一唱若干如估一貫則從一

第一九四册

伯鳴起堂司行者接聲唱衆中應聲次第唱  
 到一貫維那即鳴磬一下云一打與餘號並同  
 或同聲應同價者行者喝住云破再唱起鳴  
 磬為度堂司行者問定某人名字知客寫名  
 上單侍者照名發標付貼供行者遞與唱得

點六

三

人供頭行者仍收衣物入籠一一唱畢鳴磬  
 一下回向云上來唱衣念誦功德奉為國  
念十方三世近來為息喧鬧多作闍拈法見作  
 衣物過三日不取者照價出賣造板帳  
 增輝記云佛制分衣意令在者見其止物

分與衆僧作是思惟彼既如斯我還若此  
 因其對治息貪求故今不省察翻於唱衣  
 時爭價喧呼愚之甚也

入塔 茶毘後執事人鄉曲法眷同收骨以  
 綿裹袂包函貯封定迎歸延壽堂住那上三

時諷經第三日午後出板帳於僧堂前令衆  
 通知如不合成式及有侵點許以禮禮上下  
撥開而住持及執事若領公出板帳畢堂司  
 行者預報衆掛送灰牌至期鳴鐘集請起骨  
 佛事送至塔所請入塔佛事入畢知事封塔

維那舉大悲呪回向云上米 楞嚴其 經功德 奉為之  
文莊嚴非 知客平舉楞嚴呪鄉人諷經回  
十方云云 向並同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六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冊

新修百丈清規卷第七

點七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勅重編  
太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誦奉勅校正

板帳式

今具估唱亡僧某甲稱呼衣鉢鈔收支下項

一收鈔壹千貫文別有收鈔名目逐

支鈔玖拾壹貫文開具內壹拾伍

貫文回龕

三貫文四·祭

參貫文設粥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壹貫文翁前燈油拾貫文筆紙造

壹貫文淨鼓貳貫伍伯文移龕

伍伯文燒浴貳貫文浴亡

壹貫文直靈上伍伯文庫司客頭

伍伯文粥飯伍伯文報造祭

伍伯文給造祭出伍伯文監厨

伍伯文庫司茶頭伍伯文參頭差

貳貫文堂司行伍伯文監作差

伍伯文方丈聽叫拾貫文行堂

壹貫文貼堂司板貳貫文四察茶

者鳴廊板

頭供應

壹拾伍貫文

壹貫文

打鉢

叁貫文

叁貫文

香卓挑

伍伯文

壹貫文

化

叁貫文

壹貫文

四寮人

伍伯文

伍伯文

堂司行者

伍伯文

伍伯文

供頭

伍伯文

伍伯文

收

壹貫文

壹貫文

共支行

支鈔貳伯柒拾貫文

係板帳支外三七

支行

支鈔壹伯叁拾伍貫文

佛事 開具內貳拾

貫

肆拾貫

肆拾貫

壹拾貫

肆拾貫

貳拾貫

肆拾貫

壹拾貫

肆拾貫

支鈔壹拾伍貫文

首座主喪都寺押喪

支行

支鈔貳貫文

知客舉經侍者捧香合各三貫

支鈔壹拾伍貫文

方丈兩序堂司行者

支鈔壹拾伍貫文

計上件支行



方丈雙分計  
上件支行

支鈔貳拾貫文

方丈兩序  
分計上件  
支行方丈

支鈔肆伯肆拾肆貫伍伯文

係依衆經  
觀音大士  
聖

僧方丈雙分僧衆約四百員各壹貫文  
堂司行者隨僧職在假并習到約七十  
九人半分各伍  
伯文共支行

除支外見管鈔伍伯文收堂司公用

右具如前

年 月 日 堂司行者 某 具

把帳

侍者 某押

知客 某押

直歲

典座

副寺

維那

副寺

點

監寺

都寺

住持

知殿

知浴

藏主

藏主

書記

三

首座

首座

某押兩序

押

板帳之設蓋古者凡立成式必書諸板示不可移易也故叢林亡僧有板帳焉凡僧

亡以其所有衣物對眾估唱懋貪積也估  
 唱得錢必照板帳支用外其錢作三七抽  
 分歸常住百貫抽叁拾貫不餘則均俵僧  
 眾經資一伯則佛事壹貫方丈倍之以壹  
 千貫為率條列于前約其成式多則增而

上之少則降而殺之臨時又量眾隨宜以

斟酌之或物舊有田地未穀房舍床榻卓

掛日俵臘訊經卷佛事  
 於茶涉轉龍骨等佛事

大眾章終

節臘章第八

僧不序齒而序臘以別俗也西域三時以一  
 時為安居出入有禁止凡禪誦行坐依受戒  
 先後為次而制以九旬策勲于道以三旬營  
 資身之具使內外均養身心俱安也尅期進  
 修不捨寸陰護惜生命行兼慈忍旨哉聖訓  
 萬世永遵而五竺地廣暑寒霖潦氣候之弗  
 齊故結制有以四月五月十二月然皆始以  
 十六日所謂兩安居者因地隨時惟適之安  
 或曰坐夏或曰坐臘戒臘之義始此如言驗  
 蠟人冰以坐臘之人驗其行猶冰潔或謂埋

蠟人於地以驗所修之成，虧者類淫巫俚語，庸非相傳之訛耶？且吾所修證聖，不能窺豈外物可測其進退哉？今禪林結制，以四月望解，以七月望者，若先一日講行禮儀，而期內得專志於道，故略繁文，亦隨方毗，四或議不

如法而不知其得法外意也。中土以冬為一陽之始，歲為四序之端，物時維新，人情胥慶，禮貴同俗，化在隨宜，故以結解，冬年為四大節，周旋規矩，聳觀龍象之筵，主賓唱酬，兼聞獅子之吼，禮文秩秩，猗歟盛哉。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夏前出草單

叢林以三月初一日出草單，見後方丈止掛搭堂司，依戒臘牌寫僧數，令行者先呈首座，次呈住持，兩序掛僧堂前，備卓子列筆硯，于下。凡三日皆齋，後出或有差悞，請自改正。蓋防初上床曆，一時恐有錯亂，又衆多或致漏落，將寫圖帳，故先具草單，各當自看本名戒次，高下近來好爭作鬧者，往往恃強挾私，爭較名字是非，互相塗抹，喧譁撓衆，犯者合擯。果有冒名越戒，首惟當詳稟維那首座獲住持處置

第一九四册

草單式

戒火朱書  
名守屋十

清眾戒臘

堂頭和尚

某甲上空

至大幾戒

右具如前

悉

新掛搭人點入寮茶

聖

五

新掛搭人入寮後照列納陪寮錢若干候寮

元輪排當在何日掛點茶牌報眾書云今晨齋退

某甲上空某甲上空須各備小香合

具威儀預列眾寮前右邊立候眾下堂茶頭

即鳴寮前板眾至揖迎歸位立定點茶人列

一行問訊揖坐坐畢分進中爐上下間爐前

燒香人多不過九人則三三進前退步轉身

須相照顧詳緩列一行問訊仍分進爐前問

訊退仍一行列問訊而立謂之揖香鳴寮內

小板二下行茶遍瓶須從穿堂入仍如前問

訊復退作一行問訊謂之揖茶鳴小板一下

收盞眾起立定寮元出爐前對點茶人代眾

謝茶眾人就位同時合掌謝畢寮元復位點

茶人復一行列問訊再各分進鑪前問訊謂

之謝眾臨仍退作一行問訊鳴寮前板三下

大衆和南而散察元隨令茶頭請點茶人獻  
 茶候點入寮茶畢察元逐日不弋具名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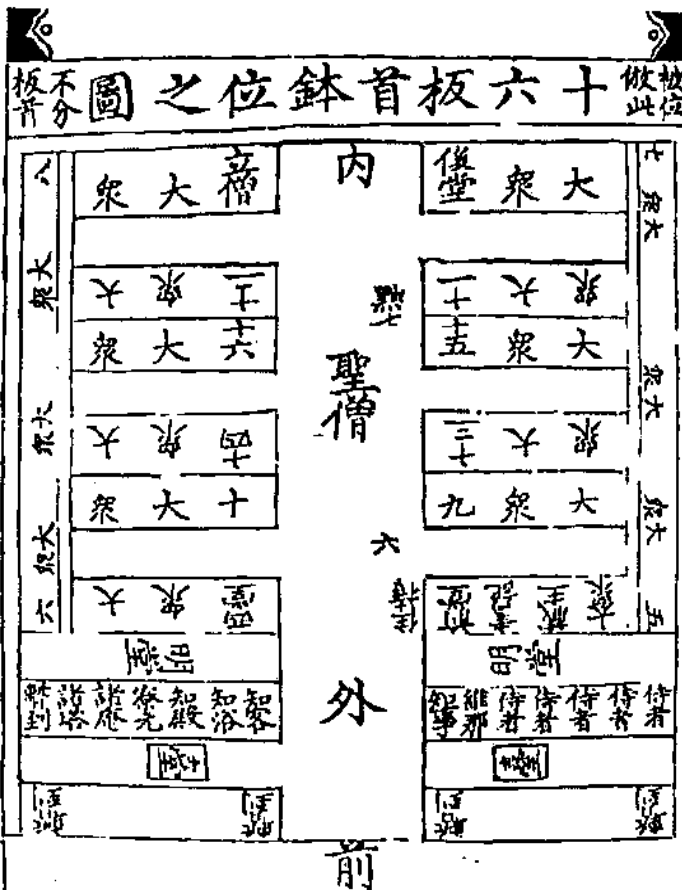
出圖帳

草單已定堂司依戒臘寫榜嚴圖念誦巡堂  
 圖被位圖鉢位圖或前後互見戒臘牌惟鉢位圖

當分十六板餘隨僧堂大小不拘除單寮西堂首座勤  
 舊排板頭外其餘並依戒臘舊以送蒙堂者  
 排副鉢後因爭競不排悉依戒次具草本呈  
 首座次呈住持者定方寫諸圖正本再呈惟  
 鉢位圖通呈單寮浴佛日並銷大殿前被鉢位圖又當預出書小榜報衆云形罷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第一九四册

衆寮結解特爲衆湯附建放掃殿

四月初待衆請方丈謝掛搭罷堂司圖帳已定寮元依戒排經櫃圖茶湯問訊圖清衆戒臘牌入寮資次牌淨髮牌夏中行茶湯執盞圖兄弟結緣隨意書名圖成大衆和南時俱出於穿堂

十二日午後堂司行者履住持兩序諸寮掛諷經牌報衆寮元洒掃衆寮預具狀見後貼寮前下間請合寮尊衆特爲湯鋪設照牌觀音前設供養上下間排香爐燭臺預煎湯寮元親送方丈令茶頭分送諸寮俱畢鳴寮內

小板先講小座湯亦設照牌特爲寮主副寮楞嚴頭行瓶盞人請寮長光伴揖坐燒香揖香歸位坐行湯畢方鳴寮前板寮長大衆入座請維那侍者光伴與寮元分手位寮長對面位大衆依戒四案位寮主副寮分案行禮皆巡問訊入座揖坐七燒香揖香鳴寮內板二下行湯遍揖湯又鳴板一下收盞畢寮長進爐前謝湯畢鳴寮前板三下退座兩序入寮首座都寺各燒香歸班位立寮元於門外右立伺迎住持入燒香立定寮元於西序班末

後立出燒香禮拜楞嚴頭舉咒回向畢察元  
送住持出七月十二日禮同

狀

守察比丘 某 右某於取今晚就察前湯一中待  
為 合察尊眾叩注 某刺之儀伏望 眾慈同垂  
光降護祐 本月 日守察比丘 某 狀  
可湯子狀請 合察尊眾禪師 守察比丘 某謹狀

楞嚴會

四月十三日啓建堂司預照大眾戒臘滿圖  
見後浴佛日諸圖帳俱同出鋪殿前請書記  
製疏語維那先期擇有音聲者為楞嚴頭引  
諸方丈庫司問訊皆請點心維那光伴至期  
需普回向偈偈見後乃真貼殿內左右柱上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有處見成刻牌則掛牌堂司行者隔宿報眾  
云 來晨粥罷各俱成儀請  
大啟啓建楞嚴會誦經就掛諸寮諷經牌  
次日粥罷候殿上排辦畢覆兩序次覆住持  
自眾寮前鳴板起巡廊鳴遍鳴方丈板住持  
出禪庫堂前大板三下鳴大鐘僧堂鐘殿鐘

住持至佛前燒香上茶湯畢歸位行者鳴鈸  
維那揖住持兩序出班燒香大衆無拜此舊  
規所載近時有  
謂大衆同展三拜住持跪爐並與聖節佛  
誕禮同不知何所祖述原夫大衆拜與住持  
跪爐宣疏以何所祖述原夫大衆拜與住持  
以示持重楞嚴會乃祈佛安於禮可殺下  
為從舊白佛宣疏畢楞嚴頭唱楞嚴眾和畢

第一九四册

仍作梵音唱念經首序引畢方舉咒畢唱  
 摩訶衆和畢維那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無上佛果菩提四恩總報三世有齊皆法界有情同種智十方三世一切云云每日  
 那罷少歇伺衆更衣堂司行者覆兩序次覆  
 住持然後巡廊鳴板各三下徧住持出則鳴

慈七  
 大板三下不出則不鳴鳴僧堂鐘殿鐘不鳴  
 大鐘集衆諷咒畢楞嚴頭舉普回向偈大衆  
 同聲念如遇旦望則祝 聖壽係維那回向  
 至七月念咒尼之末章維那回向而散

楞  
音燭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嚴勝會之圖

燭香燭	燭香燭	燭香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十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三十

普回向偈語

建法  
 金由淬礪之精其鋒莫挫鏡假鍊磨  
 上來現前比丘衆  
 回向護法衆龍天  
 三途八難俱離苦  
 國界安寧兵革銷  
 一衆熏修希勝進  
 山門真靜絕非虞  
 十方三世一切佛  
 摩訶般若波羅密

諷誦楞嚴秘密咒  
 土地伽藍諸聖造  
 四恩三有盡沾恩  
 風調雨順庶民康  
 十地頓超無難事  
 一檀信飯依增福  
 切善謹摩河薩



之瑩則照不昏故 先聖顯抑揚之機 為

衆生破微細之惑摩登慶喜 妙協冥權

世尊文殊特彰化軌 闡一代教觀則有觀

有教 示密因修證而無證無修 明真見

而息諸塵空花無蒂 居正定以制羣動止

卷七

九

水不波願末裔之何知誦 遺言而自警伏

願促恒河沙劫為一念無間長期會十方刹

土以同居咸成 正覺 滿散 散 瞻此林園宛爾

祇桓精舍 現前海眾儼然 一會靈山

活大千於微塵 融三際於當念屬休夏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之自恣無犯無持總萬象以交叅孰凡孰聖

人人妙覺刹刹毘盧 示現千百億身 超

越五十七位以指喻指之非指指亦俱亡似

空藏空而合空空寧可餉 為憐幼穉 特

獎愚蒙遵 遺教以受持賴 安居之無障

伏願奢摩寂靜具足諸塵勞門 大用繁興

等入首楞嚴定

戒臘牌

堂司侍司眾寮預依戒臘寫造至十四日午

後堂司牌列僧堂前上間侍司牌列法堂下

第一九四册

間衆寮牌列寮內各備香几爐燭供養大衆  
各炷香展拜畢仍各收牌掛起

方丈小座湯

四節講行按古有三座湯第一座分二出特  
爲東堂西堂請首座光伴第二座分四出頭

百一出知事二出西序勤舊三出東序勤舊  
四出西堂光伴第三座位多分六出本山辦  
事諸方辦事隨職高下分坐職同者次之首  
座光伴侍司預備草圖呈方丈議定至日依  
名書照牌午後備卓袱作一二三座陳列寢

堂下間東西堂前堂首座都寺係請客侍者  
各請寮觸禮拜請云堂頭和尚請今晚就寢  
堂特爲獻湯餘頭首辦事名勝方丈客頭行  
者請云方丈和尚然前請就寢堂特爲獻湯  
寢堂釘掛排位秉燭裝香畢客頭行者覆侍

點七

十

者次覆方丈鳴鼓初座客集侍者揖引至住  
持前問訊依照牌入位立定燒香侍者請客  
侍者分往特爲人前巡問訊揖坐已復位並  
立燒香侍者進前燒香仍歸位與請客侍者  
同時轉身分巡問訊揖香候鳴板二下行湯

通仍巡揖湯畢燒香侍者進燒先伴香鳴板  
 一下收盞鳴鼓五下退座三座行禮並同敲  
 林以茶湯為盛禮近來多因爭位次高下遂  
 寢不講住持當力行之江湖老成當力從更  
 之庶將來知所矜式云

- 小筵 一 筵 三 筵 三 筵 三 筵 三  
 座 一 二 三  
 圖 禱 一 禱 日 二 禱 日 三

四節土地堂念誦

凡遇節先一日午後土地堂嚴設供養排香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燭臺凡爐瓶堂司行者報眾掛念誦牌巡廊  
 鳴板與三八同眾集相對鴈立住持先祖堂  
 次大殿炷香三拜鳴大板三下鳴大鍾住持  
 至大衆悅首合掌為迎住持者隨後只當叉手而過燒香歸位行者  
 鳴鈸維那出揖班上香畢念誦回向見後

四節念誦

切以薰風扇野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乃釋子  
 護生之日恭獻大眾肅請靈祠誦持萬德洪名回向  
 合堂真宰祈祈加護符護安居仰憑大眾念云云  
 切以金風扇野白帝司方當覺皇靜制之辰是法成  
 周圓之日九旬無難一眾咸安誦持萬德洪名仰於  
 合堂真宰仰憑大眾念云云  
 切以時暍亞庚節屆吉雲當一陽來復之辰乃萬物  
 發生之始恭獻大眾肅請靈祠誦持萬德洪名回向  
 合堂真宰仰憑大眾念云云  
 切以化工安運成曆云周歲祈四序之安將啟三陽

第一九四册

回向

之慶恭奉大眾誦誦持萬德洪名回向合堂  
真淨仰憑大眾念云云  
上奉念誦功德回向當山土地 列位 護伽藍神合  
堂真淨所與神功叶贊發揮有利之助梵苑超隆永錫無  
私之慶再誦導眾念十方三世一切云云四節並同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湯

念誦罷就僧堂講禮都寺預於齋退具湯榜

見後即令客頭行者備拌袱爐燭詣前堂首

座前挿香觸禮一拜稟云今晚就雲堂特為  
首座大眾點湯伏

望慈悲特  
世光降以榜呈納首座隨令本寮茶頭遞

付供頭貼僧堂前下間庫司客頭隨覆云拜  
請

湯罷就  
座藥石都寺懷香詣方丈觸禮一拜請云晚今

誠雲堂特為首座大眾點湯  
伏望和尚慈悲特垂降重仍分付客頭請

勤舊蒙堂諸寮各掛點湯牌逐一請已僧堂

前列照牌設首座與住持對面位上下間安

大眾位差行者專直特為人念誦畢即鳴齋

鼓一通大眾歸鉢位頭首一班齊歸前板都

寺隨入揖首座離位却揖以次頭首進板首

隨送首座歸位從聖僧後右出堂外迎住持

入堂供頭緩鳴堂前鍾七下送住持入位仍

往首座前揖坐仍如前出從首座板起巡堂

一匝外堂上下間歸堂中立問訊眾坐進前

燒香次上下間外堂歸香合安元處即往特  
爲人前問訊右出住持前問訊仍巡問訊一  
匝及外堂歸堂中問訊側立鳴堂前鐘二下  
先進特爲人與住持湯次行大眾湯遍瓶出  
往特爲人前問訊右出聖僧前大展三拜仍

點七

十一

巡堂一匝出外堂巡畢引全班入住持前行  
禮初展云此日粗湯特沐慈悲降再展云即  
時今謹時恭惟堂頭退觸禮三拜畢轉身引  
從聖僧後轉右出堂前排立首座隨出對觸  
禮一拜謝湯復從上間入特爲位都寺復歸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中燒香為藥石故而退堂司行者喝云請大眾行  
者進住持特爲人卓大眾展鉢庫頭首不鉢  
行藥石食畢鳴鼓三下退座方丈預出免人  
事榜云其節並就來日法堂上人事例免到  
貼僧堂上間不鳴放參鐘榜各卿曲依所出

四節並同惟冬節湯罷行糞果方行藥石

湯庫司今晚就雲堂點湯一中特為  
榜首座大眾聊旌其節之儀伏望  
衆慈同垂光降

結制禮儀

至日五更兩序大小勤舊江湖辦事鄉曲法

第一九四册

眷小師皆當詣方丈挿香展禮若見僧堂前  
出免人事榜則不必往侍者覆方丈令行者

報衆掛上堂牌粥罷住持說法畢詳白行禮

始末云下座先與西堂人事觸禮一拜次與

知事人事而展三禮次與首座大衆

諸庫司人事觸禮三拜首座歸僧堂前上間

後堂領大衆歸僧堂下間與首座入堂內立

三拜畢依念誦團立首座領衆三拜巡堂一

定首座離位聖僧前燒香大衆觸禮三拜

次知事入堂燒香大衆三拜巡堂一匝至座

僧反頭排立行者喝云知事禮謝大衆觸禮

三拜不出堂住持入堂燒香大衆三拜巡堂

一匝歸位行者喝云大衆普

普觸禮三拜又喝云大衆普

同作禮觸禮三拜次第巡察下座行者即進

香燭臺几爐執作一字排列畢西堂進前人

事次知事進挿香初展云此際安居住奉中

願無難事再展云即日並夏謹時恭惟堂

三拜住持答一拜次首座領衆挿香勤舊諸

寮皆隨後次第挿香展禮致詞並與前同衆

退住持跌座侍者小師挿香展拜次參頭領

衆行者挿香禮拜次作頭領老郎諸直廳轎

番人僕等參拜首座領衆詣庫司人事觸禮

三拜後堂首座領衆歸僧堂前下間立定前

堂首座居上間堂司行者喝云大衆與首對

觸禮三拜畢依念誦圖立首座領眾巡入堂  
內歸位立侍者暫到巡半堂侍者於聖僧龕  
後立暫到向侍者立定首座離位進聖僧前  
燒香大展三拜巡堂一匝復位喝云首座禮  
謝大眾對觸禮三拜畢知事入燒香展拜巡

堂畢排立聖僧板頭喝云知事禮謝大眾對觸禮三

拜畢不出堂住持入堂燒香展拜巡堂歸位

小師輩必當迎逆從後門喝云堂頭和尚與  
出候講禮畢復位普觸禮三拜喝云大眾人等  
堂後住持入堂則不曾答侍知事禮蓋禮無  
不答者近希史和尚一山和尚皆如此講行

識者知事退身出堂外侍者暫到隨後出大  
眾就坐侍者歸中問訊揖坐進中鑪上下間  
至外堂燒香香合安元處退身當中問訊上  
下間外堂問訊了歸中立鳴鐘二下行茶徧  
瓶出復如前問訊中立鳴鐘一下收盞鳴鐘

點七

十四

三下出堂眾散住持次第巡察各寮嚴設坐  
椅香几於門外候住持從東廊第一寮巡起

至各寮香几前寮主同眾捧香云此日禮當

重降畚香云適辱禮賀送住持數步復側立香

几之右合掌問訊待眾行盡就隨其末次第

巡過各寮人隨後接巡至法堂上住持於香几內中立大衆三人一引問訊而過巡至本寮香几之側各各依次合掌立定一一巡徧而散四節並同

四節秉拂

住持小叅時白云

來晨齋退煩都寺維那侍者貴押拂請首座各處拜

請晚鳥衆秉拂

次日齋退燒香侍者即令客頭行者

者携主杖牌拂人僕捧祥袱爐燭約都寺維

那同詣各頭首寮炷香觸禮一拜稟云

方丈和尚

慈旨令恭等謹費押拂專此拜請今晚爲衆秉拂

一一請已首座約

同受請頭首帶行者將牌拂主丈隨詣方丈稟辭住持當力勸勉送出首座轉身就稟云

尊命既嚴不容辭却敢借法座伏望慈悲古來秉拂多別設座今暫爲常後是無聞

次就燒香侍者處借法鼓秉拂人令茶頭行

者請聖僧侍者禪客燒香獻茶畢云

今晚秉拂

點七

十五

復令行者僧堂前掛秉拂牌方丈

請秉拂人藥石免尅當送往堂司行者排辦

法座左手敷眾愚設住持位昏鍾鳴時行者

覆秉拂人次覆住持鳴鼓一通衆集小叅禮

同住持出徑歸位立定都寺維那侍者同往



秉拂人前問訊秉拂人往往持前問訊次知  
事前問訊巡至班末次至同班前問訊亦巡  
至班末即舉手與大眾普同問訊登座坐定  
秉拂侍者同方丈侍者出座下問訊兩序西  
堂次第問訊住持問訊秉拂人當起身仍就

座云侍者請堂頭和尚跏趺坐秉拂侍者至住持前問訊  
轉身登座燒香提坐具問訊叉手側立秉拂  
人索語問答了提綱叙謝方丈及兩序勤舊  
諸寮大眾畢舉方丈小叅公案或拈或頌畢  
下座住持前問訊復元位以次秉拂人並如

前禮秉拂罷方丈客頭唱請湯果如小叅時  
秉拂人即懷香同詣方丈拜謝就坐湯果次  
日方丈請茶如都寺辦齋併請茶半齋點心  
別日上堂叙謝管待或請立班西堂在第二  
夜秉拂住持小叅時先委曲勸請舉揚隨意

拈頌公案迤相激揚此道近時叙謝循襲繁  
贅使人厭聽取誚識者蓋秉拂以法為施苟  
徇時儀但總標名或畧提過凡矣  
方丈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

至日粥罷請客侍者寫茶榜見後備拌襖鑪

燭詣寮炷香觸禮請云堂頭和尚今晨得此  
望下以榜呈納貼僧堂前上間客頭行者請  
 以次頭首諸寮及請知事光伴掛點茶牌長  
 板鳴請客侍者入堂聖僧前燒香一炷大展  
 三拜巡堂一匝至中間訊而退謂之巡堂請

茶堂前排特為照牌首座與住持對面上首  
點七  
 知事與住持分手位維那次之以次知事與  
 受特為人分手位鳴鼓集眾燒香侍者行禮  
並與庫司特  
為湯禮同首座至住持前謝茶兩展三禮  
 初展云茲者持家煎點下再展云即日特令  
情不勝感激之至

堂頭和尚尊退觸禮三拜住持每一展則約  
俟起居多福止之至觸禮則各一拜首座轉身從聖僧後  
 右出住持畧送復位侍者燒光伴香鳴鐘收盞  
 鳴鼓退座亦同前首座先往法堂候住持拜  
 謝免則問訊

榜堂頭和尚今晨齋退飽雲堂點茶一  
中特為首座六眾聯姓某節之儀仍請  
 式諸知事同垂光伴  
今月日侍司 某啟白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  
 遇節之次日粥罷庫司具茶榜與湯請茶報  
 眾掛牌長板鳴入堂請茶與侍者同齋退排

照牌設位鳴鼓集眾揖坐揖香揖茶巡堂問訊住持前行禮致詞並同湯禮

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眾茶

遇節之第三日首座具茶狀見後請後堂首座察及請方丈請茶講行禮儀次第並與庫

司特為茶同但添設知事位次

茶

前堂首座比丘茶 右某啟取今晨齋退就 雲堂  
點茶一中持為 後堂首座大眾聊禮 某節之儀  
力請 諸知事同垂 光祥 今月 日具位某狀  
可願子 狀請 後堂首座大眾 井位 謹持

且望巡堂茶

住持上堂說法竟白云下座巡大眾至僧堂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前依念誦圖立次第巡入堂內暫到與侍者隨眾巡至聖僧龕後暫到向龕與侍者對面而立大眾巡徧立定鳴堂前鍾七下住持入堂燒香巡堂一匝歸位知事禮列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暫到及侍者隨知事後出燒香侍者就居中間訊揖坐俟眾坐定進前燒香及上下堂外堂先下間次上間香合安元處爐前逐一問訊揖香畢歸元位鳴鍾二下行茶執出後如前問訊揖茶而退鳴鍾一下收蓋鳴鍾三下住

第一九四册

持出堂首座大眾次第而出或迫他住持或暫  
不赴眾則粥罷就座喫茶侍者行禮同前

方丈點行堂茶

節臘僧堂茶罷侍者同客頭至行堂點茶客  
頭預報叅頭掛點茶牌報眾燒湯出盃請與

座光伴方丈預送茶侍者至庫司與座接入  
叅頭堂主領眾行者門迎侍者居主位代住  
持也與座右位侍者出中燒香一炷復位以  
手揖眾坐喫茶畢與座送出叅頭堂主門送  
即請方丈謝茶

庫司頭首點行堂茶

庫司候方丈點茶罷知事請行堂點茶知事  
居主位典座分手行禮與方丈侍者同送出  
門喝云叅頭大眾請庫司客頭報云知事傳語  
頭首候點僧堂茶見兩罷令堂司行者報叅

頭掛牌報眾請與座光伴行禮與庫司同出門

月分須知

正月 初一日有處四孟月大眾行道諷經  
祈保次具門狀官員禮越諸山百丈忌  
二月 初一日僧堂內閉爐或山寺高寒毋

拘十五日 佛涅槃

三月 初一日堂司出草單清明日祖堂諸  
祖塔諸檀越祠庫司預報洒掃嚴備供養集  
衆諷經此月出榜禁約山林茶笋

四月 初一日 朔旦過初四五間 佛誕浴  
告香普說初八日

佛庫司預造黑餅方丈請大衆夏前點心十  
三日建楞嚴會十五日結制 候天氣僧堂內  
下暖簾上涼簾  
五月 端午日早晨知事僧堂內燒香點茗  
蒲茶住持上堂次第建青苗會堂司預出諸  
寮看經誦經單直歲點檢諸處整漏疏浚溝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渠方丈詣諸寮諸庵塔各作一日點茶温存  
僧堂內掛帳

六月 初一日隆暑首座免鳴坐禪板入伏

堂司提調晒薦炭頭或庫司打炭團

七月 初旬堂司出孟蘭盆會諸寮看誦經

懸七

十九

單預率衆財辦斛食供養十三日散楞嚴會

十五日解制當晚設孟蘭盆會諷經施食

八月 初一日開旦過知客預晒寮內薦蓆

此月修補本色衲子未遠起單僧堂收帳

九月 初一日首座復鳴坐禪板堂司提調

第一九四册

糊僧堂窓下涼簾上暖簾重陽日早晨知事  
燒香點茶奠茶住持上堂許方來相看

十月 初一日開爐方丈大相看 達磨忌

十一月 二十二日 帝師忌冬至庫司預  
辦糍果此月或進返職事或在歲節方丈請

大衆冬前點心

十二月 初八日 佛成道庫司預造紅糟  
歲終結呈諸色簿書節臘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七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八

點八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大誦奉

勅校正

法器章第九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

點八

擊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窪樽之飲不若五  
齊之醇然文生於質貴乎本也吾天竺聖人  
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凡聖物物全真  
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  
自失若聾瞽焉於是隨機設教擊捷椎以集

衆演之為三藏修之為禪定迄于四十九年

而化儀終矣梵語捷椎凡瓦木銅鐵之有聲  
者若鐘磬鏡鼓椎板螺唄叢林至今倣其制  
而用之于以警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  
人也若夫大定常應大序常寂聞非有聞覺

亦非覺以考以擊玄風載揚無思無為化日  
自永雍雍乎仁壽之域清恭之都矣

鐘

大鐘叢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睡  
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緩揚聲欲

長凡三通各三十六下總一百八下起止三

下稍緊鳴鐘行者想念偈云頌此鐘聲起法界欲開妙悟

皆開開塵清淨證悟仍稱觀世音菩薩名號通一切衆生成云覺

隨號扣擊其利甚大遇

聖節看經上殿下殿三八念誦佛誕成道涅槃

建散楞嚴會諷經齋粥過堂人定時各一

十八下如接送官員住持尊宿不以數限庫

司主之僧堂鐘凡集衆則擊之遇住持每

赴衆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

望巡堂喫茶下床時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殿則不鳴

堂前念誦時念佛一聲輕鳴一下末疊一下

堂司主之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

凡集衆上殿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

主之

感通傳云拘留孫佛於乾竺修多羅院造

樂八

二

青石鐘於日出時有諸化佛與日俱出密

說顯演十二部經聞法證聖不可勝數增

一阿舍經云若打鐘時切惡道諸苦並皆

停止又金陵志云民有暴死入冥司見有

五木縲械者告之曰吾南唐先主也以宋



齊丘之謨殺和州降者致此每聞鐘聲暫  
息吾苦仗汝歸白嗣君為吾造鐘民還具  
間後主因造大鐘於清涼寺鐫曰薦烈祖  
孝高皇帝脫幽出厄

版

大版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木魚後三下疊疊  
擊之謂之長版念誦楞嚴會做戒火燭各鳴  
三下報更則隨更次第擊之方丈庫司首座  
寮及諸寮各有小版閉靜時皆長擊之報眾  
時各鳴二下眾寮內外各有版外版每日大

眾問訊時三下坐禪坐叅時各三下候眾歸  
堂次第鳴之點茶湯時長擊之內版掛塔歸  
寮時三下茶湯行盞二下收盞一下退座三  
下小座湯長擊之

木魚

點八

三

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普請僧眾長擊一通普  
請行者二通

相傳云魚晝夜常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  
警昏惰也

椎

齋粥二時僧堂內開鉢念佛唱食遍食施財  
 白衆皆鳴之維那主之下堂時聖僧侍者鳴  
 之知事古退時請知事時亦鳴之住持入院  
 開堂將說法時諸山上首鳴之謂之白椎也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磬

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時大衆看誦經呪  
 時直殿者鳴之唱衣時維那鳴之行者披剃  
 時作梵闍黎鳴之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隨身

遇衆諷誦鳴之鳥起止之節

鐃鈸

凡維那搢住持兩序出班上香時藏殿祝替  
 轉輪時行者鳴之遇迎引送亡時行者披剃  
 大衆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時皆鳴之

鼓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叅普說入室並擊之擊  
 鼓之法上堂時三通先輕敲鼓二下然後  
慢相恭輕重相應音聲和暢起復連環隱隱  
轟轟若春雷之震擊第一通延聲長擊少歇  
轉第二通連聲稍促更不歇聲就轉第三通  
一向連擊擊之候住持登座畢方歇聲雙惟

連打小叅一通普說五下入室三下皆當緩

擊 茶鼓長擊一通侍司主之 齋鼓三通

如上堂時但節會稍促而已 普請鼓長擊

一通 更鼓早晚平擊三通餘隨更次擊庫

司主之 欲鼓四通次第候衆擊其詳見知

四

浴主之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准若新住

持入院諸法器一齊俱鳴

金光明經云信相菩薩夜夢金鼓其狀殊

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光中得見十方諸

佛象寶樹下坐琉璃座百千眷屬圍繞而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鳥說法一人似婆羅門以枹擊鼓出大音

聲其聲演說懺悔偈頌信相菩薩從夢寤

已至於佛所以其夢中所見金鼓及懺悔

偈向如來說又楞嚴經云阿難汝更聽此

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鍾鍾鼓音聲

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

耳往聲處

法器章終

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并序

第一九四册

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陳詡撰

守信州司戶叅軍員外置同正員武

翊黃書

星躔斗次山形鷲立桑門上首曰懷海禪師  
室於斯塔於斯付大法於斯其門弟子懼陵

點八

五

谷遷質日時失紀託於儒者銘以表之西方  
教行于中國以彼之六度視我之五常過惡  
遷善殊途同轍唯禪那一宗度越生死大智  
慧者方得之自雞足達于曹溪紀牒詳矣曹  
溪傳衡嶽觀音臺懷讓和上觀音傳江西道

一和上

詔謚為大寂禪師大寂傳大師

中土相承凡九代矣大師太原王氏福州長  
樂縣人遠祖以永嘉喪亂徙于閩隅大師以  
大事因緣生於像季託孕而薰羶自去將誕  
而神異聿來成童而靈聖表識非夫宿植德  
本曷以臻此落髮於西山慧照和尚進具於  
衡山法朝律師既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  
海豈惟必證亦假言詮遂詣廬江閱浮槎經  
藏不窺庭宇者積年既師大寂盡得心印言  
簡理精貌和神峻睹即生敬居常自卑善不

近名故先師碑文獨晦其稱號行同於衆故  
門人力役必等其艱勞然親兩忘故棄遺舊  
里賢愚一貫故普授來學常以三身無住萬  
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泯用此教旨作人  
表式前佛所說斯爲頓門大寐之徒多諸龍

象或名聞萬乘入依京輦或化洽一方各安  
郡國唯大師好尚幽隱棲止雲松遺名而德  
稱益高獨往而學徒彌盛其有徧探講肆歷  
抵禪關滯着未祛空有猶闕靡不緘藏萬里  
取決一言疑網雲張智刃氷斷由是齊魯燕

代荆吳闕蜀望影星奔聆聲颺至當其饑渴  
快得安隱超然懸解時有其人大師初居石  
門依大寂之塔次補師位重宣上法後以衆  
所歸集意在遐深百丈山碣立一隅人煙四  
絕將欲卜築必俟檀那伊蒲塞游暢甘貞請

卷八

六

施家山頌爲鄉導庵廬環遶供施仍積衆又  
踰於石門然以地靈境遠頗有終馬之志元  
和九年正月十七日證滅於禪床報齡六十  
六僧臘四十七以其年四月廿二日奉全身  
窆于西峯據婆沙論文用淨行婆羅門葬法

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室金錫鳴空靈溪方  
 春而涸流杉燦竟夕以通照妙德潛感于何  
 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迺相  
 發揮不墜付囑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  
 叙永懷師恩光崇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  
 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微言慕成語本凡今學  
 者不踐門闕奉以為師法焉初闕越靈藹律  
 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響風  
 發問大師寓書以釋之今與語本並流于後  
 學謂從事于江西府備嘗大師之法味故不

讓衆多之託其文曰 梵雄設教有權有實  
 未得頓門皆為暗室祖師戾止方傳祕密如  
 彼重昏忽懸白日其一唯此大士弘紹正宗雖  
 修妙行不住真空無假方便豈俟磨礱恬然  
 返本萬境圓通其二百千人衆盡祛病熱彼皆  
 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示滅此土灰  
 燼他方水月其三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  
 暗寺塔猶存藹藹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  
 是報師恩其四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碑側大眾同記五事至今猶存可為鑑戒并

熙八

七

錄于左 大師遷化後未請院主日衆議釐革山門久遠事宜都五件一塔院常請一大僧及令一沙彌洒掃 一地界內不得置尼臺尼墳塔及容俗人居止 一應有依止及童行出家悉令依院主一人僧衆並不得

各受 一臺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

一住山徒衆不得內外私置錢穀 欲清其

流在澄其本後來紹續永願遵崇 立碑日

大衆同記

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磨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巖徑峭絕

樵蘇之跡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爲官宅地形之術覩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爲吉壤所留鈐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

增創重屋其上以妥禪師遺像榜其楹間曰  
天下師表之閣云初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詔開山  
大訖頌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爲日用動  
作威儀之節頌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

聖

見互有損益自爲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訢學  
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  
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  
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爲  
言于

上得召見有旨令輝譔次舊聞以授訢使  
擇習於師說者共考定而頒行爲叢林法仍  
加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輝奉

璽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諭于  
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

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  
以通其變也佛之爲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  
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  
爲專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磨不階  
方便直示心源律相宛然無詰留礙世降俗



未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  
弘教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  
佛之道以達磨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  
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磨之傳派別爲五  
而出於禪師者二它師所倡殊宗異旨雖各  
點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於禪師  
九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  
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  
遭值  
聖時蒙被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爲悠久永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  
爲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  
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  
爲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

之一以爲其修三其修以爲其廣以至順元  
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  
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二月也承直郎國子博士  
黃潛記翰林侍 制奉議大夫兼 國史院

第一九四册

編修官揭傒斯書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  
 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知 經筵事張起  
 巖篆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趙世安光祿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易釋董阿同立石  
 古清規序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  
 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上柱國  
 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  
 賜紫金魚袋楊億述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

來多居律寺雖列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  
 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布化  
 元真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  
 隨行耶或曰瑜珈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  
 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

點八

十

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  
 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  
 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  
 也即為化主即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  
 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

屬受當代爲尊也所哀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椀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急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闕

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

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衆生

卷八

十一

恭信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况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輕衆壞法其損甚六今禪門若稍無

妨害者宜依百丈禁林規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大智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自此老始清規大要徧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集詳備焉億幸叨膺

旨刪定傳燈成書圖進因爲序引昔景德改

元歲次甲辰良月吉日書

崇寧清規序

夫禪門事例雖無兩樣毘尼衲子家風別是一般規範若也途中受用自然格外清高如

其觸向面墻實謂滅人瞻敬是以僉謀開士遍撫諸方凡有補於見聞悉備陳於綱目噫少林消息已是剜肉成瘡百丈規繩可謂新條特地而况禁林蔓衍轉見不堪加之法令滋彰事更多矣然而莊嚴保社建立法幢佛

事門中關一不可亦猶菩薩三聚聲聞七篇豈立法之貴繁蓋隨機而設教初機後學莫善參詳上德高流幸垂證據崇寧二年八月十五日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茲覺大師宗贖序

咸淳清規序

叢林規範百丈大智禪師已詳但時代濶遠後人有從簡便遂至循習雖諸方或有不同然亦未嘗違其大節也余處衆時往往見朋輩抄錄叢林日用清規互有虧闕後因暇日

撰

十二

悉假諸本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親手繕寫頗為詳備目曰叢林校定清規總要釐爲上下卷庶便觀覽吾氏之有清規猶儒家之有禮經禮者從宜因時損益此書之所以繼大智而作也是皆前輩宿德先後共相講究紀

錄愚不敢私以所聞所見而增減之如前所謂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爾耳觀者幸勿病諸咸淳十年甲戌歲結制前二日 后湖北丘惟勉書于寄玩軒至大清規序

禮於世爲大經而人情之節文也公革損益以趨時故古今之人情得綱常制度以揆道故天地之大經在且吾聖人以波羅提木叉爲壽命而百丈清規由是而出此固叢林禮法之大經也然自唐抵今殆五百載風俗屢

變人情不同則沿革損益之說可得已哉近者大川笑翁二祖唱道南北山日用軌則盛於當代至元戊寅依石林和尚於南屏猶得見其遺風餘烈及友雲明西堂出所藏抄本究心訪問編集成帙始此書之作或以爲僧

熱六

十三

受戒首之或以住持入院首之壬午依覺菴先師於承天朝夕扣問因得以祝

聖如來降誕二儀冠其前其餘門分類聚釐十卷然猶未敢以傳學者丙戌夏留雪竇千峯兜西堂論其詳丁亥春溪西澤和尚正其

舛得於見聞稔矣而尚以未身行之爲媿壬辰夏首衆雙徑小座湯有位次高下之爭諸方往往廢而不舉愚以西堂一出首座再出都寺三出後堂四出藏主維那知客侍者隨職爲位請於雲峯伯父力行焉訖事無敢諫

者元貞乙未備員永嘉天寧大德庚子補番陽永福乙巳主廬山東林皆行之無易庶幾人情爲折中然視古之清規不幾於繁縟乎盖由禪土鼓不可作於笙鏞問知之秋汙樽杯飲不可施於犧象駢羅之日曰禪林備

用清規備而不用之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  
秋至大辛亥秋廬山東林弋咸書  
勅脩百丈清規叙

天曆至順間

文宗皇帝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寺成以

十方僧居之有

旨行百丈清規元統三年乙亥秋七月

今上皇帝申

前朝之命若曰近年叢林清規徃徃增損不  
一於是特勅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輝重輯其爲書仍勅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大  
訢選有學業沙門共校正之期於歸一使遵  
行爲常法德輝等奉

命唯謹書將成屬玄爲叙玄嘗聞諸師曰天  
地間無一事無禮樂安其所居之位爲禮樂

贊八

十四

其日用之常爲樂程明道先生一日過定寺  
偶見齋堂儀喟然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豈非清規綱紀之力乎曰服行之熟故能然  
乎循其當然之則而自然之妙行乎其中斯  
則不知者以爲事理之鄭而知之者則以爲

第一九四册

安樂法門固在是也然使是書龐然雜而不  
倫則有序而和之意久而微矣故校讎之功  
有益於是書甚大而

兩朝嘉惠學人之旨相為無窮焉宋清規行  
楊文公億為叙本末條目具詳茲不重出云

至元二年丙子春三月上澣翰林直學士中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廬陵

歐陽玄叙

百丈清規行于世尚矣繇唐迄今歷代公  
革不同禮因時而損益有不免焉徃徃言

本雜出罔知適從學者惑之異時一山萬  
禪師致書先雲翁約先師共刪脩刊正以  
立一代典章無何三翁先後皆化去區區  
竊欲繼其志而未能也後偶承乏百丈會  
行省為祖師請加謚未報遂詣

黜

十五

關以聞御史中丞撒迪公引見

聖上得面奏清規所以然因被

旨重編令咲隱校正仍賜

璽書頒行受

命以耒旁求初本不及見惟宋崇寧具定



蹟公咸淳金華勉公逮

國朝至大中東林咸公所集者爲可採於是會粹參同

而詮次之繁者芟訛者正缺者補互有得失者兩存之間以小註折衷一不以已見

妄有去取也稍集咲隱凡定爲九章章冠以小序明夫一章之大意釐爲二卷使閱而行者條而不紊庶幾吾祖垂法之遺意得以遵承而輝懼夫學識荒陋何能上副宸衷作新軌範不過因人成事幸畢先志期

永樂北藏

百丈清規

學者無惑

而已若曰立一代典章非愚所敢知也或曰子汲汲於是書若有意於宗教方今國家通制昭布森列奉行猶或未至而欲清規之行乎

迂哉因語之然亦未嘗廢其書碩柄法者力行之何如耳佛祖制律創規相須爲用使比丘等外格非內弘道雖千百群居同堂合席齊一寢食翕然成倫不混世儀不撓國憲陰翊王度通制之行尼於彼達

第一九四冊

於此又何迂或者謝而退故併識于茲以  
告吾徒益自勉焉宋楊文公作古規序與  
夫三公所集自序悉附著云至元後戊寅  
春三月東陽比丘德輝謹書

無入

夫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八

三教平心論序

黜九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  
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於世化成  
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  
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踈焉狐

黜九

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  
確論也嗟乎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  
先聖無為之道翻成紛諍之端良可歎也比  
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  
美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悶辯析疑惑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秤  
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  
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  
與至公黨與出史記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繡梓以廣  
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

賢察其至理直趣

真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  
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第一九四册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謚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  
 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  
 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  
 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  
 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  
 視人猶已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  
 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賸日月群盲則同一  
 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

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  
 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  
 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  
 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誠  
 知皮膚也血脉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  
 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  
 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  
 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

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一洗紛紜鞶鞶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  
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  
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  
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  
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  
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  
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

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  
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  
不知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  
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  
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  
黜九  
切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  
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可以渙然冰釋也  
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  
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  
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

至於黃金滿籝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辯而明者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

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  
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  
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  
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  
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點九

四

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為  
報剎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  
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  
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為四洲東曰弗于  
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

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  
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  
也

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  
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  
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  
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  
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  
病死是為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  
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

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  
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  
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  
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  
一百萬貫方為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剎也一

點九

五

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  
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  
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  
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  
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

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  
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  
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脩行十善觀四念處行  
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偽無所容斷九十  
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  
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常用熏脩其間  
為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叅  
請而不怯不疑為物忘已則如忍苦割肉餒  
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



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  
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  
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劫而此心愈  
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四  
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

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  
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  
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証六通五眼得四  
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  
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

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  
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  
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  
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  
出三界之上是為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

聖九

六

為無上法王是為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  
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  
華經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  
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  
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

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  
 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  
 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  
 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  
 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

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  
 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  
 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  
 遍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  
 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

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  
 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  
 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  
 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

點九

七

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  
 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  
 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  
 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  
 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

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世間有人世間有琰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

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

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際以為儒家之五常即是其意也

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

背面七曰不惡二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痴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即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

點九

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

經掃地揚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臺惑徽廟天上神仙鄭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傳奕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傳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尚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

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為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為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為心不許以人是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

點九

九

佛以無相為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眾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牙而可壞偽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偽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

欲尊已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為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

王時孛始生於楚姑縣為周柱下吏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

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為道安用化胡為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畧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

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折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為菩薩猶未為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景上一乘不可言

辨九

十

傳之妙人天百萬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即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為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為老子則老子乃

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  
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  
以甚識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  
言相為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

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  
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而交攝則  
先天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  
也傳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  
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為一也今獨優

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  
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  
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  
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

點九

十一

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  
所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已者吾若尊  
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  
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  
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為方便之說謂佛教

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  
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為  
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曰前  
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  
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  
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  
將平其心以評之切以為議之當其罪則彼  
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其實則已說有時而  
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  
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可  
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  
乎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  
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  
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  
佛也則以為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  
蓋佛之說無涯而願之見有限對醯鵠而談  
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願亦嘗反  
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  
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  
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  
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  
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  
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

點九

十二

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  
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  
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  
唐有傳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  
七上疏謗褻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

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  
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西字戎輔秦穆  
以開墳業曰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夫絕羣之駿  
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珎非諸華之物是以漢  
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  
尚於此而為珎道出於遠方獨柰何而可棄  
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兄起於胡越苟可去病  
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  
藥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証無為其蠲邪

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疎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羅不足尚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司教而特三乘之通旨哉夫

點光

十三

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陳宇易樽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珎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

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土民入魍魎之徒眾况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並稟教以皈依是豈尊妖干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

為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僑倨但應禁非以私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臬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為臬鏡之事乎嫁取之禮尚捨不為况為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

國之廟以木為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為之神主以表罔極<sub>心之</sub>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

點九

十四

闐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哉傳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

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私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其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傳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有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傳奕也原道佛骨其

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即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為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為太史令特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悞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為南閩浮提之正中是

點九

十五

佛家固以彼為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  
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  
亦以彼為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  
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  
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  
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  
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  
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  
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為中  
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

為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為四夷外此更無去  
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  
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  
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  
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段盛故號曰大秦  
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  
國而漢書以身毒為中國信不誣也并盡不  
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  
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脩短

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  
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  
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脩短原於前世之善  
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脩短享  
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為之運祚之促者前世

點九

十六

之惡為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  
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  
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  
仁矣而回反天膳人之肝趾可謂不仁也而  
趾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

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  
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  
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  
位纔二十三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  
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  
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  
書乎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  
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  
舜禹在位鬪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  
為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

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為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

點九

十七

為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佛說為善有福為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

第一九四册

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  
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  
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淺陋可  
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  
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  
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  
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  
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  
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由是觀  
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

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柰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  
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  
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飡

點九

十八

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兄則  
孝弟忠信不素飡兮孰大於此今之以佛為  
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拙惡而趨善  
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



經後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  
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飡兮亦孰  
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  
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罕傳曰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

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傳曰盜不誦絕又  
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  
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  
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齋糧何斯  
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  
也天下富羨攘盜松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  
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  
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  
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

照九

十九

子何必患盜哉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  
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  
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  
稱其為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

第一九四册

太王而逃刑蠻孔子美其為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况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况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及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也于自釋迦

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導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况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尔而佛則無尔殊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尔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

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為曠夫箇箇為怨女哉為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為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媼離非梵行者永斷媼慾也離邪媼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

梵光

十

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媼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媼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成其飯雖經多劫祇名熟沙此為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媼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

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為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畫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即釋氏不淫邪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已妻妾未能遠離若得生天福曷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

點九

三一

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期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為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

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迹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為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為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

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慵奴爨婢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販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  
正晦菴所謂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販之者  
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  
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聖九

王

三教平心論卷上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冊

三教平心論卷下

靜齋學士 劉謚 撰

黜十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涅槃經曰爾時

黜十

世尊以大悲力從心宵中火湧棺外漸漸闔維碎金體成未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赤烏四年康居國三歲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

三七日聞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

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竊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高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

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此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識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

點十

二

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以梵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



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群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子不信則請以前所紀

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文中

子答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譯經序彌曰三藏聖教序有曰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真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誦曰繼聖教序有曰龍

點十

三

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苾芻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表休曰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誇佛者生為愚人死為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

術者果如是乎

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  
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蓋謂憲宗為佛所  
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甚哉孔子曰  
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

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為必真見其理  
之可為而後為之斷斷乎不為事物所惑矣  
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  
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  
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

宗為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  
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  
觀其初宏福寺也則曰專為崇穆太后追福  
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  
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為之序而名之曰御

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序愛其詞旨微妙  
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虞世南之卒  
而夢其進讜言如平生也則即其家齋僧造  
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  
莫之極也則普為義士克徒建寺刹享太平

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為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為不諫其奉佛乎

然十

四

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琬其欽崇皈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為然也宋璟剛介為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

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天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叅無住之禪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感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次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

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吾嘗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

點

五

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仁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

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愈之書欲朝廷因已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穫於負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傳之流者，非弊帛之聘肖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為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鑿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及于頔之相也，愈之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頔則屈強犯命，有擅取鄧州之逆，廣募戰士

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佾聲態雄侈有窺  
覷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奸謀王彥威謂  
其得全腰領為幸則頌乃少誠元濟之流亞  
也愈乃誦誄讚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  
有德而且言擬之以商書之灝灝周書之

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  
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  
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  
正方大二子譽之良不為過而猶不能免佞  
諛之誚况子頌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

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  
色孔子恥之讒諂則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  
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斤周璋惶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  
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

熱十

六

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初建於  
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  
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識者而後知  
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導而  
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為纔遭廢黜遽自哀

謬即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諛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况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冀以侈靡乎在都俞濟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况既蒙謫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仰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吉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室累矣况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愈何為易於動

搖如此乎愈詆佛為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為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為回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為夷鬼乃仙仙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纒遭遷謫即顛沛擾亂抑鬱悲燥既以封禪諛天子又以吉

聯字

七

凶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粮魄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顛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患失之愈啗事于頤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為能者藝為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為儒哉况愈之為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

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斯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母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屈而禮豈如

聖十

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辱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榮母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既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愈曰可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

與馮宿書自北揚子爲太玄時且謂勝老子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



固非揚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  
爲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太過而愈乃謂不及揚子之太玄何其謬  
哉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  
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

點十

九

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  
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  
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可毀則其言  
之矯誣也甚矣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  
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  
有道之國比之黃霸治潁川夫前毀而後可  
以譽則其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

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  
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蓋  
書讀墨之道壞其禍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  
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  
氏之道亦可謂之壞群聖之道也夫老也墨

第一九四册

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  
 以為老又指孔子以為墨不亦叛孔子之甚  
 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逢蒙之  
 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為可倣則  
 愈之叛孔子亦可倣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

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送  
 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彙行  
 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  
 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  
 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

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  
 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  
 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  
 愈之為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  
 抑非真儒乎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  
 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  
 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益常州  
 連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  
 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

乎  
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  
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  
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  
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

上及序送舉上人序送嵩上人序製南嶽大  
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謚碑製南嶽彌陀和尚  
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  
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  
過曹溪而題曰釋教譯于中國必托於儒之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諸  
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  
便學者日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碑於佛教  
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滿  
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

卷十

十一

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羞汙君之  
意初非附權勢而饗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  
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之事  
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為  
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

第一九四册

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即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槩韓嘗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遂遂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

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蚕桑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倣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恇懦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

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青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唐人皈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

熈十

十二

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庠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鸞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且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

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媾不妄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媾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

又曰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運達過去未來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

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  
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  
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跡六經子史  
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  
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

一  
點十

十三

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  
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  
不可逃之數也豈目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  
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又曰佛爲中

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  
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皆不可誣之理  
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皈向而鬼神欽必  
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槩公之詆佛乃師於愈  
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即  
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濮議頗喧物論即愈之  
請禪也老而悲傷睠馬憂顧張無盡謂觀修  
之書尺牒謀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  
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仙禱神同一  
見趣也所修曆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

說褒貶而為其緘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觀韓愈別傳乃之跋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為過也夫既排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彙同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密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密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上達矣檀波羅密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

點十

十四

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密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

非由下學而至。上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庵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之遠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真性。又曰：貴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

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汝真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真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遍無外也。又曰：各各自知心，徧十方一切世間。

所有諸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爲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

點十

十五

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潛執手爐入宮內，欲托生王宮，覺而後官生子繹，幼即病，目醫療不效，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



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因有輪迴之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是何其不察之也程明道不

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

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既還家卿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法罪重爲答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勅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荆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

傷道之事多出於雱及雱死後荆公彷彿見雱荷錢柳立于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雱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之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礪  
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  
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  
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

點十

去

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自不悟此豈可謂悟  
之者為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說去根塵  
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  
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  
尚可迴避心意識無你迴避處則學道者安

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  
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  
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  
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為  
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  
曰明極即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  
照世間明了心決聰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  
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

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以無我為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為知理乎

點十

十七

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為幻妄何不觀者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壁賦氏有是言哉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

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禍害甚於揚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為害可乎

第一九四冊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  
荅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  
却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  
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  
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  
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  
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  
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至於晦庵指其  
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  
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

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無理之時以  
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  
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  
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  
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  
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  
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而執滯此  
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  
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可執滯  
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

釋十

六

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  
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  
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  
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  
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

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  
勉以除理障哉晦庵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  
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  
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  
在晦庵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

遠茫茫振屣而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  
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覩未盡也所覩未盡而  
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  
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  
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

點十

十九

非儒者所能窮也晦庵曰就使其說有實非  
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  
者無以異晦庵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  
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

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倣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

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馬旦暮兩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犬也倣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乎爲舜犬爲

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觀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溪

點十

干

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惟視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非親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蓋亦詳觀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我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乎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始以其徒之至中國者觀之明皇問一行以國祚一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在天

第一九四册

津橋上看弄猢猻忠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蔽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尚此也抑不思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尚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識不至

點十

王

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耆域以一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嶽神受戒於

嵩岳珪曇始創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尚然自餘教觀之終未有如是之奇踪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鳥無傷者反為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為祭祀之齋致齋三日



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曰昔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沉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踰奴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沉酒爲召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則伊尹

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

雅十

三二

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肯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媻之戒爲臆說則美反正刺淫泆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媻也若曰布施之說爲狂言則賜貧窮賑之絕見載禮之所記是儒家

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知止而後有定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美事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口若曰嗔恚不必戒則尚書何以曰不啻不敢含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面從退有後言何以諄復於帝舜之命若曰綺語之戒爲迂闊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於事則貪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則邪說

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致其形緇其服非天下之中道則秦伯斷髮文身何爲稱之有至德若曰不嫁娶不養育絕人倫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聚何爲謚之以文行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粗迹論之不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犬妾婦而已矣

點十

三十三

牟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秦枚朝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褒不能使佛高子

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  
佛教哉祇自速戾于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  
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  
而輕爲之夫作史者採撫人之實迹設或褒  
貶不公尚有形禍况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

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  
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只  
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况佛以善道化人信  
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惡積則滅身  
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違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  
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  
云鬼猶求食張惟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  
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盟明神  
誣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  
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  
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  
姦惡况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

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絲爲黃能彭生爲

附十

二十四

豕載於左傳褒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初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若何足控搏化爲異物若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

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鏡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誇襲

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闍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

點十

二十五

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

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

一寐則其死也豈不甚易哉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以兢兢業業書驚夕惕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

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三教平心論卷下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册

重刊緇門警言訓序

步一

一性圓明人人具足瞥然妄念遽爾輪迴大  
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方便多門俾備為以  
復厥性然必志至焉氣次焉弗能以志即氣  
者往往陷於過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

步一

大根器乘本願輪滅却正法眼藏者出而為  
惡辣鉗錘噴拳熱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  
耳以烹鍊之以鈞陶之以掀翻而擴徹之以  
至或為法語為小參為示衆為警策為訓誡  
為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獎掖之以化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道而誘引之噫弘法願重愍物情深緇門警  
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者豈徒然哉乃若  
大明嚴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則  
又錯綜

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獨讚於其中  
焉或者以為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  
悖違宗旨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殺  
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  
不堪覩者眷彼雜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  
無碍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者豈殆所

第一九四册

謂理悟則一事備無窮而顯權宜機應者之  
準繩也歟嘉禾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  
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  
以見性而復厥本有自然之天與夫因指以  
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

之忘者同出而異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  
待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者之剎語也尚何警  
訓之有哉尚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  
空谷沙門景隆序

緇門警訓目錄

卷第一

馮山大圓禪師警策

明教高禪師尊僧篇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勉學上

并序

勉學下

陟一

二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 并序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長蘆慈覺贖禪師坐禪儀

勸參禪文

自警文

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三自省察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釋難文

梁高僧傳法主遺誡小師

右街宣僧錄勉通外學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周京師太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洞山和尚規誡

慈雲式懺主書紳 願文

圭峰密禪師座右銘

白楊順禪師示衆

步一

三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

八溢聖解脫門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捨緣銘

座右銘

規繩後跋

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右街宣僧錄三教總論 傳禪觀法

洪州寶峰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三祖鏡智禪師信心銘

戒定慧三學 釋法四依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擇畧諸文以嘆戒法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示僧尼戒相廣畧 度尼教意

尼八敬法

沙彌五德

引示袈裟功能

舉現事以斥妄行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示開制本緣

坐具教意

鉢制意

卷第四

漉囊教意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出家起世

三衣興意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示衣財體如非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陟一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四

住持三寶 化相三寶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懶庵樞和尚語六 四句偈

示比丘付已德行受食  
示比丘慎勿放逸

菩薩三事無厭 戒定慧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兄脚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少一五

中峯和尚遺誠門人

誠間

千崑長禪師示衆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卷第六

長蘆慈覺蹟禪師龜鏡文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笑翁和尚家訓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叅

褒禪山慧空禪師輪箴記

慈照聰禪師住石門查待制為撰僧堂記

應庵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開善密庵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司馬温公解禪偈 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 并序

天台圓法師自誠

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叅 黃蘗禪師示衆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雲峰悅和尚小叅語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慈受深禪師小叅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法昌遇禪師小叅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陟一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

六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釋門登科記序 顏侍郎荅雲行人書

卷第八

陳提刑貴謙荅真侍郎德秀書

慈受禪師訓童行 勉僧看病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觀心食法 大智律師三衣賦

鐵鉢賦 坐具賦

漉囊賦 錫教賦

贖禪師誡洗麵文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

吉州龍濟山友雲蓋和尚蛇穢說

大慧禪師荅孫知縣書

佛鑑勤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荅投子通和尚書

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晉王受菩薩戒疏 即隋煬帝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永嘉荅書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發願文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芭蕉泉禪師示衆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示禪人心要 誠問話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二

雲峰悅和尚室中舉古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古德渴熱行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或庵體禪師上堂

示衆

小叅

結座 真淨文禪師頌

靈芝照律師頌

古德垂誠 勉看經

勉應緣 勉住持

洞山和尚自誠

雪峰存禪師入闕

宏智禪師示衆

省病僧 大慧禪師示徒

龐居士頌 自保銘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

圭峰禪師示學徒委曲

登廁規式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卷第十

陟一

八

讚佛傳法偈 禪林妙記前序

石屋琪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結制小叅

上堂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鐘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屋撰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後漢書郊祀志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隨州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梁皇捨道事佛詔

緇門警訓目錄



緇門警訓卷第一

滄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刹那異世譬如春霜

陟一

九

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刹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迥脫塵世冀期出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擬弃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勅戒勅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音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冰雪止持作犯束

第一九四册

欲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  
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  
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  
年高鵬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  
傲未諳法律戢歛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

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  
聲食畢先起去就垂角僧體全無起坐松諸  
動他心念不存些些執則小小威儀將何東  
歛後昆新學無因做做纔相覺察便言我是  
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

見蓋為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  
踈野不覺躑躅老朽觸事面牆後學咨詢無  
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  
後生無禮瞋心念起言語詼人一朝卧疾在  
牀眾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惘惶前路

陟一

十

茫茫未知何往後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矣  
為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  
怕怖惶惶殼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  
者先牽心緒多端重慶偏墜無常殺鬼念念  
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

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  
豈可緘言逾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  
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畧伸管見以曉後來  
若不蠲矜誠難輪道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

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  
僧倫言行荒踈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  
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况乃堂堂僧相容貌  
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  
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一生空過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  
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  
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  
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于稽古  
形儀挺特意氣高闊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

嗚一

十一

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昔時聞於未聞故云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  
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  
見曉夕造惡即目交報歿後沉淪一失人身  
萬劫不復忘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

第一九四册

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  
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  
決擇深奧啓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  
宗難得其妙切須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  
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

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  
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  
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遮邊那邊應  
用不關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鬪報  
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

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他作則此之一學  
最妙最玄但辨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  
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  
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  
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

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  
方能廣益懇脩齋戒莫謾齟踰世世生殊  
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  
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  
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

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  
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與決  
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  
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  
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為久滯不

步

十二

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  
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嚮順形直影端因  
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  
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  
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脩莫空過日深知過

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為法  
侶乃為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  
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  
世間陰緣成質後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  
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刹那不測今生空過  
來世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  
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  
荆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遍研窮法理以悟為  
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

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明教高禪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性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脩形骸不貪生不懼死

陟一

十三

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汚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

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眾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巧食而食而不為耻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

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  
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恠其讀誦  
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  
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  
煦嫗貧病瓦合輿僮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

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  
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  
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  
其群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  
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

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  
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  
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  
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  
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

陟一

十四

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  
可不尊乎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緇雖衆謀道尤  
稀競聲利為已能視流通為兒戲遂使法門

罕聞教網將頽實賴後昆克荷斯道汝曹靈  
心請法潔已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異於  
華凡成聖發揮像法捨子而誰故須脩身踐  
言慎終如始勤爾學問謹爾行藏避惡友如  
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為法亡

軀有善毋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  
不拔處貧賤則樂以忘憂自然與禍斯違與  
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諂求榮達之期擇日  
選時苟免无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  
俗子之妄情宜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

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操  
死生不足憂其慮倘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  
陟遐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衆而衆自至智  
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使真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

陟一

十五

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  
肆跡混常徒在穢惡則無所間然於行解則  
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  
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以



上可不誠歟抑又戒慧分宗大小異學悉自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歸既而未曉大猷於是各權所據習經論則以戒學為弃物宗律部則以經論為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

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共熟機緣其猶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莅事咸曰勤王未見護一派而擬塞衆流守一官而欲廢庶績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

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管福如司於漕輓製樞右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備類我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當須量已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為善識淺則顛門是宜若然者雖各播風猷而共

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林夫如是則真迷途之指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位諒無慚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小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熒惑後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學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

步一

十六

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女畫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

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薺麥生焉夫為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啓陰不學陽則無

以閉聖人無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  
學不息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  
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  
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  
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

陟一

十七

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  
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  
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  
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  
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

柱史耶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  
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為曰知  
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  
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  
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  
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括羽鏃礪使深入乎豈  
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學耶

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有聖乎賢乎衆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怠冒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於不為博聞乎不為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辯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

令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息者聖域可躋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辯乎且愚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與草木殊矣惡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

陟

大

愚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息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數年而不

急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為愚為小人而不變者由不學耳中庸子喟然嘆曰吾嘗見耻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輟於學者未見耻飲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輟飲食者輟飲食則殞其命何必耻於不多耶輟學問則同夫禽獸土

木何必耻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耻才智不如則不學則亦應耻飲食不如他人則廢飲食以是觀之豈不大誤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與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輟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

且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懼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雖或彷徨戶庭夷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

海一

十九

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學之萬境無言而尚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

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於利也雖或萬求而萬不得而求之彌勇君子之於道也求之必得而望塗懷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私

教而復顯云爾

不脩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

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柱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軌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

登聖道之梯陞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  
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  
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由

陸一

二干

執我見憍慢貢高不愧無智妄自尊大見善  
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  
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  
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  
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  
賢故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自賢  
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  
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  
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為模  
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

第一九四冊

密室燈光徹窓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歲瑕  
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  
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卑世荒唐  
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  
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

陟

二五

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闍誦師方驚  
嘆乃為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授佛圖澄  
見以竒之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因  
駕鹽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  
慎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

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  
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着能如  
是者名真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  
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凌遲慧風掩扇俗  
懷侮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  
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  
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  
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



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  
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為業餘人一月  
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  
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  
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

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敘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  
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派傳宜躬書以成集  
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  
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  
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厲賓高德盤頭達多  
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  
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微世精草隸焉

陟一

王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  
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纔  
誦乃舍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

第一九四册

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朝曰大晉龍興天下  
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  
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逍遙唯寐以致誠剪髮  
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弃彼榮故無心  
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

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靜俗而可接於清才  
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  
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  
狂簡之言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  
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  
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  
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徧  
覩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

涉

二十三

真宗皇帝詔李侍讀飲仲容起固辭曰告官  
家徹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對曰巨  
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  
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  
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

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予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羅漢雖聖赤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

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畫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闈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

武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岬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蓋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自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見幾而作也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

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共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

陝一

二十四

後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

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念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晉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既為生佛之母亦為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空篋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空篋聲禪

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諸佛  
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  
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做  
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  
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

陟一

二十五

###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已虚心疊足跏趺收  
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  
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  
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

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棟非  
虛妄今身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  
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  
焉若也斂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  
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  
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  
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  
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為一解一行  
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  
手拈來五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觀體

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窳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為要苟不爾者脩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六槩助發真源果不廢脩即同叅契

長蘆慈覺贖禪師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慈心發私誓願精脩三昧誓度衆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

時於閒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脛上左足安右脛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舉身前向復左右

階一

二六

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着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

開日向法雲圓通禪師亦訶人閉目坐禪以  
為黑山鬼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  
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念起即覺覺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  
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為坐禪乃安樂法門而

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  
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  
資神寤然清樂若已有發明者可謂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  
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賺然而道高魔

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見前一切不能留礙  
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峰備證儀具明魔事  
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  
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中  
常依方便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定力易成

陟

二七

矣夫禪定一門最為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  
遮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  
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  
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閒處備攝  
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

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  
蹉跎况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  
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  
三復斯文自利他同成正覺

勸叅禪文

夫解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備必圓備分付  
叢林道伴初心溥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備  
行懶墮或高推聖境孤負已靈寧知德相神  
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但  
向胸襟流出不依地位備行所以粗解法師

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責行門此偏枯之罪  
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  
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  
遊市井之間心染閭閻之態所以山野常僧  
未免農夫之誚城隍釋子反爲儒士之羞此

懶墮之罪也何不再離煩惱之家重割塵勞  
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尋知己澄  
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歛禪衣而冥坐  
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漏疑  
滯冰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



足何妨萬行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杲日  
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  
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流入海總號天  
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冀銘心  
此世他生同爲法侶

步一

二天

自警文

神心洞照聖默爲宗既啓三緘宜遵四實事  
關聖說理合金文方能輔翼教乘光揚祖道  
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  
評郡縣官寮講國土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

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閒談遠鄙兵戈中原寇  
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自恃已長隱他好事  
揄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  
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  
濫觴禍終滅頂何也衆生苦火四面俱焚豈  
可安然坐談無義

緇門警訓卷第一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緇門警訓卷第二

陟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心光虛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  
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  
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

陟

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躡坐禪坐者何人  
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  
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  
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  
紜久久恬淡虛開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

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  
用自心反觀一徧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  
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  
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  
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

大狼藉剝削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  
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為雜事既  
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  
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  
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  
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戴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參禪學道幾般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只忘  
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坐究深淵  
源此道古今天下傳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  
不要守空閑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  
一義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還

如捉賊須見賊不怕賊埋深處藏有智捉獲  
利那頃無智經年不見影深嗟兀坐常如死  
千年萬歲只如此若將此等當禪宗拈花微  
笑喪家風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  
禁若是鐵眼銅睛漢把手心頭能自判直須

步二

二

着到悟為期哮吼一聲獅子兒君不見磨磚  
作鏡喻有由車不行兮在打牛又不見岩前  
湛水萬丈清沈沈寂寂杳無聲一朝魚龍來  
攪動波翻浪湧真堪重譬如靜坐不用工何  
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兮高著眼管取今生

教了辨着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  
抖擻精神着意看無形無影悟不難此是十  
分真用意勇猛丈夫却須記切莫聽道不須  
參古聖孜孜為指南雖然舊閣開山地一度  
羸來得也未要識坐禪不動尊風行草偃悉

皆論而今四海清如鏡頭頭物物皆吾聽長  
短方圓只自知從來絲髮不曾移若問坐禪  
成底事日出東方夜落西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避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不離草座成等正

覺度無量衆此黃面老爺出家樣子後輩忘  
本反為口體不務耕桑見成利養為便不奉  
君親免事征役為安假名服竊世緣以鬪諍  
作佛事老不知悔死為園菌良可悲夫汝輩  
出家當思齊草座之前自省園菌之下可爾

佛一

三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逍遙廣廈  
顧步芳除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  
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  
不知耕穫之頃弊不識鼎飪之劬勞長六尺

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豎之流几案沐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邪見橫生非法弃用非時飲散所費又難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况十號調御以我為子而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為師而奉之皇王雖貴

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予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登衢施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食之惠猶能效節一言之顧尚或亡軀况從頂至踵皆如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動隴畝馳驟萬端逼迫千計勞瘁塵絮或不足以蓋形藿茹食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

廣宇策杖開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譚避寒暑  
擇甘辛响斥童稚徵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羣  
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聳十纏縈結痴  
愛亂心狂愚患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  
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陞堂致禮耻  
尊儀而雨泣對格披寸慙聖教而垂淚或鴉  
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窮而苦之  
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廉弊之聲色免鑊  
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憐常  
啼酸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

反覆求已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  
識悟神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  
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蒙而剛強難  
化所以縈紆日異佇嘆中宵莫識救之之方  
未辨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  
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  
韋絃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  
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  
之野客其有茂聖言輕業累縱逸無耻頑踈  
不檢可為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

為三軸朝夕觀覽庶禪萬一若乃坐成龍報  
立驗地身牛泣登坡馳鳴遶寺或杖楚交至  
遍體火然或戈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  
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束紮  
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酌施主之恩托跡園

陟三

五

靡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  
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  
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賓四馳而不  
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  
歡娛美樂為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屬為何恃

乎嗚呼朝為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為傷子哀  
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乎或當倘  
百年而一遇將耻悔兮何央可不愴乎可不  
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佇勗書紳之誠  
將期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誥哲人殊跡道

化之洿隆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  
識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之  
後知予心之所在焉

釋難文

希顏首座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



自持遊歷罷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刹招之堅不荅時有童行名參已欲為僧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參已非為僧

器蓋出家為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為生死也為眾生也為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遠佛法大壞汝敢妄為爾寶梁經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善處通慧錄云為僧不預

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為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濫廁僧倫有詒於佛况汝為之邪然出家為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已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

疏二

六

偷竅博奕覬覦院舍車蓋出入奉養一已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烏鼠僧亦曰禿居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

種種業非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饒彌  
 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陷鍊圍百刑之痛非  
 一朝一夕也若今為之者或百或千至于萬  
 計形服而已焉論其中何有哉所謂熱翰而  
 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  
 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為祈福今反責以丁錢  
 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  
 如前日育王璉永安菴龍井淨靈芝照一狐  
 之掖自餘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  
 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

言師古曰狐掖下之少  
 輕系難得黃雉作掖

梁高僧傳法主遺誡小師

塵世匪堅浮生不久我光陰以謝汝齒髮漸  
 高無以世利下其身無以虛名尚其利莫輕  
 仁賤義莫嫉善妬才莫抑遏無辜莫沈埋有

附二  
 七

德莫踈慵人事莫懶墮焚修莫耽酒睡眠莫  
 強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營私利已莫恃強  
 欺弱莫利已損他無以長而慢後生無以少  
 而欺老宿無以財華下視物無以意氣高揖  
 人無以不善苦相親無以善而却憎惡無以

片能稱我是無以少解道他非無以在客慢  
主人無以為主輕旅客無以在事失綱紀無  
以徇衆破條章無以誹謗惟他人無以穿鑿  
覓他過好向佛法中用意多於塵境上除情  
袈裟下失却人身寔為苦也捺落裡受諸異  
報可謂屈焉况端拱無為安閑不役徐行金  
地高坐華堂足不履泥手不彈水身上衣而  
口中食豈易消乎圓却頂而方却袍為何事  
也其或剛柔得所進退含容堪行即行可止  
即止無貪眼下數省時中一點相當萬金消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得子以千叮萬囑苦口甘言依余言者來世  
相逢若不依余言者擬向何處出頭珍重  
珍重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開如也吾宗致遠  
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  
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  
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  
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  
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

第一九四册

而不許依其見也此上古德高僧能懾伏異  
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辭如夷狄之人言語不  
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  
胡語立便馴和矣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詼諧  
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

步二

二復禮以辨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  
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况乎儒  
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  
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孜為淹滯弱來神奇茫  
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  
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  
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寐寒清舉  
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緩心神道抗

志無為遼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  
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  
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

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繫仁負  
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  
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  
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

步二

九

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  
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  
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  
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鬼故得君主不望其報  
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滅

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  
行清潔通於神明悞怕虛白可竒可貴自獲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着邪弃  
正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恭為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誠

其一曰

卿已出家永遠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行辭  
親之日上下涕零剖愛榮道意凌太清當遵  
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  
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耻  
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

當專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弃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  
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已  
守節甘苦樂負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

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鷲東西劇如徭役  
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  
學弃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  
自憐

其三曰

沙三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  
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  
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  
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升斛與世諍利  
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

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  
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  
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急

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太山燒鍊為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  
向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親

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着惟道是欽志

參清潔如玉如水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  
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  
太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  
與世同塵今故戒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

陟一

十一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  
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  
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  
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廉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冷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是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

切蒙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

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大唐慈息法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



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私誓去貪嗔除鄙悒  
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真性若虛空自然戰  
退魔軍陣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  
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閑喪踵前賢  
敦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卧要精專

步二

士

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真經十二部縱橫指示  
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  
速須究似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  
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  
女耕夫汗血力為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

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嚙苦吐甘大辛苦就  
濕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  
求剃落八十九無依托若不超凡越聖流  
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  
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

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  
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  
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  
親授記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超然居士趙

令矜撰

嘗謂諸苦之中病苦為深作福之中省病為最  
是故古人以有病為善知識曉人以看病  
為福田所以叢林為老病之設今叢林聚眾  
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

涉一

十三

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豈  
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足  
供須此况佛之規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  
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躬乖方湯藥妄投  
返成沈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味逸言大

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  
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撫又復失優波待  
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  
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皆鄉  
曲故舊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輪病所與

然一新蓋有本今人是事色色成辦無可論  
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識  
者皆能達此衲僧今上直截機緣當於頭痛  
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於聲冤叫苦之際領  
畧徹困心密密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

從何來人病雙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  
正好為他将息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馬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  
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  
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  
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  
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  
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于色莫

聽于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  
小蚰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  
蔽捨弃淳樸耽溺淫靡識馬易奔心猿難制  
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途永泥英  
賢才能是曰昏惰誇拙羨巧其德不私名厚

步二

十四

行薄其高遠崩塗舒汗卷其用不恒內懷憍  
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玩暫時悲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  
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

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榮澄  
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嶽固彼金城敬貽  
賢哲斯道利貞

洞山和尚規誡

夫沙門釋子高上為宗既絕攀緣宜從淡薄  
割父母之恩愛捨君臣之禮儀剃髮染衣持  
巾捧鉢履出塵之徑路登入聖之階梯潔白  
如霜清淨若雪龍神欽敬鬼魅歸降專心用  
意報佛深恩父母生身方霑利益豈許結託

門徒追隨朋友事持筆硯馳騁文章區區名  
利役役趨塵不思戒律破却威儀取一生之  
容易為萬劫之艱辛若敬如斯徒稱釋子

慈雲式讖主書紳

知白汝知日之所為害善之法徧宜遠之損

階三

十五

惡之道益其用之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  
內蠹勿揚外儀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  
始陷禍之基自恃其德必有餘譏自矜其達  
必有餘非眷屬禁樹汝宜遠之利養毛蠅汝  
宜畏之釋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清香

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他思安禪禮  
像其則勿虧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  
如佛戒之說人長短如法慎之縱對賓侶口  
勿多辭頻驚光影坐勿消時芭蕉虛質非汝  
久期蓮花淨土是汝真歸俾夜作晝勤而  
行之

### 頌文

願我此身安隱修道離諸緣障正法無難國  
土豐樂常居林野樂獨寐靜衲衣菜食隨分  
知足常畏信施如禦強敵常離眷屬如遠大

怨常保禪慧如護珍寶常弃諸惡如去弊疾  
法衣錫杖禦魔甲兵繩床香罐資道調具捨  
此之外更無所貪習俗生常願莫相近嗜欲  
名利永非我徒毀讚虛嚮猶風過耳安忍違  
從志全道業

###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寅起可辦事省語終寤尤身安勤戒定事簡  
疎交將他非不足辨已過當自修百歲既有  
限世事何時休落髮墮僧數應須伴上流胡  
為逐世變志慮尚囂浮四恩重山嶽錙銖未

能耐苦蚩居大厦汲汲將焉求死生在呼吸  
起滅若浮漚無令方服下番作阿鼻由

白楊順禪師示眾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  
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

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如

涉二

十六

為已身彼此事辨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

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誠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

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  
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  
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  
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叅而未徹學而未成歷  
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

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  
為中人最大因緣能化眾生得見佛性深嗟末  
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  
口口談空日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  
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

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  
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  
回光立即翻邪為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  
修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  
相似便可食肉若吃酒如吃屎尿相似便可

陞二

十七

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  
若見已財他財如蠶王相似便可侵盜饒你  
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証無  
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  
他心只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

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  
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  
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  
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  
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畧不聽從自

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為宿稟業種生遇邪師  
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  
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  
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八溢聖解脫門

禮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  
 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經者明佛之理也坐禪  
 者達佛之境也參禪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  
 證佛之道也說法者滿佛之願也實祭理地  
 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  
 如四方四隅關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六波羅密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滯在  
 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謗佛經罪障  
 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死語甚蕩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治性外則  
 丐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  
 世之所重盡以剝除富溢七珍弃之猶同於  
 草芥貴尊一品視之何啻於煙雲極厭無常  
 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  
 枯蕪擊鉢何殊於破噐肩披壞服即是弊袍  
 肘串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命已沾八聖道  
 中儉約修身即預四依行內九州四海都為  
 游處之方樹下塚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  
 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踪稟聖教以無遠真佛

陟二

十六



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  
軍揮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消為四  
生之福田信非虛托乞士為義期斯之謂乎

捨緣銘

追遠報恩棄儒從釋刮磨舊習洗滌世緣截  
斷衆流壁立千仞文章筆硯盡把焚除雪月  
風花無勞朝詠酒散財色更莫回頭聲利榮  
華豈須着眼末流狂妄正法澆漓但欲變形  
何嘗涉道雖云捨俗俗習不除盡說出塵塵  
緣不斷纔親講肆擬作闍黎未入叢林望為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長老避溺投火豈覺盲癡却步求前寔為顛  
倒釋心儒服代不乏人釋服儒心世途目擊  
律防嚴暴禪息妄緣深究苦空常思厭離邪  
師惡友畏若豺狼善導良朋親如父母低心  
似地緘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氣端居靜

陟二

十九

室課念遣時送想樂邦一心待盡若能如此  
吾復何憂厭或不然子當裁酌

座右銘

四體不勤百事無闕端坐受用寧知所來但  
養穢軀鮮營淨福縱懷慚耻尚恐難堪况處

第一九四册

學庠濫參聽教求人長短壞彼規繩假托他緣閃避衆法輕陵先覺熒惑後生規度利名結構朋黨不遭惡疾必有餘殃 費精神終無成結昇沈由己善惡無門福謝禍來雖悔何及斯言匪妄汝曹思之

規繩後跋

咨爾學衆聽吾直言父母生身義當侍養師長受度理合供承而乃遠別鄉間躬栖講肆是宜親仁擇善建志立身討論不棄於寸陰持守無忘於跬步若乃縱無明之逸馬任業

識之野獫見善不遷作惡無耻或遭責罰或被擯治豈不負累宗親耻辱師傅濫他淨衆枉彼施心號無慚人遭不如意且十律檢畧示條章來學同遵令法父住

緇門警訓卷第二

緇門警訓卷第三

陟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無盡居士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志於深山幽谷之間  
穴土以為廬紉草以為衣掬溪而飲者蒸藜而  
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

陟三

腥薌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  
裹糧躡屩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  
為之樵蘇為之春炊為之洒掃為之刈植為  
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  
歲不自疲厭覲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  
之華床榻卧具之安氈幄之温簟席之涼窓  
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  
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

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  
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  
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  
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  
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

第一九四册

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  
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追常於山而及此也  
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  
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經行惟汝之  
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

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  
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  
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  
猴在檻外覲檀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  
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

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畫  
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  
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  
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鳥  
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

陟三

二

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汨溺極  
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  
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  
截觀音臂割文殊目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  
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尚

堪任何况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諮  
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  
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  
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  
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  
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出爲  
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  
是非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則足與

文厄陳古聖尚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  
天真竒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  
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

陟三

三

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  
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  
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  
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  
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

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爲耶荅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宣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朴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緩

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若模鑄金邪範漏模爲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爲邦合遵於衆聖成天下之壘壘復終日

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

勝三

四

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衒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

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况道流守寶不為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犧黃

之上乎苟弗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聞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絕揚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

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  
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  
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暴  
虎兇之猛况為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  
游崇儒也為僧莫若慧遠遠送陸修靜過虎

陟三

五

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  
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  
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獻法師序關中出禪  
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  
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  
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矜其辭義科之者逞  
其區分執塵搖松但尚其乘機應變解紛挫  
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所詮不求出離江  
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  
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紊而  
宣言曰不立文字遺其執文滯逐也直指人  
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



漸修之徒篤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為始  
馬直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  
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道法師總本於直指  
人心下削去今依舊  
入本補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水稍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謚曰祖印歲度  
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祖殿後建  
天書閣承閣為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  
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  
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子以名堂予又記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謾為之記夫選者  
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  
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  
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  
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

陔三

六

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  
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  
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  
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  
也去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留於心中歟然如

第一九四册

埃之入乎肯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

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拍堂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此矣深河東人<sup>伊三</sup>也甘粗糲耐辛苦<sup>七</sup>又從關西真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寞以及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

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  
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  
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  
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  
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  
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  
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  
哉

三祖鐘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  
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  
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  
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  
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  
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  
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時三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  
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  
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  
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虛華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妄  
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  
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  
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  
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  
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  
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  
禹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志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

### 戒定慧三學

陟三

九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衆生迷心爲  
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  
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  
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  
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機藉教脩然

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

則見祖懷究竟指歸唯在了義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

理性空通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極教盛明斯不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

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

空秉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

一分觀厭明違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

性真道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

義爲達理化物之道化猶變也證解已後絕慮杜

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

懷目擊之談莊子云目存豈不以言詮意表得

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上明義假語顯見義捨語也

今謂得義義乃是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

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謂得義

忘言仍須造義無有也

依智不依識者識謂現行隨塵分見眼色耳

聲就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

上明六識妄念人畜共依故有淪墜已下今依佛智即唯識觀今損過漸明也大聖

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執塵為識外所以化

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

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知倒難

清名為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

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

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

牛羊

陟三

十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

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

皆決但為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

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

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  
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  
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  
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為法王律是佛勅唯聖  
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  
圓窮盡衆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  
况餘小聖輒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  
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

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標宗云是汝大師以能軌物也或云  
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  
品樓柱聖道所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

序三

十一

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  
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  
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  
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糧如  
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大序如海無涯如寶

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衆典然於毗尼最所留意故篇聚

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為必以威儀為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况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說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

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昧矣

示僧尼戒相廣略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言乃出智論與律不同故問決之答兩列定數約指為言約即畧也故諸部通言不必依

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為持犯蹊徑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為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畧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畧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

律中佛姨母大受道尼同五百女人求佛出家深

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私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為三請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

勝三

十二

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私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輒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眾受者為明女報惑深智

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

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眾

受謂從大僧一眾邊受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

餘五百尼十一眾受故求那跋摩此翻功德聖

者言若無二眾但一眾受如愛道之緣者得

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

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

一尼學宋語通方二眾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眾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為

滅正法五百年後為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  
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  
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  
難為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  
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

陟三

十三

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  
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  
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  
者式叉摩那已學於戒應從眾僧求受大戒  
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

墻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授人七者  
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  
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  
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  
閑靜若有貪著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  
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  
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  
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

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無邊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猶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為法出家非三界業故說過前又云縱祀寶塔至切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時欣出雖未可數然其積微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

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為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眾齊奉不唯小眾終身行之不唯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眾俱堪物養人天師範

陟三

十四

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為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為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着重夏則着輕

春則着中亦為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身無耻白衣多貪重着也十誦為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含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準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

嚴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着袈裟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畜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者

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為應執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為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着如是衣故業疏云如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着一衣乃至後夜

法三

十五

着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形是沙門披着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

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入  
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衆於一念敬心尊  
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恭敬  
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  
神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

衆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  
在兵陣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  
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諸佛濟緣引賢愚  
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  
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蹉迦羅毗秦言軀

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着袈裟內佩  
弓箭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着  
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  
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爲惡心  
向三世聖賢

### 大教永斷縑綿皮物

鈔又引央掘經縑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  
手施持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  
悲不破戒涅槃云皮革履屣僑奢耶衣如是  
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律今有一方禪衆皆

着艾布豈非順教

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無非殺來足踏也坐具身披三衣也皆需業分非大士可忍豈比丘所宜請考

陟三

去

經文少懷信仰廣叙利害見章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雖順約義還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為永

斷之言據此為論頗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終窮囑累決了正教明文制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叙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

百載唯斯衡岳慈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綾羅闢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肯違聖教豈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畊鋤衣不蠶口荆谿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

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  
稟教修身真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爲利賣法禮佛  
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贓賄皆曰邪命物正乖

佛三

十七

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  
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  
持淨艷次後將洗諸天遙遮勿汚池也由邪  
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清淨者是正本  
也雖求清淨財體應法綾羅錦繡俱不合故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須制的今五  
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  
以衣爲梵服行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  
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  
青黃五綵真紫上色流俗所貪故齊削也資  
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  
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爲慈  
悲之服師何獨拔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讀智  
論見佛着粗布伽黎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  
聽律後便見蠶衣卧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

第一九四册

蟬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着布氎具問答云五天竺國無着蠶衣由此興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須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

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謹護如身薄皮常須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

陟三

下八

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為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真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家人虛懷為本無有住着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釋故有



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衆學不齊整也。又注顯  
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吉今準感通  
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畧為引之

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  
縠左臂坐具在袈縠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  
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制也後徒  
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  
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為風飄聽以尼師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壇鎮之此二制也後有比丘為外道難言袈縠既

為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

上比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

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水下此三制也於後比丘

着衣不齊整外道譏言狀如媼女猶如象鼻

陟三

十九

由此始制上安鈎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此即

也至置於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今項準此

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結罪舊云今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

第一九四册

十誦云鉢是恒沙諧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云三乘聖人皆執瓦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爲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

作鉢坯以爲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思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塗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着準

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趣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爲卧具故制長佛二叱搩叱手廣一搩手半廣長更增半搩手諸部論搩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搩手長二尺準唐尺則一尺六寸七分強此用二尺爲搩手準姬周尺也十誦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論亦

同鼻奈耶云新尼師壇故者緣四邊以亂其  
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須搽四角不搽則已  
四分云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十誦不  
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  
須捨墮非佛制故亦不應離宿記云爲身者  
陟三  
恐坐地上有所損故次爲衣者恐無所藉三  
二十  
衣易壞故爲卧具者染身不淨汗僧床榻  
故

緇門警訓卷第三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四

澆囊教意

呀四

鈔云物雖輕小所為極大出家慈濟厥意在此今上品高行尚飲蟲水况諸不肖焉可言哉故律中為重蟲命偏制飲用二戒由事常

呀四

現有用者多數故也記云出家之人脩慈為本慈名與樂無殺為先物類雖微保命無異此乃行慈之具濟物之緣大行由是而生至道因茲而尅同傳負識勿以為輕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資持引地持論云菩薩先於一切所畜資具為非淨故以清淨心捨與十方諸佛菩薩如比丘將現前衣物捨與和尚闍黎等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信檀越是也今時講學專務利名不耻五邪多畜八穢但隨浮俗豈念聖言自下壇場經多夏臆至於淨法一未露身寧知日用所資無非穢物箱囊所積並是犯財慢法欺心自貽伊戚學律者知而故犯餘宗者固不足言誰知報逐心成豈信果由種結現見袈裟離體當來鐵葉纏身為

第一九四册

人則生處貧窮衣裳垢穢為畜則墮於不淨  
 毛羽腥臊况大小兩乘通名淨法倘懷深信  
 豈憚奉行故荆谿禪師輔行記云有人言凡  
 諸所有非已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為今問  
 等非已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

付兩田悲敬而閉之深房封於囊篋實懷他  
 想用必招愆犯忽謂已財仍違說淨說淨而  
 施於理何妨任已執心後生做傲故知不說  
 淨人深乖佛意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  
 家豈非虛喪於戲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鈔云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  
 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瓊  
 褥金鏤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此之八名經  
 論及律盛列通數顯過不應又律經言若有

陟四

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  
 律由此八種皆長貪壞道汙染梵行有得穢  
 果故名不淨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機意狹  
 故多開畜又涅槃云若諸弟子無人供須時  
 世飢饉飲食難得為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

弟子受畜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貿易所須雖  
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記云  
上明大乘機教俱急下明小乘機教俱緩律  
在事者違事故輕則顯經宗於理違理故重  
小機意狹不堪故開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

人反謂小乘須戒大教通方幾許悞哉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僧網篇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  
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着良  
由虛妄之俗可棄真實之道應歸是宜開廓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况僧食  
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應隨喜而人情忌愜  
用心不等或有閉門限礙客僧者不亦蚩乎  
鳴鐘本意豈其然哉出家捨着尤不應爾但  
以危脆之身不能堅護正法浮假之命不肯

陟四

三

遠通僧食違諸佛之教損檀越之福傷一時  
眾情塞十方僧路傳謬後生所敗遠矣改前  
迷而復道不亦善哉慳食獨喫俄果或問僧  
事有限外客無窮以有限之食供無窮之僧  
事必不立答曰此乃鄙俗之淺度瑣人之短

第一九四册

懷豈謂清智之深識達士之高見夫四輩之  
供養三寶之福田猶天地之生長山海之受  
用何有盡哉故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  
法行勿念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  
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由此言之勤

脩戒行至誠護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  
云俗教尚謂憂道不憂貧况出家之士高超  
俗表不憂護法而憂飲食其失大甚也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資持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

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  
疎章記相傳引誠講者寡聞用為口實此由  
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殺方便偷  
蘭燒指然香違制得吉梵網所制若不燒身  
臂指非出家菩薩犯輕垢罪此蓋小機急於

自行期盡報以超主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  
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嘆其深功  
况大小兩教俱是聖言一抑一揚豈容乖異  
且經明出家菩薩那云不許比丘披云捨身  
非沙門所  
為傳列苦行遺身豈是專存通俗所明事存



通荆溪所謂依小不燒則易依大燒之則難保命貪生物情皆爾今以義判且為三例一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經中足指供養勝施國城若依梵網直受大戒順體奉持然之彌善二若單受小戒位局比丘

陟四

四

不燒則順本成持燒之則依篇結犯三若兼受大戒名出家菩薩燒則成持不燒則成犯若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並從大判不犯律儀若此以明粗分進否豈得雷同一槩頓斥為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誑邀人利養規

世聲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實儒宗之逆人直是惡因終無善報今時頗盛靜俗豈知則義淨之誠亦有取矣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鈔文云五分云為知若會等

知事差僧及學法會集等

書不得為好廢業不聽卜相及問他吉凶四分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為伏外道雜法中新學比丘開學算法十誦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毗尼母論佛言吾教汝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即行之不應行

者亦莫行之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託云以書  
 算卜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為因  
 緣故時復開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  
 則稱為草聖通俗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  
 為山水卜術則呼為三命豈意捨家事佛隨

佛四

五

順俗流之名本圖厭世超昇翻集生死之業  
 故智論云學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成  
 而刀自損又如視日光令人眼暗然往古高  
 僧亦多異學或精草隸或善篇章或醫術馳  
 名或陰陽顯譽皆謂精窮傍涉餘宗無非志

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為論議破於  
 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四分開誦此  
 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勢矜能形廁方袍  
 心染浮俗畢身虛度良可哀哉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資持云十誦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專精律  
 部若違持犯辨比丘事然後乃可學習經論  
 今越次而學行既失序入道無由大聖呵責  
 終非徒爾又彼律云佛見諸比丘不學毗尼  
 遂讚嘆毗尼面前贊歎波離持律第一後諸

上座長老比丘從波離學律也今持纜霑戒  
品便乃聽教叅禪焉僧行儀一無所曉况復  
輕陵戒檢毀咎毗尼貶學律為小乘忽持戒  
為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兇頑嗜杯斝自  
謂通方行姪怒言稱違道未窮聖旨錯解真  
乘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  
何削髮深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  
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羣萬中無  
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

歸敬三寶興意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歸敬儀云然則熏習日久取會無由事須立  
敬設儀開其信首之法附情約相顯於成化  
之功然後肝膽塗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極  
尊則敬逾天屬天屬即父母也曉教義之遠大則道  
越常迷經史等乃至云小乘論云教者以慚

陟四

六

為體也由我德薄前境尊高故行敬也今反  
無慚不耻深可嘆也大乘論云由信及智故  
敬於彼信故非邪智故與敬故引誠教信智  
及慚敬之本矣又引論云歸依者回轉之語  
由昔背正從邪流蕩生趣今佛出世興言極

第一九四册

尊遂即回彼邪心轉從正道故也於是乃立歸法有五等之差始於背俗之初終於入道之極皆歸三寶以爲心師之迹也所師極矣所爲大夫故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

睡癡等斯爲良證大悲經云佛過去時行菩薩道見三寶舍利塔像師僧父母耆年善友外道諸仙沙門婆羅門無不傾側謙下敬讓由是報故成佛已來山林人畜無不傾側以敬於佛又俗禮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傲

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是也

求歸三寶功益

敬儀云是知初心後進必須憑師善友今依止三寶常樂親近故大智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諸佛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

陟阿

七

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道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離火度水不離好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及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

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又如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稱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有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皈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三寶勝故

列示三寶名相

歸敬儀云然三寶為敬謁之尊是以明其相狀行者云歸命常住法身所謂如來成就十

力四無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等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功德智慧微妙清淨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安慰世間普覆一切無障無礙無所分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而能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常舉右手安接眾生放大光明除無明暗百福莊嚴萬德圓滿兩甘露兩轉正法輪濟益眾生出生死海是故號佛眾聖中尊無上法王

十二部經先語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耶四伽陀五優陀那六瓦陀那七阿

波陀那八伊帝目多伽九闍陀伽十毘佛畧  
 十一阿浮連摩十二優波提舍唐言一契經  
 二重項三按記四孫起五無問六因緣七終  
 論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  
 議上中下善義味清淨自然具足開現梵行  
 最上第一度於彼岸甚深實相平等大慧自  
 性清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此正法境界

陟四

八

無礙為衆生說不違實義由是無上出世良

樂破滅衆生無始煩惱

三乘淨僧所行三慧剛思修也是菩薩道披私誓

鎧策精進馬執忍辱弓放智慧箭然煩惱賊

直心深心決定正趣無上第一平等正道不

離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諸佛一切言教常以  
 六度度諸衆生常以四攝攝諸含識為尊為  
 導為依為救安置衆生佛菩提道是故號僧  
 法朋善友常以方便利益世間是良福田真  
 供養者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資持云三寶四種一體理體就理而論化相  
 一種局據佛世住持一位通被三時功由戒  
 力運載不絕故如舟馬何以然耶由佛法二  
 寶並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如標宗中

順則三寶住持違則覆滅正法又如華嚴云  
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等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歸敬儀云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為世法之  
所凌慢故稱寶也如世珍寶為世所重今此

陟四

九

三寶為諸群生三乘七眾之所歸仰故云正  
歸若無專信雜事邪神雖受歸戒不得聖法  
故經云歸依於佛者真名清信士終不妄歸  
依其餘諸天神斯何故耶以真三寶性相常  
住堪為物依自餘天帝身心苦惱有為有漏

無力無能自救無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寶有  
力能持言歸依者如憑王力得無侵害今憑  
正寶威福無涯故使神龍免金翅之誅信士  
超夜叉之難五種三歸皆歸此寶或即名之  
同相三寶由理通三世義盡十方常住三寶

此為至極經云若人得聞常住二字是人生  
生不墮惡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  
一時聞解熏本識心業種既成淨信無失况  
能立願歸依奉為師範固當累劫清勝義無  
陷沒如經有人受三歸依彌勒初會解脫生

死此乃出苦海之津梁入佛法之階位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者人能弘道萬載之所流慈道假  
人弘三法於斯開位遂使代代與樹處處傳  
弘匪假僧揚佛法潛沒至如漢武崇盛初聞

佛名既絕僧傳開緒斯竭及顯宗開法遠訪  
身毒致有迦竺來儀演布聲教開物成務發  
信歸心實假敷說之勞誠資相狀之力名僧  
寶也所說名句表理為先理非文言無由取  
悟故得名教說聽之緣名法寶也此理幽與

非聖莫知聖雖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寶也但  
以群生福淺不及化源薄有餘資猶違遺法  
此之三寶體是有為具足漏洩不足陳敬然  
是理寶之所依持有能尊重相從出有如俗  
王使巡歷方隅不以形徵故敬齊一經云如

陟四

十

世有銀金為上寶無銀有鍤亦稱無價故末  
三寶敬亦齊真今不加敬更無尊重之方投  
心何所起歸何寄故當形敬靈儀心存真理  
導緣說化義極於斯經云造像如麥獲福無  
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



情以造像故教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  
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  
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真形已謝  
唯見遺踪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推感如  
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

慢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真儀而  
焉說法今不見聞心由無信何以知耶但用  
心所擬三界尚成豈此一堂頑癡不動大論  
云諸佛常放光說法衆生罪故對面不見是  
須一像既爾餘像例然樹石山林隨相標立

導我心路無越聖儀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者謂釋迦如來爲佛寶也所說滅  
諦爲法寶也先智苦盡爲僧寶也此化相三  
寶或名別相體是無常四相所遷滅過千載

涉四

十二

但可追遠用增翹敬以賢劫中三佛已往無  
我第四群生何依長淪苦海解脫無路是以  
能仁膺期出世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  
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  
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

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林坐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誦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佛法僧寶不斷也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讚佛

天上天下金僊世尊一心十號四智三身度脫五陰超踰六塵生靈歸敬所謂能仁

讚法

萬法唯心心須至靜由彼一心能生萬行背覺為妄悟真則聖稽首法門昭然佛性

讚僧

六度無懈四恩匪常為人眼目助佛津梁體潤一兩心熏衆香道無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

未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  
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  
心不在經問對起居斷絕隔越又誦懈怠因  
事憤嗔嚴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瀆慢  
身口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供不如

陟四

十二

儀處非其地卷舒揉亂墜落汚傷種種不專  
不誠大慙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  
一切聖衆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滌  
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  
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

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  
人悉爲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  
起濟含識

懶庵樞和尚語

佛誠羅睺羅頌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  
證善遊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  
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  
直須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  
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  
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師云何不絕語言置文字破一  
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微塵者衆生妄念也大  
千經卷者衆生佛性也衆生佛性爲妄念所  
覆妄念若破則佛性現前此老人爲固執文  
字語言者興此歎也此亦是金鏡刮膜之義

涉四

十三

他日眼開方知得力

楞嚴經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  
種種業若不戒攝心者縱饒解齊佛祖未  
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况平平之人清涼國  
師以十願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慎爲義又

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經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也  
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不能受持  
四句偈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能

受持四句偈山野看來人人皆能受持知者  
萬中有一何故如此祇爲此經被他前塵蓋  
覆不自覺知也

示比丘村已德行受食

村已德行全缺應供者德行全可以應供德

行缺則不可應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歲或年五六十歲未嘗一日不應供也德行全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學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拖長老八十一其樹不生耳年齒既高園中葦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回光

日消萬兩黃金

示比丘慎勿放逸

增一阿含經云眼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觸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為食如今叢林中三八

念誦鳴鐘集眾維那白云眾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此語與增一頗同往往聞者以為常例如風過樹略不察采佛祖之意遂成虛設矣

菩薩三事無厭

涉四

十四

智論云菩薩唯有三事無厭一者供養佛無厭二者聞法無厭三者供給僧無厭今之學者雖未至菩薩地位撥棄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聖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圓融法爾如是故永明云擬欲蛙嫌

海量螢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者衆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證而得非唯諸佛菩薩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無善惡無持亦無犯是自性戒自

性無靜亂無取亦無捨是自性定自性本無知而無所不知是自性慧諸佛菩薩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異而戒定慧未嘗少異也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終

南山宣律師為弟子慈忍作

損害生命名苦業筋骨斯盡名苦緣經云食者從耕種鋤刈收治颺簸窖藏運輦春磨炊爨蒸煑聊設供給奉送又種菜造牆溉灌田園營為醬酢計一鉢食出一鉢汗汗在皮肉

唯四

十五

即是其血一食功力出於作者一鉢之血况復一生凡受幾食始從耕種乃至入口傷殺無數雜類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過一生衣服者養蠶殺蠶取柔織絡染浣裁縫衆緣調度無量辛苦計上下衣資凡

殺幾蠶出幾氣力蠶蠶入湯受幾痛苦是故  
佛教著糞掃衣障弊陋質糞得修道房舍者  
從起立牆壁穿坑掘地傷殺土蟲斫伐材木  
傷林樹蟲造磚瓦時殺泥水蟲放火陶冶殺  
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費財飲食衆緣勞損

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於塚樹草蓐自  
安念食是苦節身而食念衣殺命著糞掃衣  
念房舍卧具從苦緣生志樂頭陀三月一移  
念四事難消少欲知足經云受檀越食如饑  
饑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熱鐵纏身入房

舍時如入鐵鑊受牀座時如熱鐵牀寧破此  
身猶如微塵不以破戒之身受入供給三塗  
苦報皆爲愛衣貪食樂好房舍若破戒因緣  
還償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驅策或受畜生形  
披毛帶角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負重力盡起

而復倒虛受信施樂不足言及償施主苦過  
萬倍是故教汝知慙知愧慎護後世莫破戒  
受施名爲淨心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凡夫解義皆因聽學爲知法人身犯四重畜

八不淨財食取俗饌無羞無耻知而故犯不  
 畏後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淨禁戒後方  
 聽經汝用五誠得名淨心古者大德講華嚴  
 經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  
 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誦文

陟四

上六

字浩博寄心無所然文者當體即義何須人  
 語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  
 著何況著文字法離文字言語斷故大集經  
 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恃已見壞亂正法  
 天神瞋故三災俱起以是因緣佛法淡薄如

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無味諦思  
 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如是審  
 察名爲淨心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謂蓄養奴婢僮僕牛驢車乘  
 田宅種植園林花菓金銀粟帛屏風氈被好  
 枕細席箱匱盆瓮銅器槃椀上好三衣牙牀  
 坐褥房舍退屋厨庫碓磨脂麪藥酒雜鮭醬  
 酢異種口味王公貴重多人顧識生緣富貴  
 數過親舊餉送吊問申訴衙府身為衆首門



徒強盛講說相難好喜音樂常居一寺評量  
僧事迭相擯罰借問早潦豐儉盜賊水火毒  
獸之事經過酒店市廛屠膾獵射之家親友  
婦女琴瑟詩賦圍碁雙陸讀外書典高語大  
咲嫌恨諍競飲酒食肉綾羅衣服五色鮮明

陟四

十七

勤剃鬚髮不利如鋒畜八不淨財寶富足於  
此等事貪求愛著積聚不離名真破戒經云  
此等比丘名禿居士名披袈裟賊名禿獵師  
名三塗人名無羞人名一闍提名謗三寶名  
害一切檀越眼目名生死種子名障聖道遠

離此等十種惡名即為淨心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一者萬類之中人身難得如提謂經說今得  
人身難於龜木二者雖得人身中國難生此  
土即當邊地之中具足大乘正法經律三者

雖有正法信樂復難今隨力信不敢疑謗四  
者人身難具今受男形根無殘缺相貌成就  
五者雖具男形六根無缺五欲纏染出家甚  
難今得割愛出家修道披著佛衣受佛淨戒  
六者雖受禁戒隨戒甚難汝可於戒律中尊

重愛樂慚愧慎護於此六事若不觀察即便  
放逸深障聖道既超六難常應喜慶難得已  
得得已莫失如是思董名為淨心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聞性空持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

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比丘某甲稽首  
歸命大慈悲父觀世音菩薩仰願它心道眼  
無礙見聞動大哀憐冥熏加被一者願某甲  
早斷漏結速證無生三業圓明六根清淨二  
者願某甲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具足辯才四

無礙解凡是聖教熏習其心一歷耳根永無  
忘失功德智慧莊嚴其身根根塵塵周徧法  
界三者願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羣生梵行早  
圓三輪空寂直至成佛於其中間捨身受身  
常為男子隨佛出家發菩提心自利利他行

陟四

十六

願無盡然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  
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生  
彼國已滿諸大願足菩薩行與諸眾生皆成  
佛道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稽首圓滿徧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相好嚴  
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稽首湛然真妙  
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  
隨類皆明了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  
真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攜鉢利含識卵

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  
想雜類六道輪迴不甞停我今稽首歸三寶  
普為衆生發道心羣生沉淪苦海中願因諸  
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  
霧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

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  
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  
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  
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不見惡相  
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

陟四

五

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  
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  
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  
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  
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瘖瘂凡是

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  
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  
身安心靜不貪不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  
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  
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

盜不殺衆生不取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  
性行柔輒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  
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恃自財  
不恡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  
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

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  
杖鉤鎖刀鎗箭槩猛獸毒虫墮峯溺水火燒  
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岩頽堂崩棟朽搥打怖  
畏趨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  
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

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穿嶽居止樹神凡是  
霧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  
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  
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  
生斷見不着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

已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  
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  
一切衆生同爲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  
真出家爲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  
之器不乖孟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

佛口

二十

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  
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  
聲讚頌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  
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  
提思惟了義志樂閒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

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  
通具足化度衆生随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  
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  
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  
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

衆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  
根普皆充薰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  
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  
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  
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

阿脩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  
 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  
 無脩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眾不捨本  
 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  
 離舌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

陟四

三十一

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  
 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  
 脩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眾生悉皆成  
 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  
 願早成正覺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南無毘盧教主華嚴慈尊演寶偈之金文布  
 琅函之玉軸塵塵混入剎剎圓融十兆九萬  
 五千四十八字一乘圓教大方廣佛華嚴經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  
 惟心造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九會佛菩薩  
 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常願供  
 養無休歇九十剎塵菩薩眾常願悟入常宣  
 說大方廣佛華嚴經伏願某甲生生世世在  
 在處處眼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

經典口中常誦如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  
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願生生世世在在處  
處常得親近華嚴一切聖賢常蒙華嚴一切  
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善  
財菩薩願如文殊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

願如普賢菩薩願如觀世音菩薩願如毘盧  
遮那佛以此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  
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消無始以來盡法  
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  
切衆生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冤

業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集無始以  
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遊華嚴莊嚴  
海同入菩提大道場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心馬心馬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

陟四

二五

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非迷  
非悟絕聖絕賢思不可及強以言詮由體明  
覺遂生諸緣鏡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  
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  
邊乃生乃佛爲實爲權迷之則浩浩不返悟

之則了了相傳心焉汝靈心焉汝靈語汝豈  
忘誨汝須聽汝具萬法兮本自圓成萬法具  
汝兮其體空平境非實境名是假名汝昔不  
悟兮枉受玲玢汝今自覺兮可保堅貞觸途  
莫滯念起即惺六塵不染三毒乃清休更鼓  
之令濁兮失本明宜自澄之令淨兮歸元精



緇門警訓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陟五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已辨諸佛之慈心

步五

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爲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

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着好衣不耕田而食美饌何須結怨饗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己愚身直饒羅綺盈箱闔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刹或掛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已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箴以研窮志淺之流覽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刁鎗面帶  
笑容心藏劔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  
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攜之厚德如斯用意  
退十方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賢  
之譏誚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

我慢之高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  
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道今生勝  
來世奉勸大衆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  
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  
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  
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  
羣逐隊打關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筭  
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

陟五

二

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  
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  
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  
一等辨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纔上蒲團  
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

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辨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人手底時節須是猛着精采提一箇無字晝叅夜叅與他厮睚不可坐在無事家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厮睚轉鬪轉多

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宜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豎起春梁依前提起所叅話頭便覺清凉如一鍋沸湯攪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

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衆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

陟五

三

此道者難得其人千萬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與老僧指背偈曰瞻風撥草離家時一念途中善護持近日叢林風味別脚頭到處着便宜

石屋琪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  
洒執中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  
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  
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  
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

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  
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  
睡藜羹黍飯塞飢瘡淡齋薄粥通腸胃人生  
皆為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  
未明業識茫茫無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

汝皆非义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  
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音全孝義  
有言孝烏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  
母名敬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  
喧短策不妨閑徃還

結制小叅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着令人心膽碎扶持全  
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北向奔  
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  
茫茫無本據縱饒掛搭在僧堂直待板鳴歸

被位聚頭察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  
雲變隼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  
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  
外道經書勤講議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  
然渾不懼或遷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

陝五

四

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  
信心擅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  
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間處光陰盡虛棄  
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  
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

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它古之學道流直忘  
人世輕名利煮黃精煨紫芋飯一搏水一器  
爲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  
作累生計物外清閒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  
貴劫空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  
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游戲茲因結制夜  
小叅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  
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

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  
三食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  
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  
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它人過及乎歸到  
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跣在異類中

陟五

五

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  
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  
舉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一報之身如

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你了辦處著  
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  
四五十歲了也你喚甚麼作佛法任你以百  
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  
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

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悟對  
境還迷此事向道無你會處你轉要會轉不  
相應你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  
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異  
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  
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  
為火到處高談濶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年向

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  
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  
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  
綠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  
道流沒要緊遇弟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月恣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跨陷人喚作我持  
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  
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  
所持底公論你還知多少人在你背後掩鼻  
之不暇生死無你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

陟五

六

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  
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  
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  
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  
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

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  
教你知衆生結縛濃厚無你奈何處你若無  
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  
寂丐食鷄水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  
慚人所以知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

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  
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慕尔撥  
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為樂而共趣之逆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  
馳心志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清想接於夢  
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  
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  
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

陟五

七

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  
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  
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  
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  
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直言



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飡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

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体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為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

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為投閒者之誠

千崑長禪師示衆

叅禪為第一持戒為第二作福為第三禮誦為第四既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

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  
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  
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  
牙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  
畜生羣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

步五

俗人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衆  
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脩淨土者當  
如何脩衆無語復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

實不去又云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絕  
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為主死事大及  
乎聲利所動世緣所汨則生死大事置而弗  
論或為人扣擊則它辭託跋不能自決或云  
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  
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  
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見  
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

奪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  
消歸於寂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  
夫外道斷常二見逮乎四大解分痛苦所道  
識神無主隨業輪回決無疑矣假令定日尅  
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為奇斯由不見

陟五

九

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稱隨願力而  
堅侍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為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  
求生它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  
觀自己行從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  
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  
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脩能如  
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

蓋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况大雄讚嘆  
金口丁寧希後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  
仍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  
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  
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

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  
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  
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碍否若也了了自信  
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  
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

何嗟及矣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陔會二曰鬱多羅偈  
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  
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非

俗人所為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  
三衣外道裸形無恥白衣多貪重着雜阿含  
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  
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着  
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

陟五

十

身所着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着  
七條衣觀彼經文未必全尔袈裟正翻為漆  
或翻卧具據翻漆者祇是通制道俗受戒須  
服壞色恐其漆同特艷乖於法制乃云應教  
身所着染皆使壞色或有風俗不可盡制而

出家菩薩必須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着七條衣或翻卧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即其文也若尔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別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應與俗服有異尋

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備馘入道場時許着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刺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荆溪師云若却刺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須別造

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為未可故知雖三衣非出家服出輔行記信其梵網若已許着方等何故要須單縫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着等此出自聖意暫尔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

陳五

十一

之言方為指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攘灾免厄許與小片至如戲女暫挂獵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克挂一片而羅刹不敬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閑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眾

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  
罪戾必領納垂式便自陷深憊一生無衣覆  
身一死自負聖責何慮無惡道分觀斯之言  
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憊妄不  
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絡子濫觴久矣滋彰

近矣且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絡子名狀出自  
何文設以三衣破片而迴作者比丘衣捨祇  
合補治公不夫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  
名何殊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  
挂無妨者安隨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着耶

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灾厄不應常挂袈裟之  
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  
南山引僧祇龍着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  
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尚云無力况今  
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体全是非

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略書三種違教之  
咎庶幾讀之有過無大必改為善一者絡子  
名体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  
功濫參三賤違教之責冥報非虛二者制聽  
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既

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隋外道輩非  
佛者流南山云以雜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  
者是外道法結偷蘭遮况乎造非法衣殊乖  
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  
大乘者讀文尋竟莫守已情擔麻棄金殊非

陟五

十二

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  
無道俗傳持之軌誠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  
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為人  
不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陀羅耶昔靜翳法師  
值周武行雷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為乃坐

石奮刀徧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  
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數未能宜  
守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緇門警訓卷第六

陟六

長蘆慈覺禪師龜鏡文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

陟六

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為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為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為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為衆僧守護正教故有藏主為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為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為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為衆

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為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為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為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為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為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為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為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為衆僧為取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為成道故  
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  
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  
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  
也明憲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韜光  
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  
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眾如山  
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  
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  
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

也付已德行全關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  
計功多少量彼未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  
也酌水運籌知慙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  
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  
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  
隊六  
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  
真僧寶為世福因近為末法之津梁畢竟二  
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  
所以為眾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  
以率眾也容眾之量不寬愛眾之心不厚非

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  
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  
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  
祇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尅衆僧非庫頭  
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

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  
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替  
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  
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  
不關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

水不足寒暖失儀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  
預備不前衆人勳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  
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  
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  
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

陟六

三

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  
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  
以報長老也坐卧參在去就乖角非所以報  
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  
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凶非所以報維那也貪

婪美膳毀嘗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已妨人悞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

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同但知捨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以異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梅檀林下純是梅檀今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係在僧徒僧是敬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營權常

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  
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眾何  
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回避僧為佛子應供  
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  
豐四事供須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

陟六

四

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  
眾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  
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且過寮  
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  
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

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  
互有短長遠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  
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如師子身中蟲  
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壞也若欲道  
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為龜鏡焉

慈受禪師示眾箴規

身無量本  
大同小異

陞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眾集宜須先赴遊  
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  
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真風便見投子道

底靜牌纜掛宜各默然縱不掛時豈可談笑  
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  
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諳魯祖風便口掛壁上  
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貴  
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裹香爐種種所

陟

五

須宜收案下出聲持誦梁少稠人背靠扳頭  
輕欺大眾虛占案分掛物明窻不合律儀叢  
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尋諦味聖言契合  
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  
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纒罷

叙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  
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  
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  
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  
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已放叅開籠須

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  
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  
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于齋后  
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  
卓上裁紙糊卓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

知觸淨熨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妨衆用  
古聖補破遮寒縫了便休豈可朝昏事倚針  
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衆雲集方可跏趺  
盞索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  
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

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  
度請問耆年隨方毗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  
不必着忙款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  
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家事舊處  
安排瀉却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次戒護開

談張口如弓拔言如箭雌黃之事品藻他人  
說食說錢呵風罵兩牆壁有耳法令無親忽  
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毗陰晴  
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  
死口持經呪有負柴薪豈可猖狂恣聲談笑

勝六

六

衣盂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偷  
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賣分過如常賣不知  
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海  
門上士禪院高實但爲死者結緣莫被活人  
嗤咲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

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  
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間行恐招薄福祿  
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  
洗面本爲修行吐唾施盆喧聒大衆暗中動  
念自昧不知日徃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

籌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  
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  
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着腸肚十日知  
寮迤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  
先人後已大衆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

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甌  
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  
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  
衆人共議遊山翫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  
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護善遮惡取信

陸六

七

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  
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  
三喚不回相聚何益况乃心塵難掃性水易  
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  
鑽飯一堂文遠勝劣爭禪輪却糊餅兩個叢



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禪只要罰  
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笑不休奉勸後  
生高着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子夜亦然睡時宜後起宜先收單摺  
被候開靜動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罷莫猖狂盥漱低頭少使湯頭若痒  
時須待浴手中乾淨不相妨

寤靜身心展鉢時出宜先筋入先匙食巾收

摺須臨後左右和南禮莫虧

粥了和南飯後茶放叅藥石莫諠譁出堂入

戶清規合猶見叢林有作家

座元門首板丁當是甚禪和敢入堂追罰百

錢由自可高懸一榜最難當

入室陞堂念誦時從規合自具威儀近來一

等無羞耻直襖中間小袖兒

脫着衣鞋要整齊掩門宜緩放籌低密持咒

語輕彈指淨桶常將右手提

入浴披衫貴靜恭需湯擊板合從容不應觸

布安槽上雙脚如何着桶中  
 禮拜持經遣睡魔不須將此當嘍囉一朝突  
 出娘生眼執藥方知病轉多  
 頂笠腰包號水雲尋師切勿憚辛勤法門冷  
 淡須防護莫學尋常救火軍

陟六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  
 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  
 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  
 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

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  
 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  
 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任那邊討院住便揀箇  
 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  
 活遮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  
 禪固是難得其人我有見你遮一隊漢在遮  
 裏心憤憤口悻悻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  
 趁口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遮箇道理又有  
 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遮  
 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

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  
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  
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遮邊討巫  
師那邊討鑿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  
我佛如來爲三界鑿王四生慈父鑿一切衆

陟六

九

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  
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自心  
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  
到遮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  
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卧乃至娼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  
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趨趨歎歎縮  
縮絆絆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纏縛得來  
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  
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  
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  
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讚佐他一  
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  
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一  
畫畫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畫不斷處處被

第一九四册

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縛  
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  
量你遮臭皮袋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  
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構成  
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  
時便受寒水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  
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  
今日只爲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  
生你死你死我生生死死死死生隨業  
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

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  
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个渾  
身矮腰捺胯胡揮亂釐要做大漢大漢不恁  
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唇  
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

陟六

十

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  
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  
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着放下箇甚麼放下  
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  
己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

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閒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

看古人悞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具寔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煨煉煉來煉去

煉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籠洞具如顛頂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滴來吞遮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

陟六

十一

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語錄 褒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無爲居士 楊傑作

法界本無衆生生衆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  
言教爲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如  
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  
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智不得已  
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爲經優彼離結而爲

律諸菩薩衍而爲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  
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  
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寔聚  
言教而爲藏載寶藏而爲輪以教依輪則教  
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

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  
游性海解脫意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  
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  
爲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  
山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烟曩絕非志  
於道者罔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  
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  
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王年參尋而至後安

禪之堂卑隘墮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  
衆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  
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  
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  
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

涉六

十一

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  
漸漓人法替急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  
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卧其  
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  
罪明因果者如卧鐵牀若當寃敵自非朝夕

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  
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戒心汨蓋驢身  
利溫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  
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  
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號邑出家於雍州鄠縣

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應庵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  
生死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  
至於出世領衆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

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

階六

十三

念方來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

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真善知

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歲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庵老僧墨華書復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  
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真  
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  
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

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着我耽人舉枉  
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憊尤仰三寶以慈悲瀝  
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  
惱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  
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

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  
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  
侵嚴護威儀蝟飛無損不逢八難不缺四緣  
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脩習正法了  
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

陔六

十四

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  
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  
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  
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徧入塵勞  
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

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鬼  
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  
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  
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  
土披毛戴角負債嚼冤盡罷辛酸咸霑利樂  
疾疫世而見爲藥草救療沉痾饑饉時而化  
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益無不興崇次期  
累世寃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  
之愛纏等與舍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  
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家庵謙禪師吞陳知永書

某啟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  
樂如之叅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  
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  
也叅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

陟六

十五

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  
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  
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  
第之難也叅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  
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

然叅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念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易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爲難是名

無無爲易亦無無無亦無爲難亦無無無亦無爲易和座子撞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鍊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圖圖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咲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述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

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鋸鋒終朝長戚戚是名

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園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  
作因果

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不可掩是名  
不壞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

陔六

士六

光明歲

道德脩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  
佛菩薩

仰山飯戶部尚書阮中大撰

阮戶部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爛食者須知

來處難畧為諸人試拈看東泉西疇春早時  
畊夫餉婦寒且飢土膏脉起農事動牛領生  
瘡猶挽犁夏苗欲秀未成實無雨四天惟烈  
日背枯面裂汗流膏耘耨只愁稂莠出秋深  
稻熟如黃雲晝穫夜舂甘苦辛里胥催督王  
祖急官債私逋皆及身官債未償被鞭扑私  
債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飽幾曾家家留米  
羞齋粥住持老僧訟門求丐士緣化主撮收  
手胼足胝不敢憚櫛風沐雨何曾休五更雲  
堂門尚閉普供厨中人早起惟憂清衆粥飯

遲日日朝朝悉如是米瀋滿地凝如脂去粗  
存精運糞炊沸湯烟焰斃釜熱執務捨力良  
勞疲長板聲終木魚吼端坐禪床捧盂受細  
論變生造熟功却恐閻黎難下口不從香積  
世界來又非鬼神供爾齋一匙一杓至一鉢

陔六

十七

皆是求福檀信財維那白槌似璫響十聲佛  
名爛同唱行益纔遲忿怒生第二戒中念都  
忘古人都爲學道忙徧參知識遊諸方木皮  
草葉供鐘煮豈有此飯充飢腸百歲光陰如  
夢幻參請工夫宜早辦若還心地不分明佛

也難消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出長慶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  
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  
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

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  
堂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仍依

讚法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  
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  
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清善  
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

求其相中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  
出世時願我得親寂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  
度時願我得值寂後供養受菩提記

陝六

十八

天台圓法師自誠

三界悠悠一箇圓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  
目久沈埋野馬無韁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  
林逝波傾入無明塢紛紛萬類器中蚊蚋  
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殿中遊也向閻公鍋

裏煮循環又撞入胞胎交構腥臊成沫聚一  
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撐拄七情馳騎  
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  
依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  
聲受辛苦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

古金烏玉兔自摩空雪髮朱顏盡成土我嗟  
瞥地一何晚隨波逐浪空流轉追思古聖與  
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主人翁生  
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涯  
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着眼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但於自己覓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  
光直照西萬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  
名獨向金臺預高選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  
一回相括惱脩行惟有下稍難豎起脊梁休  
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中寶願

陟六

十九

同法界寃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緇門警訓卷第六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叅

陟七

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生死本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

陟七

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着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邨邊相應你  
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  
人匾檐拾橡栗為食大梅以荷葉為衣紙衣  
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  
堂與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  
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  
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  
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  
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  
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教古人為住持體

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  
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  
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  
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  
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

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又况活計具  
足風景不疎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  
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  
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  
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彫而寒林華

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  
寂爾消息沉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  
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  
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  
如癩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况亦孤負先

涉七

二

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  
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  
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着一句還喚達  
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  
每至說着古聖做處便覺無他容身慚愧後

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  
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  
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  
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  
者還見古人偈磨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

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  
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熱  
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咲猶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有遮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将何  
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  
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  
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到  
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柰你肉

涉七

三

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  
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  
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  
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  
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

第一九四册

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你不得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

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夜叅行住坐卧着衣喫飯處阿屎放屎處心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又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闍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迥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

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  
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厦切不可以溫飽自  
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

陟七

四

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  
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  
往來書只如何回出家人胷中貫古今筆下  
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了命若自懶  
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

永樂北藏

經門警訓

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鵠鴝禽鳥  
也尚可教以哥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  
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自當尚嚴師嚴而  
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  
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

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  
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踈寫染又拙覺時事  
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  
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字要

第一九四册

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  
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  
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  
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陔七

五

咨爾童行聽子試云高以下基洪田織起古  
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  
繁引略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  
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  
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累業爾等童耆今

各顯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  
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  
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  
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食蚤粥念念興慚當  
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

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  
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為人  
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無  
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晞顏晞驥子雲  
有言誦誦誦若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

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  
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為人報荅佛祖  
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  
心頌曰

負春剗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

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  
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  
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

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  
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  
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  
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  
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

陞七

六

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  
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  
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  
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

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  
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  
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  
盡眾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  
莊嚴於刹刹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  
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  
一痛切

雲峰悅和尚小叅語湖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眾云汝遮一隊後生經律  
論學故是不知也入眾叅禪禪又不會臘月

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  
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  
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  
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為旺化其間孜孜為道  
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

勝七

七

半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  
孰肯知非及乎編辟揆撻將來直是萬中無  
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眾來便乃端  
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紫



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

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

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弃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動着關挨子非師自然智徹  
庶老婆心觸人無忌諱刹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箇箇違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

離而今嘆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  
點頭心空親及第愚人信受拋家自逃逝  
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箇裏用無窮宗門  
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銅頭鐵額  
兒腦門須着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步七

八

慈受深禪師小叅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  
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  
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  
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

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  
似直是無人覩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  
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匾檐山和尚一主拾  
椽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鑊頭下菜高僧惠  
休三十年着一納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  
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  
口中減削將來供養你了便要邀福懺罪你  
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力未饑而  
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因而眠道眼未明  
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

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你  
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  
喜麈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  
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  
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

陟七

九

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  
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  
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  
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  
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  
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着遮般話也莫道焦  
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  
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  
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  
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  
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

第一九四册

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密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

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

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竒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

陟七

十

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泪淚世途如短販人

有少希求而忘大果于地諸賢豈不遵佛理  
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  
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

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  
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  
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  
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  
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

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  
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  
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  
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  
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

陟七

十一

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  
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  
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水凌上  
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  
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

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煉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着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

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

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傳燈

法昌運禪師小參

大凡叅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  
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  
將佛法爲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  
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  
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關過時今日三明日

陟七

十二

四遮裏經冬邇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  
學解到處掠虛摩唇符箬漢語胡言道我解  
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  
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着莫當等  
閑閑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拈你

贊嘆你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  
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  
那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  
計神通佛法總使不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

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  
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絲念未忘盡從沈墜  
你要識披毛戴角底麼便是你尋常亂作主  
宰者是你耍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你惑迷  
途者是你耍識寒氷鑊湯底麼便是你熨磨

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只爲道  
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  
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爲  
你三兄四弟但未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况  
天龍八部既來遮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

陟七

十三

僧饅頭邊討飯供養你說些子出家話莫被  
人我奔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那時作  
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着他肚裏事  
嗔心念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  
小節更問阿誰我問你悟見箇甚麼還脫得

觸體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  
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  
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拊檀有甚交  
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  
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  
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  
物不爲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  
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  
麼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  
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  
努力珍重 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  
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

人媿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  
以玉峰寺出帖請權住豈可爲一身法門同  
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謹謹納公帖  
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他年  
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  
肅尔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  
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  
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胃喜怒不

陟七

十四

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已之樂憂人之憂若已  
之憂容衆尊賢克已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  
善無背公義弃素所踈能不可矜勢不可恃  
無護已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  
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愠人之不知道貴

第一九四册

全生無靳世之為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  
 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援羣籍深示妙宗  
 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  
 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  
 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恚無

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  
 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  
 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廁  
 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  
 求解脫古先諸祖舉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

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為  
 毳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勘失  
 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  
 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陟七

十五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  
 登逸邈山迤邈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  
 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  
 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  
 妙旨他年成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

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百千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况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鷓鴣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莫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璫，瑶良工未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過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對尊，顏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嬉咲，則口業淨也。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於智襟，疑礙於耳目，輒莫容易實。

第一九四冊

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

陟七

十六

一鉢坐具漈囊是為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眾禮誦入堂受食則

着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踈麻苧為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為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

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鉢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

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遺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

陟心

十七

承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于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暫屈高明俯從

下意許容納受特為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

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齋衣鉢共

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

宣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經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榜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

墜許畢世以安間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爲法  
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  
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  
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  
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  
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強顏趨謁頻遭毀  
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  
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  
爲人無丈夫志况蓮華妙典鷲嶺極談大事  
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羣生悟

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  
誦持豈獨孤恩誠爲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  
精至早真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  
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  
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  
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况般若經  
身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  
陰近期於削髮爲僧遠莫於破魔成佛若能  
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  
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心哉

陟七

十八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法之深有開  
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  
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  
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  
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  
之見以我為是以人為非於佛法中是為大  
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為戲論爭之不已  
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  
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

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為是以餘為非也修行  
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  
一况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  
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種  
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

陸七

十九

豈可妄論優劣自為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  
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  
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  
以至于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  
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

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斲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求之也今禪家文字徧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恠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

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嘆慈悲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



行獨推觀音豈可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  
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為邪見然華嚴知識或  
在外道或為人王或為淫女引導眾生若以  
正修行者為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密女  
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為非也千經萬論止為

陟七

干

眾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灸此心  
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  
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  
只為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敘鄙見以  
復來誨或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

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輕安否所  
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  
事耳未間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嘗參月林鐵  
鞭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

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頭合  
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  
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  
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猴拾栗相  
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

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  
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  
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  
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

陟七

主

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  
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言  
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  
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須  
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

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  
不明淨圓學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  
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  
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  
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  
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  
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  
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  
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

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

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

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昧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

陸七

二十三

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黨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未教謂

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  
書所言靜處鬧處皆着一隻眼看是什麼道  
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  
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厮捱則起滅  
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  
家也其亦學馬而未至也姑畫吐露如此不  
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恠之待制舍  
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

緇門警訓卷第七

緇門警訓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陟八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  
夜常精進莫只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感悔多

陟八

生塵垢罪願承法水洗心骨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  
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  
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一等出家為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  
水須勤謹自有龍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  
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  
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  
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  
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第一九四册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聽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固前不見唯坊盧行者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

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厨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

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

脚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拋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頻事衆若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爲山水牯牛門外草

佛入

二

深常管帶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

面須揩却到底饒人不是痴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

聲皆不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冰雖是未  
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 靈岩石刻

凶海無家病比丘孤燈獨照破牀頭寂寥心  
在呻吟裡粥藥湏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  
身安可保老僧書偈示鼓林

寒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  
擬論方藥便把拳頭驀口搥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皈依南無十方慈  
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  
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  
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興  
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

步八

三

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  
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  
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  
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痴邪見諸根昏塞內外  
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

第一九四册

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  
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想聖容受  
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  
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  
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懣洗滌千生罪業  
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卧之中觀  
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某即時神通  
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  
理自然通曉得大辨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  
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

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  
衆生同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別座  
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  
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須  
運心作觀觀我能爲法師傳佛正教爲四衆  
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得  
聽受名爲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  
者是經爲經卷是爲紙墨是爲標軸是誦者



為當心念是口念是為觀齧和合而出為有  
我身為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眾為是實  
有為後想生四眾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  
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  
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為四眾宣

陟八

四

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  
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  
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為三觀於  
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  
法施雖無受者四眾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

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為法施檀波羅蜜  
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為持戒忍耐惡覺名  
聞財利皆不能惱名為忍一心不息從始  
至終無有慚愧名為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  
味名之為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

字句分明名為般若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  
行此法名之為實傳授外人名之為權若從  
生至老一生已辨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  
為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為了因高座四眾  
說授因緣名為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

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爲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爲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

涉八

五

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流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爲慈見苦不救不名爲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正覺之者願度衆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願未來

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歛手供養一體三寶徧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即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衆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即潤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衆淨食皆須作觀觀之者自恐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踞即開

食今新食照諸闇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  
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  
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爲三  
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  
新食之新是名爲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

竟空寂名之爲空觀食者自邨可食爲新既  
無新食邨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  
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爲中  
只中即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  
思議名爲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

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真規粗踈麻苧爲其躰獸毛  
蠶口害命傷慈青黑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  
涉倍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敬護也如

陟八

六

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  
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  
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嘆蓮花色  
女作戲而盡斷貪痴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  
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末流浮薄

正教衰遲競買亂朱之服率遭濫吹之嗤壯  
大於貢高我慢欺墜於碩德庵眉習以成俗  
愚不知非汝當敬遵彞範仰荷恩慈時時自  
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兮鉢水自被垂形忍  
界了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太

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爲量不大不小竹  
烟熏治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  
皎月清晨入聚群心發越黃梁傾散有若金

沙白浙高堆宛如積雪與香積之變現無殊  
比自然之天供何別咨爾同舟宜自凜括不  
耕不耘不鋤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  
口腹無厭貪源叵竭正念微乖羅刹已奪嗜  
時之甘美爲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

陟八

七

未徹杯水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  
起有節慎勿枉彼信施以養穢軀會須籍此  
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

物體則兩重疎布長四廣三壞新襟故彼形  
之大者可用開增吾身之小兮從初制度好  
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爲開焉知自誤嘗聞  
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者四方之基  
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爲護安禪講法

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  
步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漉囊賦

吾有漉囊製造有方緻練作底熟鐵爲匡其  
用漉兮深瀆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

我佛仁慈尚不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  
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內  
往返須將世多輕畧孰究否臧或聞而不製  
則嗤爲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斯由  
內無慈慙外恣踈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

之紀綱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  
有賴抑使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杖製有式上下三停聳幹六尺十  
二環圓而無缺示因緣乃死乃生兩結開而

復同顯空有不離不即匪以扶羸唯將丐食  
 執之兮居然寂寂振之兮其鳴歷歷直欲使  
 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懸之屋壁塵  
 垢易生長須拂拭擲雪外兮不以爲難解虎  
 競兮未須勞力幸哉凡愚蹈夫聖跡外露粗

隱八

暴內懷荆棘用之舍之兮能無夕惕

贖禪師誠洗麪文

詳夫麪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  
 檀越之脂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  
 尚恐難消况於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

味借美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鬣毛  
 白雪之狀逐水派離常堂口分之食三分去  
 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味稼穡之艱難滅龍  
 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无解冰消雖  
 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

一麥古來高士果菜充饑飲食之侈未除解  
 脫之期安在但願參禪得髓何須洗麪求筋  
 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飯既免多求妨  
 道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  
 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

洪雲同  
通極師

常成學徒  
不得洗麪深思舜老規繩湏是斬釘截鐵居雲

舜和尚制常住及  
諸莊並不令洗麪大衆同推道念莫嫌供養

蕭疎假饒斫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麪元符  
三年十一月一日住持宗贖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洗麪何曾振古風今日鼓

步八

九

林思舜老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莫將洗麪作盤飧為憐枉

費情何似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假饒凶歲亦傷財殷勤為

報諸禪者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湏愛惜不應過分太無慚閻羅老

子真難解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萬事皆從洗麪生舜帝昔

年為凍噐百僚猶諫不湏行

麪裏有筋湏有脚忽然筋去脚難行自家喫

着情猶倦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真肉闔釘肥鮮作假魚畫佛既

然成道果像生邨得證無餘

三冬洗處寒侵骨九夏蒸時汗滿身費水費

油無費火勞人勞畜亦勞神

道者踈食樂有餘淨人還不費工夫尋常普  
請供承外落得叅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箇中消息更天然成湯祝  
網從君意呂望垂鈞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一念無心過虎溪鉢裏飯

盛粗粟米桶中羹是淡黃齏

玉食尊官莫動情隨堂齋飯太粗生空門平  
等無高下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莫以蕭疎意便闌大抵精  
粗同一飽細論功過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拗叢林雖然冷  
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曾輕捨水陸尅精尚遠離今日此  
情猶未息低頭更念出家時

摩盤拭案強逢迎終愧禪林本分僧出世道

陟八

十

心隨日減順情人事逐年增

叢林枯淡變柴林日用蕭條古意深不洗十  
方常住麪唯叅六代祖師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較量終是有踈親當時建  
磨分皮髓後代兒孫洗麪筋



踈齋易備長安樂美食難消檢道緣多見水  
邊林下客一生無事亦長年  
已學壞衣爲乞士忍誇精饌敵王公有人解  
笑從他笑甘豎降旗立下風  
不是憂貧不是慳息繁飡道合如然通心上  
士應相委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蕘葷羶損戒香麪筋奢靡費常堂如今一  
筆都勾下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麪終歸剋化難因循多病障輕安凡夫福  
德能多少縱使滄溟也解乾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本來面目甚分明逐浪隨波太瘦生應被鼓  
林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撩天鼻孔氣凌雲尚嫌禪  
悅珍羞味爭肯噉愛麪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振領提綱似等閑十五萬  
斤常住麪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同過同功未可憑惜福此  
時因大眾無慚當日是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見說泥犁歲月長却恐那  
時妨道業不如今日且尋常

陟八

十一

第一九四册

叢林執事莫癡憨苦果耐因豈易擔更擬諸  
方問王老不知辛苦爲誰甜

僧家一飯且支身惜福由來戒麩筋大嚼屠  
門真可愧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

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

山僧持地改家常圖得吾門更久長若向此

時踈奉養免教他日悞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兵火屠燒萬萬家當日太

平思儉約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須趁昇平剪穉茅所以吾  
門增淡薄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蓋因高行出凡倫從教古  
淡無人愛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禪悅偏宜淡薄中下口若

知無味味舉頭方見不空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雲門胡

餅金牛飯一飽心頭忘百饑

百衲袈裟五綴盂二時寧復計精粗沙門畢

竟宜清苦軟喫修行道業踈

太平人物侈心開受用殷繁養禍胎慚愧未  
生癡福盡灾荒水旱薦頭來  
太平生齒漸增加美食鮮衣器用華地力有  
窮財有限此時宜儉不宜奢

辯才淨法師心師銘

步八

十二

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以食覆之以衣處  
身以室病之以醫百事將養一時不虧殊不  
知恩反生怨違四大互惱五臟相欺此身無  
常一息別離此身不淨九孔常垂百千癰疽  
一片薄皮此身可惡無貪惜之當使此身依

法修持三種淨觀十六思惟一行不退安養  
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序

序曰愚常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  
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愜再切實可警策

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宗卞蘭張說李邕  
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束勗婉婉乃千古  
之鑒誠資腴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  
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  
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縹

非逮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為爾諸身行為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惡  
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已之得則美無不克見  
人之失如已之失是亨貞吉返此之徒天鬼  
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滅紀不得不止守謙寡

陟八

十三

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熱語走是蹙蹙  
無輕賤微上下相依靠聖著書矻矻孳孳忠  
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  
彩暫京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為自  
墜言虛行偽艷殃爾壽湏戒酒腐爾腸湏畏

勵志湏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飾非過莫過  
於文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特文學是司  
奇薄患隨不忍害遂無足一此一彼誥官合  
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已惡木之陰匪陰盜泉  
之水非水世乎草草能生幾幾直湏如冰如

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已之慢  
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肯至理恬和慈暢冲  
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  
含齒禪月集

吉州龍濟山友雲葵和尚蛇穢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  
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  
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于毒  
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  
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寤

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懼有所忌寤有所懼  
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况財之毒  
尤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  
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汙乎形服  
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已貪之而

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  
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  
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  
生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  
虺好利者必汙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

涉人

十四

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  
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  
為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  
傷其性命而汙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為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又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偽已又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着論頌其義膺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

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着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

陔

十五

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譯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着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于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日恐是吠琉璃舊在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

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琅琊廣照祥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

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  
 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  
 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  
 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  
 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

步八

十六

相具足為因得阿耨菩提為離此着故經言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  
 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  
 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為因也以相是色  
 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

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  
 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  
 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為無斷無滅分恐須  
 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  
 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  
 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  
 時即名為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  
 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  
 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  
 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



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竒太過強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

陟八

十七

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

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

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

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  
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  
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嘆而已公  
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  
爲親故不覺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

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與義當尋  
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叅詳教徹頭徹  
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  
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  
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着死工夫厮捱忽

然打破涑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  
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  
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  
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  
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陟八

十八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特住夾山

惠懃啓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  
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爲人之取  
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欲苟  
異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爲有識者所

譏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  
為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聞此  
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敢忘近有  
禪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為兄弟請益  
寶竇其洪機捷辯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

今未有也某聞之不覺洒涕自謂高蹈之士  
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  
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蔓至此何  
太錯也此蓋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不  
憤今時邪黨翼說有昧古人之意故奮發大

用益舒卑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  
此然高明遠識者有以見亮必無外也第恐  
晚進後昆疑其言句尖新以為佛法只如此  
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所為害非淺就  
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學者某

涉八

十九

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于左右  
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  
者亦不罪於左右也不宣

荅授子通和尚書

某啓上比聞瓶錫赴緣授子四方歸德翕然

欽承無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派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辨正邪爲之驗人闕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象森

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遞代相承至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爲種草若齊眉共躅減師半德不

堪傳授若影響不真狐狼猥勢異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揚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鑿圍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碍若

透得一圈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碍自揚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祖先師先師傳之於新戒迺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切須子細恐濫宗乘有悞後學某自授先師印可握柄太平擬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

齊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  
按諸訛不出金剛圈栗棘蓬一時攝盡若能  
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萬億蓬圈悉皆無礙  
無疑俟容披晤款曲勘同倘若符合無差即  
幸甚矣如或未敢從命謹此奉聞伏希  
見察不宣

陟八

二十

緇門警訓卷第八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九

陟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顛禪師朕於佛教敬信  
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  
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

陟九

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  
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  
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敕廊清道倍又安深  
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  
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獎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  
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  
心深倍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  
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  
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

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  
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晉王受菩薩戒疏 即隋煬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  
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

第一九四册

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

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

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

陟九

二

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捨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諭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懣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



仰誠復釋迦誡仁本為和尚文殊師利冥作  
闇黎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薩陀波喻齋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  
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為臆說深信佛語聿遵  
明導天台智顛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

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  
礙辯先物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眾所知  
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  
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只  
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  
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  
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  
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  
種羅職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

隋九

三

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  
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為地平均六度恬  
和四等眾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  
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  
足成就皆滿願海揚廣和南

王親戒師衣物  
五十八事親書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龍魚飛曰諸  
笈四十餘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  
室岩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  
白雲縱自千里名花香果蜂鳥啣將猿嘯長  
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壇世上崢嶸  
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  
垂相訪

永嘉答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

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  
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  
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  
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絲終朝寂寂  
視聽都息心累圓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  
繁飡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窈窕雖有備而  
難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  
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  
歎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  
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

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  
夫欲採妙探玄寔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  
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首肅情塵而賞幽致  
忘言宴旨濯累食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  
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

陽九

四

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  
其方况乎鬱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  
森稍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  
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  
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

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  
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  
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  
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  
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

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  
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  
之喧寂耶且天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  
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  
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  
含霧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  
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  
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  
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倏長

陟九

五

居山谷隨處任緣哉况乎法法虛融心心寂  
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  
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  
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  
求靜者憎劫愛扭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

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屬無非宴坐微違納順  
愆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  
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  
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眾響靡異其源迷  
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聞寂非有  
緣會而能生我疑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  
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滅既虛  
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  
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  
會之則三途迴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

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紘  
紘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  
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  
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  
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昇動靜

常矩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  
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鄺遊逸形儀寂怕心  
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若拘其  
心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  
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言略此餘更

何由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冥寂之暇時暫思  
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盡耳不宣同  
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夫圓明性作塵勞出生入

陟九

六

死受輪迴異狀殊形遭苦楚夙資少善生人  
道獲遇遺風得出家披緇削髮類沙門毀戒  
破齋多過惠壞生害物無慈念嚼肉食腫養  
穢軀衆人財食恣侵瞞三寶資緣多互用邪  
命惡求無厭足耽滯嗜酒愈荒迷慢佛輕僧

謗大乘背義孤親毀師長文過飾非揚已德  
 幸哉樂袖掩它能虛誑欺誣競利名闔搆是  
 非爭人我惡念邪思無暫息輕浮掉散未嘗  
 停追攀人事愈精專持誦佛經唯困苦外現  
 威儀增諂詐內懷我慢更踈狂懶愒熏修恣  
 睡眠慳嫉貪婪無愧耻野田穢本將何用大  
 海浮屍不久停既無一善可資身必墮三塗  
 嬰衆苦仰願本師無量壽觀音勢至聖賢僧  
 同軫威光俯照臨共賜真加威救拔無始今  
 身諸罪障六根三業衆愆尤一念圓觀罪性

空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阿彌陀佛獨相随心常  
 繫玉毫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衆生  
 肉飲酒行淫作重非現身生陷大阿鼻萬劫

陟九

七

洋銅吞熱鐵願我臨終無疾苦預知時至不  
 昏迷善根慧念轉增明業債免魔咸滅異  
 香天樂盈空至寶殿金臺應念來親覩如來  
 無量光一切聖賢同接引彈指已登安樂國  
 即聞妙法悟無生遊歷無邊佛土中供養親

承蒙授記分身徧至河沙界歷微塵劫度衆  
生擔入娑婆五濁中普化群迷成正覺衆生  
業盡虛空盡我願終當不動移乃至今身及  
未來念念圓修無間斷仍將三業修行善回  
施虛空法界中四恩三有衆宛親同脫若輪  
生淨七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深神感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  
喜見聞恒爲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  
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宜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妙經一刹一塵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熏加  
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說皆爲勸請  
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  
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衆

雲水之人不憚休問君着甚苦來由異鄉彼  
此皆爲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卧  
兩片唇皮只管播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  
點自家過出家兒著便宜衆衆不是等閑披  
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箇老子

第一九四册

不據擺據你所作因還你所作果涅槃堂裡  
叫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  
是你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

涉九

八

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  
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譬諸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深香之人亦有香  
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平物我頓  
忘全體露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  
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脩身見古人若到諸  
方須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



鉢親明取不可貪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瀟灑共安居裝香掃地無餘事默耀韜光示智珠

洗衣

佛九

九

臨流洗浣莫疎慵入衆衣裳垢不中上下隣肩薰炙久身心動念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事略經行歸來試問同心侶今日如何作麼生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憍慢垢由來身業獲清涼玄沙有

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咲上流言下若能窮本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示禪人心要

第一九四册

近世多以問答為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恠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越口答取笑達者

試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如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為得出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尚如何言論並是出眾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

轉沒巴真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眾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咲俗子

改九

十

也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為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着便作驢鳴

馬喊諸人者似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瀉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慶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

是勤苦不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爲佛似諸闍梨還曾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

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牀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只是謾自己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諸闍梨還辦得个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

階九

十一

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爲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况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成魔語豈得了爲什麼不了着了時達磨不從

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寶墜在淤泥中。勤苦緊切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可只是者僧是善知識。邪遍地衆生。總是善知識。只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直

須親近知識。早是發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个什麼。鑊湯爐炭。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夫人身再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謔。自誑。失却光陰。虛延日月。展轉只是無明。擔重乍可爲俗。隨所任運。遣過時日。卻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國王地。着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骨肉是父母之體。着也不了。

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只如老僧不可是了  
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言定得除佛  
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何得  
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上堂

陟九

十二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  
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  
大難大難珍重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着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

雜事俱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柱杖  
撥草瞻風遠天下行脚且道還曾踏着田地  
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鉢中之食莫等閒喫等  
閒喫往往難銷水一滴容易披究竟出家何  
所爲直心實行能綱紀一顆圓光無表裡莫  
學尋常輕薄流平生涉獵誇唇嘴恣貪嗔沒  
慚愧善惡昭然難躡避三途六道正茫茫也  
好回頭自瞥地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爍爍如飛火雲發炎兮騰騰若  
炊江湖競熬煮草木半黃萎真金銷爍兮大  
石欲裂猛扁喘息兮蛟龍垂垂門有蓬葦兮  
屋無片瓦寢無帳席兮突有多兒耘苗匪僣

陟九

十三

岸水忘疲顏容抹淥黑背脊坼坼龜皮咨爾釋  
氏宜以審之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屋有畫堂  
虛室浴有清流曲池帳垂翡翠簾展琉璃閣  
尋泉石兮恣行恣坐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  
回頭一顧人間事飲水須知可度時無更恨

風伯休顛噴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  
腰牛頭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  
行八十里朝去莫歸率以為常隆化惠滿所  
至破糞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  
留東山破糞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  
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為游觀不  
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  
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

花制鞞以副緣約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  
宜小袖其可破紕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  
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  
今止掛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  
而嘆者也屢因私法致袖卒爲廢人方幸生

還逖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  
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閉關堅卧  
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衆  
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  
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揆已下視禪者如百

世之寃諂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  
汚而去庶幾雲庵瓜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  
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  
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鼓林知雲庵  
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

陟九

十四

當有賞音者耳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高僧傳

譯經 變禿爲華通凡入聖法輪所轉諸佛

所師

義解 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

常轉

習禪 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常住

安樂

明律 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同彼

金湯

護法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師外禦

其侮

感通 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於世間觀之

難測

遺身 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濁體迴金

剛身

讀誦 十種法師此為高大殊拘椽花果時

穰亦

興福 為已為它福生罪滅有為之善其利

博哉

陟九

十五

雜科 統攝諸科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輝

佛乘

或庵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

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



示衆

暗撒驪珠成兀礫閑傾鴆毒是醍醐寃將忌  
報滅胡種舉眼無親真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勿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闊  
卻墮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爲暗號通先天後地活虛空縱橫漏  
泄祖師意爭得渾家不點胸  
瘡破孃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羞慙胡來漢  
見非難易大事教誰更荷擔  
生獍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爪

峯爭合煞棒頭有眼蓋乾坤  
清平世界罷干戈無柰兒曹籍甚何急水灘  
頭拋直釣錦鱗不遇狂多羅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三尺冷  
光輝夜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瞎駟種草不消憑舊閣重關唾手羸湖海晏  
清還獨步功歸寸刃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寃讎熱血相噴肯便休反倒大  
家無寸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鳥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

來都不是如何陞降老臊胡

已躬日用露全真選甚行雲與谷神合掌低

頭又手處粗言細語在當人

離相離名無實法非心非佛若為猜了知極

則難分付不覺和聲送出來

陞九

十六

支郎入作葛藤多捏定咽喉不奈何轉得身

米添氣急可憐鷄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癩豎雙眉蓋生做

處難名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輸贏莫放開割捨拍

盲窮性命甞嚼鼻塌見全材

真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方知歲月不相饒逃生脫

死勤成佛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參禪逐外尋未嘗回首一沉吟眼光欲

落前程暗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談

地獄之中未是苦衆染之下苦無間死生大  
事還知否莫向青山卧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施利雖虧我不安奉勸僧  
尼勤讀誦鐵窻莫待電光寒

涉七

十七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贏得身心蟻子忙簿上轉  
經多積欠眼前業障自身當門徒施利魚顯  
水買得油鹽雪見湯年去年來何了日不知  
將底見閻王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勉住持

深嗟末法實悲傷佛法無人爲主張未解讀  
文先坐講不曾行脚便陞堂將錢討院如狂  
狗空腹高心似啞羊奉勸後賢休繼此免教  
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誠

不求名利不求榮只麼隨緣度此生三寸氣  
消誰是主百年身後謾虛名衣裳破處重重  
補糧食無時旋旋營一个幻軀能幾日爲他  
閑事長無明

第一九四册

雪峯存禪師入閩

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  
登三十二入閩早已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  
舉已過當須漸漸除為報滿朝朱紫道闍王  
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衆

蒿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  
大宜須覺地獄時長豈等閑道業未成何所  
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  
時中自着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  
客窓無帟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自  
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  
交煎總不妨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勤也要時時近好人蹭蹬莫  
隨愚伴侶蹉蛇又恐落風塵無良小輩頻頻  
脫得義高流數數親若也依吾如是誠佛家  
梁棟亦堪陳

涉九

十八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鏡牛不  
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  
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遮是何慮  
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姑蘇無作撰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  
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為智人之所  
嫌惡利有求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誠言  
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

偽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  
財強財必為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  
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  
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當修其正  
神悅其心

陟九

十九

為人難為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  
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  
象若是而能為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  
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  
氣象若是能為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高學

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不  
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  
智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爲人矣  
而欲爲人師者未之可也曷爲不易曰宗旨  
曰教義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  
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提宗旨矣能析教  
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境觀而能  
與人爲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不  
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  
徹矣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爲大導師

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  
猶之不可故曰爲人難爲人師不易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  
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  
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  
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觀照習氣若起  
當處即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  
之水不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  
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

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略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 登廁規式

登廁之法律制委明蓋欲潔嚴身器親近

涉九

二十

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諳則反汚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捉動輒得外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有方便護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大德况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勸諸後進

○經云若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牀不得登寶殿○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澆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污一槽之水○不可安淨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不得將觸處筓帚近水槽邊恐不知者誤將洗盆○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蓋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仰宣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初入廁

第一九四册

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廁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茲不繁引○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既在廁中不可語言作聲○文殊經云

陔九

主一

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廁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即收置淨處或拋在水中蓋尊重字畫不忍狼籍况書臭廁中豈不折福○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

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汚於桶內○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莫令穢垢釋氏要覽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爪養長寸餘以爲美觀尚縱穢軀應無淨行○常見惜福人用廁籌畢就淨桶洗之反汚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洗淨須用冷水則蓋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團或皂角或木屑或二



桑葉皆可○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事欲相導故超曰願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

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緣此觸尚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見超慙而改過識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現有警言於超也故知洗手必須依法因果經云觸手請經當獲廁中蟲報

○後架手巾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污淨手人衆屢五日一洗人少屢十日一洗○凡拭手時須將手巾擣而拭之庶得易乾○入廁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

陳九

三十二

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清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徧則獲一切清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入廁 唵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唵賀曩密栗帝莎訶

洗手

唵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唵室利曳婆醯莎訶

淨身

唵唵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省約用籌點滴使水屏

息語言安詳進止當念此身滿中盛屎臭不可聞穢不可視行廁革囊誠爲可鄙云何於身耽欲無耻云何於食樂着肥美結習成因果報必是一入泥犁窮劫不已苦樂在心昇沈由已道豈遠哉未之思爾

緇門警訓卷第九

緇門警訓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陟十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  
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  
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

陟十

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  
度宣演八萬四千門

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  
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 身為牀坐遍三千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若不傳法度眾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誦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 佛  
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  
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  
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又證報身又成今  
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  
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

第一九四册

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  
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  
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  
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  
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

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  
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  
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  
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  
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  
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嘆曰相好  
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  
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類父

陟十

二

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  
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  
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  
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  
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

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覓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

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癯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

略下

三

刻檀畫甃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後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

第一九四册

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  
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  
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  
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  
從鏤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飛駕水置之異

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後御  
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  
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  
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  
孫權燒推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

容般若真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讚弗沙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  
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  
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  
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  
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

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  
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  
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  
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毘羅衛  
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

陟十

四

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  
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  
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  
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  
義文廣故畧也傳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

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遠  
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岳十  
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  
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  
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

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  
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  
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  
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  
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

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有勝乞除

涉十

五

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

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紫荻粘檀沉香爲炬繞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



燬盡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  
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  
懷慚惡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  
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  
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

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  
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  
教即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  
上空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塵騰  
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子時天

兩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  
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  
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謚善惡業  
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  
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

陟十

六

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  
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  
人王媿好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  
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  
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

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具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為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誦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

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

陟十

七

尼隸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賣始以此論之延載前為僧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官使會通謁鵲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為官志慕出家願和

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爲僧行多浮濫通曰本  
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  
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  
垂攝受誓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  
既濫檢制與馬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

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聖澤洪  
霈持使穹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尚其  
法也明教嵩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  
攝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  
人望而儼然近世多輕僧因僧人自取然披

僧伽黎者若數世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  
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旦臨薨背時悔  
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爲削其  
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  
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

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  
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叅禪  
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  
天此土意爲僧之難有如此者若是大丈夫  
漢興與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

兩段向佛祖外一覩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為  
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  
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法晦致身寶公  
道場有年其為人謹愿朴厚有决烈之志無  
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為僧敬授敬信英偉持

陟十

八

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警策因縷  
縷示之亦欲世間賢士大夫興重教尊僧之  
心知前輩雖為富貴所折困末後亦有悔之  
者歲在己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  
其家貲為建文堂作脩廊方且鳩林以新法  
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  
未奉佛也安且強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  
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

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  
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碍隨  
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為子持書求誨决  
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  
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

京待報於智海禪刹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  
明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兩淚悲泣  
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  
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  
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

佛子

九

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  
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  
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風積形爲地積  
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品一切  
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

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  
因貪成競因競成瞋因瞋成狠因狠成愚因  
愚成癡此貪瞋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  
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歲或三十四十  
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爲

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如蚩  
蚩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  
羅密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  
愛汝愛能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意  
汝意能捨即能捨法汝法能捨法即能捨心汝

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媪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躡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媪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媪曰止

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眾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罽賓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立精籃竟佛云如是如

是以是精籃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為吾持此二說歸語擅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賓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

附十

十

修竹建精籃風捲蟪蛄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嗟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為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

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

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

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顛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

陟十

十一

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獲開潛深遁崇遠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

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

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

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迷生頓悟義僧等皆設臣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文許之談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

陟十

十二

不統善為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

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齋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眾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虛空界皆悉清淨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二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  
 為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  
 老報恩為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  
 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百餘  
 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

陔十

十三

以耆舊所聞攷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  
 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為大湖神龍  
 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鬪搗開  
 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  
 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

僧善信即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  
 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  
 慶菩薩有緣發願為眾僧炊爨三年寺僧却  
 之流涕嗟感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  
 焉逢隨即止遇湖即性即南邁以寶曆二年

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  
 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  
 于湖側屬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  
 之以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  
 不時本因人心黑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墻乃

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即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幕面號耳挫體久之方覺武陵即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

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享吾肉即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

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

陝十

十四

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止熟閱形勝關途南入以正賓主鏡崖壘澗鑿儀補砌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

侶雲集藹為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涼之  
 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  
 興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嗷嗷會予謫為郡守  
 舍禪律而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  
 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  
 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忍之後絕矣  
 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在馬祖乙  
 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  
 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  
 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

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為三  
 二三為六三三為九九者究也復歸為一一  
 九為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  
 謂方者上為方耶下為方耶東為方耶西為  
 方耶南為方耶北為方耶以上為方則諸天  
 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為方則風輪所持非而  
 唇止以東為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  
 為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為方則瞿  
 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為方則閻浮提洲象  
 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

陟十

十五

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

飛空過枝則休如龜游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昔崇寧元年

上月上元日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沉沉松烟暮暮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膝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墨彥是墨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佛之意兮祖之隨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

群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皆作黃金色  
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  
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  
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六當年不出戶不欲  
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

步十

十六

實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  
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真性我亦當年  
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它  
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

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  
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  
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  
在唇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  
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  
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  
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  
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聽耳聰特向經中  
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  
不聽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空世人縱

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  
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  
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  
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  
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

陟十

十七

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重佛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指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息致有布被莞蓆草  
屨葛巾初臨太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  
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攝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第一九四册

垢啟瑞跡於天中  
 爍靈儀於像外  
 度群迷於愆海  
 引含識於涅槃  
 登常樂之高山  
 出愛河之深際  
 言乖四句語絕百非  
 應迹娑婆示生淨飯  
 王官誕相步三界而為尊  
 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  
 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  
 息自期

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  
 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  
 閣王滅罪婆藪除殃若  
 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  
 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  
 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  
 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  
 今捨舊監歸憑正覺願  
 使未來世

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  
 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  
 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三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陟十

十八

緇門警訓卷第十



鐔津文集總目錄

行業記

此即序

陳舜俞撰

第一卷

原教

勸書 三篇又序

孟

第二卷

廣原教

并序共二十六篇

第三卷

孝論

并序共十二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第四卷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第五卷

論原 總四十篇

禮樂

賞罰

公私

皇問

大政

教化

論信

至政

刑法

說命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第六卷

論原 十五篇

問兵

巽說

存心

喻用

性情

第七卷

論原 十五篇

中正

評護

人文

福解

物宜

九流

明分

問霸

性德

評隱

善惡

四端

察勢

刑勢

品論

仁孝

師道

雜著 六篇

記復古

夷惠辯

第八卷

雜著 六篇

逍遙篇

君子

解讖

問經

道德

文說

唐太宗述

西山移文

知人

風俗

問交

治心

議旱對

術易解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宋子解

宋子解傲

書一封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第九卷

書一封

再書上

仁宗皇帝

書啟十二

上韓相公 四篇

第十卷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叅政

上趙內翰

五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三

書故狀

儒釋共四十四

與關彥長祕書

荅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負外

荅王正仲祕書已上七書凡 自為卷

受佛日山請先狀

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唐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四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自此元各為卷  
 與黃龍南禪師別幅  
 荅黃龍山南禪師次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荅圓通禪師讓院  
 荅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荅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孟

五

第十一卷

叙 一十四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 此即侍郎作附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為卷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詩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第十二卷

志記銘碑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五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記

六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然慈雲法師曲記

第十三卷

碑記銘表辭 七篇

秀州資聖懃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 十二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七  
刻石見戒  
檀院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蟾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第十四卷

非韓上

第一并叙

第十五卷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第十六卷

非韓下

十四至三十

第十七卷

古律詩

共六十首

第十八卷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十九首

第十九卷 四

諸師序贊詩題疏并後序

標漢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五

八

又序瑩道温作

石門惠洪禮高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吊高禪師詩一百韻又引

龍舒天柱山修靜贊并序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叙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秀序

鐔津文集總目錄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  
松靈隱山

尚書北田貞外郎陳

舜俞

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  
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  
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

五

九

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  
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  
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  
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  
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  
無述也師諱契高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  
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  
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  
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

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  
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  
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  
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  
有章表民黃鵬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

第一九四册

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

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卿即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

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

孟一

十

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

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

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

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

五

十一

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倣學者人真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涵老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  
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鐔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孟二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

孟

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  
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為  
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  
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情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  
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脩  
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  
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  
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  
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別  
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  
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農者商者技者醫者  
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

第一九四册

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實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

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而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

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脩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

五三

二

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



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

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

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孟三

三

度哉人馬度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

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

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

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

孟三

四

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繫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

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官掖其脩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

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  
讒不惡口不辱不志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  
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况五戒  
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  
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

五

五

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  
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  
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  
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  
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

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  
自吏而張之亦其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  
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  
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敬薄古  
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  
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  
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  
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  
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

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颺風颺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

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

五

六

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

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  
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  
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  
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  
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  
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  
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  
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浮惑之事者也  
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  
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

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  
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  
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  
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  
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  
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  
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  
為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  
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  
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非謂死其生

五三

七

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

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

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

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

積世而不成却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

孟三

八

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

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宜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

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



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大人多  
得其同則廣為道德烏呼余烏能多得其同  
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  
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  
邪子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

五三

九

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  
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  
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  
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散民混而易  
亂遂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

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默則誠  
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  
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贖也苟不能然自其人  
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  
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  
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蔽及秦廢  
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

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

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

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恡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為心則

五三

+

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脩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脩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

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

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屬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擇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必淺而及與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

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摺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

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  
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  
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  
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  
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

孟三

十二

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  
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  
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  
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  
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領而行之

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  
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  
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  
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  
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

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  
盡之佛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  
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  
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  
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

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

孟三

十三

今有人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感

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擬其大

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  
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  
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  
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  
無常師甚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

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  
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  
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  
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  
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

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  
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  
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  
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

孟三

十四

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  
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  
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蓋  
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  
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

可也豈抑入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遂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

孟三

十五



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  
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  
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  
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  
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

思也六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  
天解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  
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  
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  
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發天常而不近

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  
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  
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  
而務其脩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  
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

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  
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  
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  
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  
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

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  
 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  
 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  
 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  
 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

孟三

十六

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  
 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  
 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  
 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  
 則刺血寫佛之經像

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

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  
 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感亦烏能必感  
 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  
 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  
 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  
 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  
 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  
 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  
 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  
 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

說羊枯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普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

孟三

七

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晉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茫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

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日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

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必時銳於仕進望常若有物礙於胃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

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

孟三

六

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於然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

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  
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  
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  
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  
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

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  
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  
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

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  
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  
幽與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

孟三

十九

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  
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  
不以其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  
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  
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蘊淺深

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  
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  
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  
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  
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  
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  
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鐔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

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

孟三

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欲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半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吾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

第一九四册

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  
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繆其本  
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  
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

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  
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  
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  
廣大靈明莫至于道神德妙用莫至于心徇  
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

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  
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固其道凝焉是  
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  
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  
大者頌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

孟三

二

頌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  
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  
預頌而聞漸預漸而聞頌是又聖人之妙乎  
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  
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徧圓而未始



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

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

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觀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太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夫在於迹較

五三

三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

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  
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  
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  
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  
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  
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  
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  
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  
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  
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

儒佛之事豈知其堦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  
者溥天濔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  
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  
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  
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  
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  
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  
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  
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

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  
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  
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  
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

五三

四

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  
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  
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  
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  
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

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  
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  
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  
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  
有若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

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  
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  
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  
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  
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

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情萬物之感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

孟三

五

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

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疏疏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凶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

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東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覩之間不亦然乎心動曰業會業曰性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

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

五三

六

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

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

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苦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

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捨羣也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

並三

七

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啟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

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  
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  
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  
又致乎聖人之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  
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  
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  
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  
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  
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

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群生  
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毘曇藏者何謂也對  
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  
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毘  
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啟眾  
善遮眾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  
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  
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  
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  
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

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遍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

善

八

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

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



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脩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

垂

九

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

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  
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  
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  
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  
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

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  
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  
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  
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  
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

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  
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  
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  
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  
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

五

十

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  
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  
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  
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遙迹罔道棄本泥

也者過也固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  
 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  
 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  
 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  
 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帝齊文宣也及其

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  
 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  
 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必其善事  
 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  
 逆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順性也存本  
 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栝固殺罰自疑其

事佛無祜而佛因澄乃謂石虎曰王昔嘗心  
 體大順動合三寶知其可刑罰其可宋帝謂  
 不安中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帝謂  
 那如法也孤孽身狗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  
 得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帝  
 王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生也  
 必以此持齋亦至矣以命為之僧亦帝無  
 凡稱之日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  
 所謂古之達人遠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因澄  
 也摩古之至人孟三十一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脩人以種人  
 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  
 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

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  
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  
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  
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  
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  
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  
地之徃徃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  
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  
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

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  
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  
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  
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  
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

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  
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  
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  
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  
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

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

五三

十三

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

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儉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  
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  
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  
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  
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

五三

十三

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  
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  
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  
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

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  
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  
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  
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  
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

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  
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眾苦誓  
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  
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  
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

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

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恠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

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與僮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

五三

十四

為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

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慕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

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占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

孟三

十五

鍾山僧遠鑿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



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遠之見天子乎况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籍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

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夫茫然又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

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

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

孟三

十六

泐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泐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泐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

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

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

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下感性而不知脩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脩性而性溺惑也

五

十七

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脩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脩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脩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脩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

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脩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脩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

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脩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

也脩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  
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脩證者也旨哉天下  
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  
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

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  
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况之之謂乘覺之以  
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  
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  
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

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  
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訥之為  
家而投珎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  
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脩末以言  
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

孟三

十八

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  
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  
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  
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

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

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

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

孟三

十九

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

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衆生不求而至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

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詎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

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

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合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

壘

干

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與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

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無本或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

失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聖教編中

聖教編中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三

孟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下

孝論 并叙一十三篇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

孟四

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速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

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脩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道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剝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

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孟四

二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  
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脩其形容而其中不脩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脩其中而形容亦脩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考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

孟四

三

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第一九四册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焉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

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况其於變

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苟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

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  
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  
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  
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出魏巍乎獨  
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

孟四

四

其應物可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  
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  
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  
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  
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

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  
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  
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  
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  
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

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慶菩  
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  
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  
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

孟四

五

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間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

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與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與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脩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

乎是五者有一不脩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  
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  
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  
戒曰孝名為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  
不若篤孝篤孝不若脩戒戒也者大聖人之

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  
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  
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况其出  
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  
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  
親猶已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已之生也故其  
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

孟四

六

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  
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  
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

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

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脩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孟四

七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



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絜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

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脩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芟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

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眩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爲母儲殆欲爲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

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  
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  
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  
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  
祝之遽有觸骸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

二五四

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  
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起事師中  
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  
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  
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

藏常起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  
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練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  
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  
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脩  
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  
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  
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  
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

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捷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捷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捷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

孟四

九

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

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

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  
 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  
 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  
 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鑿六祖證  
 大鑿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

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  
 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  
 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  
 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  
 心者曰菩提心者脩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

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  
 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  
 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  
 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  
 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

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  
 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  
 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  
 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  
 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推輪法華豈不曰

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

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議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

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脩心則所請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

孟四

十一

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

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况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

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

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

孟四

十三

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誇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

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

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脩調神入道莫至

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皆  
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  
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  
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  
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哉

孟四

十三

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  
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  
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  
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  
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

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  
至也三歸戒直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  
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  
戒諍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脩所成也非證  
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  
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脩也以非脩而脩  
之故曰正脩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  
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謁如也  
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  
正脩而脩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



罔脩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

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革平之人以無記憮及其感物而發

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

蓋四

十四

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

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

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

人出世即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

五四

十五

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淘淘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大也天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

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  
生而知之特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  
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  
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于大聖人之所  
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  
道幸蚊蚋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  
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  
有爲之謂也有爲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

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  
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  
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群心之元心  
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  
群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

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  
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  
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  
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  
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

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繆  
乎而秦人以為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  
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  
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  
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

五四

十六

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  
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  
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  
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  
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

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  
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論道其言所  
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  
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  
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尔而文殊  
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  
不然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鐔津文集卷第四

孟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

孟五

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

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

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為人至愚也其為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

資有易為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朕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

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

孟五

二

廣大微皇極孰為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為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為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為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

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  
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  
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  
世益薄器器嚶嚶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  
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  
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  
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  
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  
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

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  
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  
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  
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  
君一作子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  
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  
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  
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  
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  
其程棧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  
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  
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疑乎天下而  
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  
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  
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  
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  
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  
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  
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  
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  
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  
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  
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若惡而增重  
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  
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  
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  
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



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

孟五

四

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濬下偏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為古而有為今而無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為

帝為王行之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學者其為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

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為然矣

###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

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性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為之禮樂刑政以節其

孟五

五

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為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為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為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為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

相凌為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為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為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為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為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脩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脩其身者其正

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

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脩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

孟五

六

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為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

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為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為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為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脩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

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五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七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為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  
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  
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  
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  
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  
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  
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  
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  
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  
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

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  
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  
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  
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  
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  
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  
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  
恩愛感激知別思慮狗從之情也故以其教  
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  
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狗從

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恠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

孟五

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

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柰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

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

孟五

九

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

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

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

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訝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

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

五

十

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然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教



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脩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噓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女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

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翱乎其似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子盪

士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

鐔津文集卷第四

鐔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孟六

論原初十篇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

孟六

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哀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

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  
 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  
 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脩五禮故其  
 治獨至於無為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  
 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蓋言舜脩禮得禮之實也作樂  
 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  
 夔脩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  
 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  
 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

道而不極極或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  
 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  
 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  
 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  
 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  
 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  
 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  
 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  
 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禮所以教順也  
 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

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沉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無一本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

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  
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  
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也大無  
為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  
聖人脩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  
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  
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  
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  
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  
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

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  
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苟私  
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  
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  
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作聖人或君子誠之則五材  
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  
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  
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  
民之過失而不章也脩五禮所以正人之恭

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五

四

伸也作政或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愆也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

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在執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

五

五

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

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為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

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



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

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

罰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

孟六

六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息歸乎私者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眾眾必隨之惡以懷眾眾必效之眾人無常心與利害

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  
 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婁委已者也  
 柔馬媚之與眾為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  
 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  
 之權須更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  
 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  
 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  
 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  
 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  
 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

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  
 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  
 賞罰者也

教化

美

七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  
 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  
 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  
 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  
 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

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  
感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  
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  
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  
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  
其氣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  
也所視者脩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  
政者必先脩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  
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則加

脩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  
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  
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脩於上而人化於  
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  
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  
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  
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  
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  
響順聲和似上二句文例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

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

孟

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

此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為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讎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脩而寬之不以

刑為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  
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  
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為  
其心今朕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  
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  
詞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焉  
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  
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  
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怱然不相  
從而為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

五

九

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  
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  
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  
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  
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  
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  
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

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盖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微然若甫侯之刑鄩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柰何又後

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

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聞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

與

十

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盖得其道也今之民偽盖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脩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為

遠言道之不遠可脩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  
漢文帝脩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  
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  
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

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  
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興  
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  
閉鎖表行旅而不畏糧歲卒斷獄不過三十  
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

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  
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  
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  
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五六

上

公道者導眾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  
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  
裁裁或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  
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闡聞也公私之所以  
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

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已而已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飡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虜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速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

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祭關譏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



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蘭相如之不校庶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

奕

十二

也蔑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

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感則民無所

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  
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  
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  
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  
小人苟信也正信故父行而不違其道也苟

孟

十三

信故父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  
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  
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  
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  
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

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  
表達路者堦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惑  
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  
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  
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爲後世者  
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  
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  
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  
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  
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

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愈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

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

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王五

十四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

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

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脩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

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既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靈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為人統

與六

十五

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為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偽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

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  
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  
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  
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  
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  
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  
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  
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  
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

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  
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  
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  
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秉正  
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秉天如君非得其  
恩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  
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  
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兀  
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  
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

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  
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  
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

五

十六

必能引決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  
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  
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體乎元極元也  
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  
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

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  
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  
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作仁或孰曰皇  
無道真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  
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

之云為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  
堯舜必不能徒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  
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偽因不稱  
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

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為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

子典六

七

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

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為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

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具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

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  
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時然而作

鍾津文集卷第五



鐔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孟七

論原 次前十篇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

孟七

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

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

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  
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  
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  
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  
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  
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  
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  
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  
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  
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

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  
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  
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

五

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  
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  
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  
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  
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

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

五五七

三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苟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首于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理當作擅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詐與讓矣揚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

第一九四册

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  
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人乎使禹得  
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  
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  
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  
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  
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  
修信也而霸執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

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  
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  
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  
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  
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  
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  
方會諸侯自北杏柢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  
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  
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  
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

之功也不稱者或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  
技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水以為好  
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  
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  
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  
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  
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  
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含諸噫致合天下

五七

四

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滯溺而  
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  
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  
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  
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  
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  
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  
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  
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  
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夫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

孟七

五

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

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

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

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  
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  
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  
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  
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

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或用或作則九  
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  
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  
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  
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責人道故曰人文也文  
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  
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

五七

六

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  
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  
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  
待德而忘之也志或司字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  
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

第一九四册

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

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必質為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

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孟七

七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



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尚

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

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

孟

八

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教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

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

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  
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  
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  
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

孟七

九

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  
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  
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  
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义  
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

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  
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  
天下偽偽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  
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  
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

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  
嘗睽也吁豈天為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  
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  
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兩眼燠寒風五者  
示天下之同之者也有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

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  
 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  
 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  
地名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此  
二字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

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  
 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  
 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  
 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  
 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  
 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  
 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  
 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

五七

一十

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故天下競  
 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  
 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  
 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  
 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

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

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脩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

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持也而君子不憚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

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

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遯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

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

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荀隱

孟七

十二

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sub>脫</sub>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

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彗聖之人如彼堯舜禹

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孟

十三

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惡小人

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

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宜作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隳其紀綱而命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

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

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已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

古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

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踈之也其盜跖饑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

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徵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徵則

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

孟七

十五

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

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

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

方髻鬢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憮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

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需是亦諛也而囂囂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

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  
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  
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  
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  
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孟

士

九派

儒家者流其道尚倫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  
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  
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  
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

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  
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  
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  
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  
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  
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  
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  
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  
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  
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為劇秦羨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

五十七

十七

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羨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

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後空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

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

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  
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  
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  
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澗門 契嵩

孟八 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

孟

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

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脩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

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

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入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日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

孟八

二



禮執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眾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

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

孟

三

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歛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

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

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典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入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

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

五

五

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馱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

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泊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

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別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有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

五六

六

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郭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稭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步大高之道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

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所  
 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  
 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  
 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  
 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  
 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  
 辨道之謂也

解譏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  
 容也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

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  
 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  
 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  
 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  
 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畫之矣安得

五六

七

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  
 婦不假姑以其幣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  
 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以直

相給仁義誼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  
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甚勢  
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  
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  
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

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  
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  
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  
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  
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  
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  
天下宜法

###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  
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  
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  
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

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三經而舍乎詩書禮  
 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  
 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  
 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  
 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

孟

八

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  
 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  
 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  
 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  
 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

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  
 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  
 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  
 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甯  
 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

所存故振之也揚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  
 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  
 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  
 詩之政或無政字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  
 為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



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牀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

五六

九

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

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為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

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克已而為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為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為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為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

盖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涂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盖無所質道而自薦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义也

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

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為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

孟

十

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义而益善小人之

交文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  
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  
不以非師而師於人  
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  
師者標道也標者表  
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  
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  
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  
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  
伯文王師於特子思武王師於  
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  
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  
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

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  
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  
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  
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  
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  
故古之君子不<sup>孟六</sup>苟尊而師人  
不<sup>十一</sup>苟從而師於人  
其存心於天下乎  
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  
苟為人師者之罪乎  
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  
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紆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

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為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

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

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

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

美

十三

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斬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

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苟况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

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

孟

十三

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脩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

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日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脩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

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

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蓋

十四

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竊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諤然不辯本或從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子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  
 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稿矣農夫忙忙無  
 所奈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莩相望  
 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抹之水火而雨  
 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

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  
 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  
 長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  
 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  
 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

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  
 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  
 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  
 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寃枉斯則亦救  
 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

五八

十五

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  
 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  
 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  
 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  
 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借恒暘若



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

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

則國事脩國事脩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

如此則國事不脩國事不脩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

為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躄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

孟

十六

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

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

惡人之朝耻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馬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馬能浼我哉但

五

十七

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脩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

不與人為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為恭乎不與人為善孰為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

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

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大隋  
紫問劉文靜坐與李壽連姻繫獄太宗入視  
刀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國大事也

孟六

十六

諫班師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

高祖初起義師西國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據義師會父兩糧盡高祖環攻太原太宗欲須入成陽高祖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不納神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  
威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討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於殿前  
 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

太宗初可汗寇涇州拒德彛之諂何沮天下之倭  
 便故刑白馬盟而去德彛之諂何沮天下之倭  
 和便故刑白馬盟而去德彛之諂何沮天下之倭  
 人也正觀初泰恭王破陣樂曲封德彛對曰  
 客以陸下以聖武譏亂六極泰樂系德彛對曰  
 如臨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客不  
 言過矣  
**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

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正觀初突厥諸部  
 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乘其亂  
 而滅之邪夜都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  
 待其有罪取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  
 而後擒取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  
 赦有罪朕不頻赦庶得一歲存教好人與杜  
 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初泰新樂謂侍臣曰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以馬場年治之隆贊皆由於此御史大夫杜  
 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王樹  
 夜庭齊之亡馬仲偁行路聞之莫不悲泣上  
 日不然而夫音樂之威人心微者聞之則悅  
 者聽之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至  
 關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至  
 仲偁其音具在公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  
 矣之公則不悲耳  
**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

肅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經人情亦何  
 有定虞書云平秩來作朕今見少陽之地何  
 村東郊於古禮也亦罷營閣之議何惜民力  
 何不令於古禮也亦罷營閣之議何惜民力  
 也朕德惟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上曰  
 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不賣  
 糧何天下之庶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曰十

第一九四册

戶不周行 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

無欺負也正觀七年冬魏錄因死者三百九十人分明年秋末就刑至是畢其

而相以 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魏太宗納魏徵諫

原之 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文

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

世以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

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

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

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

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

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

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

用禮以 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有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

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

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

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

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作爻或義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

五八

二十

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脩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契倫萬事敗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

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清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然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作爻或義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

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處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

夷

主

見各為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

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禪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鐔津文集卷第七



鐔津文集卷第八

孟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雜著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

孟九

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  
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  
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  
狼蛟龍隴候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溥乎故  
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  
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  
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  
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齊邪  
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繁  
何以明之黃帝之為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  
統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  
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  
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  
也士既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為生也其

第一九四册

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疊疊穆穆為綱為紀

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馬丘之為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

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為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為生也懷至和桀之為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為

孟九

二

極大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戾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眦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

與劍同鑊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繼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

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群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春容在聲而聽者不可以盡其音曄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

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借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

並九

三

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焚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

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與人  
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與人乎或曰明堂辟  
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  
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  
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闢茸其分定而其性不

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  
性全也與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與人是  
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  
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  
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

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  
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于  
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  
去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  
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

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  
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  
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  
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  
名夔之典樂也擊石撫石而百獸率舞徂公

之賦芋也朝三暮四而衆徂怒歎巴鼓瑟而  
遊魚出聽百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  
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  
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為人所化禮義  
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

亞九

四

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  
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  
而終彼獸居而人隨况大通乎况大全乎漢  
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為聖乎  
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

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  
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覩異國去而不動跬  
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  
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  
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

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  
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  
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沒身不殆故大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  
乘乎陰陽而過其交也故為聖人為賢人為

仁人為義人為小人為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

孟九

五

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入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

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為空感者皆為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為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為聖又奚缺如謂之唯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不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  
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  
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  
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

且感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  
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  
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  
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  
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

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  
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  
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  
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  
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

孟九

六

時浮沉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  
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  
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  
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  
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

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獠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剴健以割鷄解牛

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鐔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骯髒于世無所信適割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

孟九

七

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恠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



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啗龍肉而資  
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  
古則用於其國今也之評漫或亡幾乎息矣評  
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  
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

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  
夫龍之為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  
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止或是  
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  
呼屠龍聞之千古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

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  
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  
所託况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  
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  
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  
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  
遂聞其舍之山背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  
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鐘

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涼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止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

孟九

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姬少

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姬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因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

乎有本云龍亦  
有妄鳴乎

寂子解蓋師少時所稱  
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與妙  
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  
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

五九  
九

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  
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於  
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  
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  
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  
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  
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  
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  
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

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  
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歸聖人之志而與人  
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  
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  
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

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

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耶得

人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其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

王孟九

十

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

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  
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  
人由教以正其心或示欲人正心也者徹乎  
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  
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

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  
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  
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  
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  
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

焉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  
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  
達道與已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訾者悠然  
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蓋揭子之  
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適則

五九

十一

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  
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  
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

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

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遽蔭僂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

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汗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

五九

十二

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其間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以古今文與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為善者甚惑然此以關 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 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轂下誠欲幸 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為法不為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

第一九四册

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

堯

十三

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

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 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

善帝王之道也今 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 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 陛下之治體矣



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

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

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

堯

十四

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為當豈不然乎而學

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為  
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整徒欲苟三  
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  
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  
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

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  
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  
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  
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  
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

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  
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  
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  
為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  
為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

孟九

十五

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為詭異與俗相遠而切  
深譏之徒惡累蠶為患而不見脉患之深也  
黑黧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深則絕人性  
命也今聖人墮之剝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  
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

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  
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  
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  
在理者則難覩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

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  
為理幽奧而學者寡能見之甚雖不足與知  
今試推其大槩者歟端以進之 陛下冀  
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幸  
也其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

則其為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  
而真妄審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  
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  
心則其為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  
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

徒以無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  
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風而  
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  
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  
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

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  
唐不濫情梁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為德皆慎  
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 陛下素所  
留意其密資 陛下之睿聖者乃 陛下自  
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

卷九

十六

云云者蓋欲幸 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  
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  
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為其大端此又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  
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

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冀其姦  
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  
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  
野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  
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為  
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  
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  
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已齋戒縱生而止殺或  
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  
內幾徧乎閭里營成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

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真為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 陛

孟九

十七

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

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 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

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 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 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

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  
蓋其所得之道大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  
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  
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  
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

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人  
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  
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  
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洶湧其  
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

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  
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豈不之效  
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為福為祥而如此此  
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禋天地祀  
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何以異乎祭

孟元

十八

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  
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  
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  
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  
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為異端惡其雜儒

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揚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揚墨為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

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為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

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 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

堯

十九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

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

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

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



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虛空感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蓋元

二千

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大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

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為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

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速推之豈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其殤子者纔生則死

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  
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  
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真意而未發者  
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即以他生語之  
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

孟九

十一

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  
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  
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  
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

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其發  
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  
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為人為  
鬼神為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  
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  
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  
不滅不可不泮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為德為  
善賢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  
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

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効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

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

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

孟九

子

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攝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

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 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

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安願垂天下使儒者

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

五九

二十三

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急苟存其

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為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

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

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為定法不可輟踰也昔進言於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

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

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况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

孟九

二十四

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

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泯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其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

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 陛下復其舊制遵行 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 陛下精其師

堯

三五

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而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

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

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其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袍袂而相留曰尔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其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

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  
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  
吾 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  
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鬻僥倖欲有求也  
然平生為法不為己不亦重乎而其一介守

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 帝以寺  
廟與尔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其  
又謂之曰尔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  
道在正不在盛也而其區區螻蟻之志其實  
如此儻 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尔契嵩

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  
天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  
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為僧祝髮隳形儀範  
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  
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

孟九

王六

臣之謂其名豈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  
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  
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  
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  
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



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

干冒

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沙門臣契嵩昧死上書

鐔津文集卷第八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九

孟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水安蘭若沙門賜紫

孟十

一

臣僧某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 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 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為者豈宜不賴 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令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 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

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為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

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雖一圓顛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

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眾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

五十

二

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巨愚濠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

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  
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  
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  
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 陛下又  
垂神禪悅彌入其道雖妙古之帝王更百代未

有如 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  
之徒際會遭遇 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  
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  
圖上進欲幸 陛下垂于大歲與經律偕傳  
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

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  
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 陛下雨露之涯澤  
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  
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 陛下

幸

三

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  
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歲即臣死生  
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  
幸也如 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  
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

其定祖圖兼巨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于黷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啓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有本云治之而已亂之而已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

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

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躑躅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

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

通

四

溥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

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

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聞佛所

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  
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  
之恐其十有七八馬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  
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  
內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

五

五

學者柰何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  
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漶不軌  
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  
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  
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

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  
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  
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  
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  
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

教自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  
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踈遠不克上達又  
欲進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  
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  
復一歲而其浮沉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



大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畧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忝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

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埃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捐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

孟十

六

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懣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

其意萬一幸閣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倣他輩自為身名

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真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

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

孟十

七

時及幸見之閣下温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

人為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惠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

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

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賫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矣

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箴中者百世之為儒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斷又欲自效身為佛子其微為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者舊輩皆以某識心為法莫不祝之

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

五十

八

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為法不為身為道不為名或云為人為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為其已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

身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為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為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其忝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

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顯顯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謹白

孟

九

又上韓相公書此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為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

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

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况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

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  
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  
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為善也不區  
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  
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

所資贊則甚也少報問下之嘉德而得以展  
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  
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  
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  
之大惠也仰黷盛命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

宣其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  
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  
筭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

孟十

十

足使玉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其不  
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  
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  
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  
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

道經邦之遠潔靜以願養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

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謗謏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驟論請為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大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

五十一

十一

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為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為

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縮在唐號為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

不以佛為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為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

紛然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止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

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沉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大丞相尊



嚴萬一幸閣下憫其勤勞為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尚禁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

五平

十三

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之至不宣其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

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

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為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

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

五十

十三

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為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寬其僭

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為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

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為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

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其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

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敷而為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為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

平

十四

瞋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為教者欲諭勸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

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為不腆之

文未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跪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叅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叅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有其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

某

五

汲汲於巖壑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為心取衆善為治不

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為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為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

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其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罕不滅惡遷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

損為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

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為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為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

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  
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  
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  
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  
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

幸

十六

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  
瞻寬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  
為法不為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  
下知佛之所以為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  
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

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轉教編者一部三冊  
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  
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

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  
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  
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  
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為者不可舍  
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

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為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閣下為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為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

五十一

十七

儒者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為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為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

然自念其深匿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為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為勝

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干黷口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  
 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  
 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旣念其棄匡山  
 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或兼手之

二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  
 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  
 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  
 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  
 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

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  
 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  
 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  
 廣乃以之為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  
 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

孟十

十八

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  
 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  
 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誚而不從  
 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  
 法獲譏殞身為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



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立使布之其人况忝閣下一言之啓而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為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儻辱閣下

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洗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叅政侍郎閣下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為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

五

十九

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閭闔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即斥

第一九四册

去引之與語温然乃以其讀書為文而見問  
 此特大君子與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  
 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  
 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  
 門辱閣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

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  
 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  
 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  
 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  
 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

一部三冊謹隨贄獻塵蹟高明罪無所逃皇  
 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七  
繁次宿相  
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  
 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為己任每求縉紳

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  
 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  
 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  
 博大盛備為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勸  
 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某今

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頌進之天子至  
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  
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  
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  
固毅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

五

干

此幸閣下垂察然其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  
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  
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  
賴聖明垂于大哉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  
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上于是矣匪

數他輩自為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閣  
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  
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  
逭不宣某謹白

謝李太尉啓

卷首叙目少收此篇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  
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  
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  
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  
其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讓

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抄之章服雖奉此大貴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為帝家至戚猶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

孟十

二十一

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

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為開下言之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為善之本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群賢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街也今於道未有所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為心耶孟子曰雖有鉉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待幸閣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勳君

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賜  
閣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禪者非敢專以文字  
自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  
謹因陸員外行專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  
之至伏惟息慈俯賜鑒念不宣某謹上啓

孟十

三二

鐔津文集卷第九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軻一

書啓狀

共四十四封

撰

與關彥長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秘校前辱彥長

軻一

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  
公之道百餘言迺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  
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  
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  
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于公  
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  
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  
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  
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  
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  
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

第一九四册

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文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已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

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

公其書勤且至矣非薦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我不宜其謹白

軻一

二

荅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羨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既治吾道復



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  
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  
之與游雖然接其游履綢繆至如朋友者而  
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  
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

嗟咨悒快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  
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訕  
訕以相詆訶此非踈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  
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  
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

與語之况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  
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  
以廣祕書之志况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  
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  
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

軻

三

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  
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  
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  
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  
異名此又有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

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為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于後世

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止國者也况復妄斥善道沮人為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為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

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為荅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

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翬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

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爲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

軻一

四

賢其賢乎哉其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

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

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

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二秘書書

具位其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

軻一

五

雖欲爲之報若視喬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

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脩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譏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

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  
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  
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  
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  
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  
佛教脩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忤於神明  
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  
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  
恐汗盛集辛爲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獨秀石  
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  
筆以成其文然此宜叢揮聖人之盛德大業  
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說終日愛慕而  
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醕酢降服降服始此石  
軻一  
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  
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竒而此  
石尤竒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  
與衆石不分豈其恠特古秀非俗革之所識  
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

第一九四册

文叢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  
 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  
 也其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竒挾異終沈  
 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拘希世之  
 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

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  
 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  
 若執事視一物不弃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  
 世信執事心量侷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  
 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洽混俗

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德又盛  
 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  
 故後代訶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  
 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  
 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

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醜不宣  
判一  
 其謹白

與周感之負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于感之負外足下前日欲過  
 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

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惑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為之驚恠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

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為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為故

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子孫計邪况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

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偏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

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脩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爲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

軒一

八

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竒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

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竊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秘書書

已上七書  
自爲卷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

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然於山林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



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為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賫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為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件隳息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頽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第一九四册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談九流總群言以為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

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

獎冠禪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其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叅大職擇善德之弥在為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媿陞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軻一

十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嘉命預侯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裏誠為忝冒此蓋某人曲推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邁推會以卜良辰感載乃懷

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  
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豈任感媿以今月初  
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其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  
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  
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  
上哲蹈聖人之閭奧擅文章之師宗灑服藻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  
倚注方農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  
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  
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件願惟昔日幸接  
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媿

軛一

十一

參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  
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  
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

第一九四册

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網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

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媿畏也

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壑某昨者愚

不自度輒奉私書詰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盖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俾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  
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大守仁  
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  
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

軒

十二

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  
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  
幸其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  
相送徒益黯悒乍遠十萬乞惟善視尊履謹  
令僧馳啓參謝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  
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  
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  
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  
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  
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  
鼓責其微善勸尔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  
方屬居山訓領必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  
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第一九四册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媿遠風儀茲為眷然秘校告往榮

軒一

十三

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訕訕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為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

製贄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媿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遠遠尊明焉乞為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今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

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  
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  
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  
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  
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  
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  
南徐况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  
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重慶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  
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屆此郡伏惟尊  
履休美某近自蘇挈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

軒一

十四

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  
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  
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

第一九四册

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况在碩盼之預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

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街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

賞岩扃衡宇增輝繼屬稱慶限以复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為待不勝媿

軻一

十五

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



任感媿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趨机下  
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  
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

送徒增黯戀仁德悽悽奉此咨露伏惟台慈  
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倍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  
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

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  
然拙人用鍤不若智人揮鏹况足下才力有  
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拚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雅素賁旅寄不任感

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  
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自此元各為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  
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

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為忝耳公晦又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

判一

十六

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

怠徐當為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副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

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專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為呼名黃龍

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  
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  
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  
路遠不及以麻物報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副

軻一

十七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  
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  
大善知識為法欲有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  
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  
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

此為眷眷知復領大眾于龍山其欽尚好善  
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僧還  
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  
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  
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  
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  
老儻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  
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仍風義盛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為慊然餘且別副未披覲

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尔驚衆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

德薄不能為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悞以此人為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為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判一

丈

荅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切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映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

命亦表生平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  
熟千萬為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  
或云某無狀老更弥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

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  
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  
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  
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  
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  
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媿尚以夏制未遑前  
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回荅

十九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  
意愛之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  
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  
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為罷之書謹令人回納  
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  
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  
殊多某人曲米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  
以當克媿以老憊復牽事緣趨赴未皇但深  
媿忸久滯來人益憎慙悚价還奉狀布謝伏  
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  
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為第一此事勿使俗

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  
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  
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為劇言來諭如風過  
樹柢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  
有弟兄之情柰何柰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  
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  
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十

十

十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十一

軻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

軻二

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頌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冀于

第一九四册

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

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一獻性高妙獨得乎言

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

軻二

二

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蹟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

此即侍郎作也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

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  
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  
達磨賣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  
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  
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

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  
國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  
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馬鬼  
神馬萬物馬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  
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

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  
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  
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  
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人其得之也六祖於  
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

判二

三

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  
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  
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  
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  
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

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

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論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可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

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

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

軻三

四

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

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懃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間究其意義所

歸而與佛法奧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止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

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

軻三

五

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眾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

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鑿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箴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

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象郡勳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

尤至者次為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樞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

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庄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峰存禪師雪峰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著

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所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詣洎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

阿二

六

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弃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懃師長為之太息故措其宗極庶

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自此元別為終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於道傍雖其瑰恠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訾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巉

崿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訾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

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

軒二

七

剛者似乎君子雄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峰峴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虚心而合道也今無訾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



為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訾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

悉評其歲月日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畫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

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瑩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浴音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

其可以靜也就竹關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徹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儵然泐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宵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

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

阿二

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聞播畫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間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

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

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為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

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為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廣其

軻二

九

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為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

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舍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渝處之不闕貧之不窮富之不溢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

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

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  
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  
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  
侶契嵩曰吾廬是室以待子會子方專意於  
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峰巖然出  
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邈迤與  
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  
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

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  
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  
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  
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  
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

判二

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歧望其人也  
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  
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為寤與

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

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

軻三

十一

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葺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盖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

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爲難得故惓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爲佛乎孰爲儒乎晉之時王

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爲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

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霞絢如也晚則餘冰殘雪瑩如也飛泉冷冷若出金石

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爲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

幸其末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瞻冲晦之詩典如老嚴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

軻二

十二

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為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為之然詩之

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為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

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廣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

軻二

十三

之為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暉月字竺御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為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

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於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為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讓天

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



明於爲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

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爲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

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失君子耻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

軻三

十四

而剛正乎外也况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尔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

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已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下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

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鷺鷺乃潛子

柯二

十五

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至至

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  
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  
法此以俗語以喻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  
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  
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

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  
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  
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  
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  
不為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

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  
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  
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  
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  
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

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  
擢入宮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  
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  
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  
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

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  
 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  
 林寶花琦菓實化琦果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  
 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  
 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

軻三

十六

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縹緲朝瞰  
 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  
 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  
 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  
 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

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  
 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  
 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

潛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  
 然豈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  
 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  
 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  
 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

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  
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  
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  
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若何限朝廷公  
卿孰嘗視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鱗鳳其

軻二

十七

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  
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  
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  
蘭猗猗振尔芳姿泚人不顯泚人不虧唯是

方寸為尔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狀  
之默默悶悶熱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  
亭或作峯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謫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

在淺土請俟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  
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  
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  
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知以  
王侯來意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

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  
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  
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  
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難難幸宴安  
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

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  
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訶議者之意  
以為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畧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  
知倜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

恥為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  
發肖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  
往兮决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  
德彼兮清秦之陸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  
名相將兮千載歲茲

軻三

六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  
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  
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  
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

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

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闋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草惜其為別且遠因作詩

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九留兮曷為所資江

軻二

十九

南五月兮瑤草籬籬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壯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

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

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

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為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為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涘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  
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弥年月  
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為艱今客錢唐已見二  
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  
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

軒二

子

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  
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  
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疊疊而不能  
休襟抱軒豁見其為人大體及暮引去余  
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誓言非由進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  
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  
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  
以祿薄未甚有力為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  
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

夫其所守喔伊蒺藜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  
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  
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  
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  
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

第一九四冊

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藥其性又不能騫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軻二

三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

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者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于京師有至於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觀

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吊之焉  
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  
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  
於潮陽為最盛訶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  
之吾聞大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

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夫  
伯牛疾孟軻軻荀况楊雄落莫於時賈誼  
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  
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  
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

之孰不為之惑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  
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乃取股肉以問其  
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  
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  
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焉實光輝益大

軻二

三十一

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為姻婭苟與  
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  
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詞叙

夫為佛者脩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

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来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薦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途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唯唯突竊相與以佛為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

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詩曰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擘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首休顧浮名彼

軻三

二十三

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止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

待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洎郭叔寶裴長言數造

其門迭為誦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蓋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

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為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斯萃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

五二

二十四

益紛於曾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勞礪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軻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  
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  
纜船石過秦望蜻蜒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  
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  
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  
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

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  
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恠  
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  
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  
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  
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歛出睦湊於杭西南踣  
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  
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  
於駝峴嶺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冠飛塔  
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峰之末者曰屏風嶺又

東者曰西峰

右部

又東者曰馳峴嶺

俗謂馳峴

也其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

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

亦謂支

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

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蓋前

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

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

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

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

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

者曰稽留

俗謂稽留

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

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西

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

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

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

軻三

二

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

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

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

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

闔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



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弗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

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峰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

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偃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峰趾匯于西塢漾潭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漱灑于冷泉亭下經呼猿

軒三

三

石門澗瀆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

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  
 巢揚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  
 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  
 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  
 安曰弥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

缺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  
 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  
 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  
 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  
 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

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  
 般處幾成村墅然無坂懇不牧牛犢羊豕水  
 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蕪蒔自業  
 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  
 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峰之巔在北塢者至于

西源則坡坳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  
 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  
 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  
 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  
 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

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  
永安北源曰弥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  
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在支塢  
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  
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

新三

四

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  
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  
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  
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  
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

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  
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  
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  
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止不可按而備書  
其山無恠禽醜獸唯巢杓之樹最為古木松

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苻與靈山之所  
生批把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  
西趨則偃僕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

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  
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  
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  
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  
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

柯三

五

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  
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  
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  
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  
西偏南走湖上高眎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

從簾至頂岩石皆竒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  
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于雲氣歛作交  
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  
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  
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  
好事者所知闕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  
恠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  
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  
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  
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

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革  
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  
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  
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  
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

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  
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  
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  
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  
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

也或無此深且三字冲冥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  
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  
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其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

新三

六

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  
然吾獨恠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  
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  
人物者也為之馬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  
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

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巍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詒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

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墼塏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矚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軻三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七慶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

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  
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  
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  
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昧聖  
賢乃推已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

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  
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  
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  
槩衆普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  
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

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  
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  
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

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  
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  
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  
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  
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

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  
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  
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  
乎江渙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  
其寺錢百餘萬暫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

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  
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  
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  
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  
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翬

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  
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  
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  
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  
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

益於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  
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閩  
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  
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  
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



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獲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

暫三

九

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為亦宜視法

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 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

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鳧氏之鍾又鑿密石為涌道與

崔公書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

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  
 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  
 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吾知  
 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  
 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  
 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  
 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  
 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  
 之心固如此也不尔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  
 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

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  
 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  
 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  
 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  
 今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惟閣鏗鐘惟閣儼像像正尔見鍾發尔聽惟  
 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尔一瞬勿謂  
 聖遠在尔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鍾惟  
 像迺爾神獎咨尔學者宜知尔師慎尔視聽  
 勿謂徒為

柯三

十

清軒銘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

天地萬物莫不有消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蒞時世之清其感人也脩山川之清其感人也與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

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啟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功遠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聖

土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愆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據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

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之適勿陋於軒茲為  
 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  
 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為識者乃寓  
 耳意

南軒銘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  
 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  
 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来  
 冬之時正抱太陽倭從樂從寒慘客有紆餘  
 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

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  
 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忠慮  
 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  
 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  
 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  
 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  
 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  
 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疇睹我發彼美彼適我愚  
 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研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

題三

士

往往想見其人或無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

歲康定記元之季冬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

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暎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眈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尔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十五

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

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  
 之才者也蕪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  
 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  
 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  
 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

軻三

十三

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  
 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  
 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  
 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  
 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

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  
 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  
 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  
 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

仲尼文之為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  
 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  
 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極字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臚臚將  
 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

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

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

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厯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 弥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十一  
公行業曲記石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灑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

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  
 不樂與其兄為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  
 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  
 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  
 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

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  
 儒法師即賦而荅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  
 大覺為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  
 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  
 講靡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

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夫  
 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與旨而法師  
 皆得智解蘄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  
 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  
 因說偈以效其誠

詞三

凡其詩偈並見於  
 文集此皆畧不書通師既

十五

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  
 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  
 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  
 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  
 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



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

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遠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已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法華維摩涅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

十日產而迺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爲念佛三昧師慶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

氏以梅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悞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兩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

當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為異乃即  
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  
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  
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脩念佛三昧著淨土  
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詞者皆為考古法正

暫

十六

之濫饗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  
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  
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  
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  
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

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  
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下  
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  
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  
而至請與孟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  
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犇來繞  
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  
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  
屠者釋之命豕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  
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

頻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簷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

柯三

十七

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氏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脩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

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迺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

以酒餽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爲齋因著文曰誠酒肉慈悲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迂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

殆傾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之患余今德薄安可又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之歲也刺史薛公頰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

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蓋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

物三

六

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官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庚夷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竒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之講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厲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

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迂於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軀三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

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 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

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熏脩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

而兩命於山中爲國脩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闕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

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竺石錢文僖楊文公章卯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

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兩桂子法師乃  
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  
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  
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  
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

轉三

于

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  
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  
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  
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眾決曰我住台杭二  
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

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弟子祖韶曰汝  
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  
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謝絕徒屬命學  
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  
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

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  
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  
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目吾報緣必盡敢  
忘遺訓乎尔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  
之晚使請弥勒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

禱且以觀音像應。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避榻。

柯三

五

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以其靈體于避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墮，乎鷲峰，赫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

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避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者。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為法以微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願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



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  
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  
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  
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  
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  
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巳文朔適在京口龍  
游之東園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三

三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軻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 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勲公骨

軻四

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  
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  
尚諱盛勲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  
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西事  
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  
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  
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  
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鄆郢老禪碩師而獨大  
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  
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  
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  
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  
空不覺屋廬為闕復其立處即徧體兩汗其  
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

第一九四册

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蒞地然頂於其師  
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畧無  
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  
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  
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千餘杭之安樂山皇

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  
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  
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  
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  
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許夏壬寅示微疾

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  
祐庚子五月巳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綯  
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  
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  
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

阿四

二

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  
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  
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  
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  
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

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願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為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勲師勒石以傳

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霽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

物四

三

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眾慶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

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  
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  
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  
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  
躉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

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  
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  
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  
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  
師治茲院自壯既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

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  
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脩  
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  
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  
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

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  
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  
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  
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  
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

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為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

何四

四

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已文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

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單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米虎林見惠明禪師頽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

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眾曰本府請大長老惠

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巍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

物四

五

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

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藝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

益脩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



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地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

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

軻四

六

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

第一九四册

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  
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  
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  
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  
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

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持故  
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  
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  
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脩潔識者稱其清  
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

與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  
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  
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  
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  
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

軻四

七

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  
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  
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  
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

皆遇而親炙之假全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  
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  
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  
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  
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  
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  
質內融情偽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  
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

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  
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  
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脩身事  
親而鄉人做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  
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

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  
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  
髮之失蓋其脩誠厚本而致是尔公既謝去  
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  
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

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

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

柯四

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

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

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

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稀純誠

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

立獨行兮不尔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  
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旆翻  
飛碩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

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

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

未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

平叔予今顧師或師不足比也作子巨自慨相知

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

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  
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  
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  
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  
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

軻四

九

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  
信便必尔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  
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死從事  
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  
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語語聲琅琅坐人  
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  
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  
齷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

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  
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  
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徃徃通之商較古

第一九四册

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

誦為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耻於奔競造

以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

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

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

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

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牟孟夏得叔智之子

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

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

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

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

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

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

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

德也辭曰

軻四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

其氣兮誕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

脩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

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

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溢江浮

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人  
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  
此云身舍利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  
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

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  
能與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  
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  
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  
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

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  
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  
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  
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  
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

軻四

士

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  
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  
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  
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  
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

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為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

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譽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

而緘之真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曰行道一日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



者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醜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陲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

柯四

十三

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

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

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

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  
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  
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

軻四

十三

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  
者不過謂子真能以僊尉為吏隱善與時浮  
沉往徃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祥  
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  
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

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  
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舛觸  
讒佞革而無所避忌詞氣寒謬意欲警動時  
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  
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

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  
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  
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為懼真慷慨大丈夫  
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孰不抱氣自視為英  
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

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言及其立於朝廷也眇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眇如不眇雖聞如不聞徃徃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為心子真歿存先漢之季於今

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術僂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

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

柯四

十四

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

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  
 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  
 人愛惡之情或作利字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  
 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眎中說其讀詩曰  
 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晋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  
 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  
 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

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  
 時天子意甚甚或喜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  
 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  
 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  
 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

物四

十五

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  
 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  
 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主室作陽春歌  
 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  
 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

及放去猶作秋浦吟一名東莫悟人主意不  
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  
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  
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  
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

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  
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  
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  
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  
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

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  
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

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  
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  
不屑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  
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  
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

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  
趙楚魏使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殺并獲楚  
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  
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  
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

柯四

十六

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  
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  
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或本無惜其  
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  
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

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  
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  
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  
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  
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  
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  
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  
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

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  
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  
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  
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  
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大尉傳贊

段大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  
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  
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

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  
段大尉小弱動不逆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  
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憤萬夫白刃交前而卒  
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  
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  
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握  
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  
為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  
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  
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為行其道不亦廣乎嫉

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

軻四

十八

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也非情與黨則不為也嗚呼欲



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  
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  
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  
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  
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疑秋灑斗牛  
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  
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者高閔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  
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  
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  
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  
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

柯四

十九

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中  
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  
交接或作相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  
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  
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

第一九四册

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  
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  
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

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歟然長大  
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  
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沉毅寡語悠  
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  
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

見一指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獄  
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  
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  
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  
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  
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  
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  
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脩告優波鞠多曰

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  
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  
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  
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  
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

阿四

二十

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  
昧生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  
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  
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  
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

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  
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  
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  
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末其末者故多失之或故  
因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  
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  
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  
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  
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龜多為無垢  
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

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  
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  
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  
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  
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

經四

二十一

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  
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  
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  
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  
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

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  
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  
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  
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  
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

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  
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  
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  
也如來所得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  
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

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  
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  
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  
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  
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

汚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  
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  
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  
學不足為八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  
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  
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然地碎然為僧傳  
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  
非采聽之未至手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

故其書不足為評

亦云不可應亦云不  
在詳評然各有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軻五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

軻五

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  
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  
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道與德為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  
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  
迺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  
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  
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  
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  
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  
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  
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

第一九四册

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為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為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

柯五

二



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  
爲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  
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喜道  
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

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  
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昧或作哀然聖人之  
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  
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  
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  
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  
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  
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  
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  
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

軒五

三

之別義者若老子揚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  
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  
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  
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  
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  
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  
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  
便以忠恕遂爲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  
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  
此較而例諸例或曰較鳥得以忠恕而輒爲其一  
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  
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  
其次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  
誠明大道門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  
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  
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

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

軻五

四

辭所謂仁智云者爲昧道執滯其見致廼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

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

猶有過與不及况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

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尔則韓子未始

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

孰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

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  
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  
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  
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

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  
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  
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爲其流與儒  
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爲之道家者其  
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

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  
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  
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  
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  
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

軻五

六

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  
然他書多謂大道為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  
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  
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虞犧神農

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

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

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

柯五

七

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蓋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

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已可排則孟排之矣

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為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

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

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

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  
 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處  
 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  
 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  
 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

軻五

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  
 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重脩者是亦佛教  
 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  
 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  
 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

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  
 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  
 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  
 或云失書亦云  
 梁史不直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天子幽  
 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

以奴眡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  
 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  
 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  
 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



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

五

九

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

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

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

為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

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勢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

柯五

十

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

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天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

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

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煩則

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軻五

十一

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  
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蓋後  
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  
特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  
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  
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  
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  
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  
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

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  
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  
富羨攘竊社絕若尔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  
時與政非由佛老而改之也然佛教苟可以  
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  
後世之人訥訥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  
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  
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  
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脩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

聖

士

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室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

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狗斯弊斯恩愛斯煩惱

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脩眇身無我奚著眇心無意奚貪眇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狗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

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

物五

十三

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為然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冑

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之人反皆詬曰尔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

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之理自勝者始尔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  
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大事尚  
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允

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  
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  
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  
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  
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

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  
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  
人乃辨其中庸幽與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

何五

十四

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  
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  
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  
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  
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

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晒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

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半世相去賒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其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尔舜

軻五

五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呈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



如其不脩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與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

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

而遂成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

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

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脩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脩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

軻五

六

幻而出家脩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尔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關益耶無濟益歟與儒

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盍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駁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守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  
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  
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  
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軻五

十七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册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軻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非韓中

第二

始眎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

軻六

此當絕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  
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  
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  
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為過耳夫中庸誠明者

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  
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  
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  
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  
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  
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為幾微精審而不易  
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  
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  
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  
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

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三於一而行

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 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 自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以謂上至悖於四元不盡此今備檢入 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

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上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善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

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尔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

物異

三

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

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

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勅其語遂

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

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著或作顯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



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

阿六

四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滿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

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

有成其德性本或無性字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

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偽而傳之其人吾

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

輒

五

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

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蔡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尔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

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者有外乎佛老夷狄之教而明教不深辨借乎

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徂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滂蓋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尔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

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

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

刑

六

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宵

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  
 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  
 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  
 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  
 令學者惑之韓子昔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

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或無所苟欲  
 如三王之無為其茫乎天運二爾神化則類  
 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  
 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  
 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

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嘗譏老子謂其道德  
 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  
 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  
 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輿

七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  
 為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  
 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  
 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  
 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以鬼者

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

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尔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

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  
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  
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  
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極謂其樵薪之  
澁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

柯六

八

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  
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  
大澤也其荒遠險絕眎楚之雲夢吳之具區  
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  
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

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  
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  
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  
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  
於得蓋兵戈勦勁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

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  
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脩春秋立  
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與者為瑞亡  
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  
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

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

契

九

沉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

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

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謂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

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

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

契

十

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遷來佯佯然以趨祿利耶此猶



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  
聘而致之有為者也况有沉名絕迹逃越世  
網者耶益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  
秦伯伯夷者雖爵命百逼蔑如也韓子亦何  
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  
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  
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  
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或而不能以盡  
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

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  
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  
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  
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諭何忽自彰其  
失禮亡義也哉柯吾聞古老欲有所見唯以其  
所贊而前天子則贊曾諸侯則贊王卿則贊羔大夫則贊廌士則贊雉故孟子曰孔子出  
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在者蓋後世者  
之苟為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

徒矜誕街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為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温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倣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

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

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

輒

主

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謔者不謳

謔益而謳謔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權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恠韓子踈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

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

輟六

十三

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

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革柞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為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踈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

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  
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  
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  
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  
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  
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  
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  
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  
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

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  
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  
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  
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

柯六  
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  
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  
封禪謂已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

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為况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能慎盖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盖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

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盖避其當時軻六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十五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宜

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資乎後世之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

功德不克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

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

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脩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

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

軻六

十六

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

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嗔容不能以安不及孫子自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  
楊子雲為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  
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  
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

軋六

十七

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其  
弟子俠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  
俠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  
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  
選之文吾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為其太息謂韓子可賢  
耶何其為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  
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  
故為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彊也  
不爭而乃有所為耳夫以其所為而與人欲

爭彊鬪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  
也聖賢如此而為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  
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  
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  
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

第一九四册

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為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為言不類其法不亦

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

之乎又况其所尚以不爭為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

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桓譚豈為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繆矣若雄之

太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  
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  
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  
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  
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  
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  
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  
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為經莫大於  
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  
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

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  
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  
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  
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  
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  
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  
思推數自起其端為位為首為贊以鈐乎一  
歲徧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  
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  
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

輶

十九

其時世更歷三古籍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  
伏羲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  
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伏羲文  
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  
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

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羲文王孔子雖童蒙  
亦知其然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  
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  
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  
楊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

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說掩抑聖人之  
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  
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  
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等證聖人之道  
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

當尔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為輕薄人  
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  
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  
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

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揚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

軻六

子

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

而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為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為其說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契

王

韓子為慶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杜稷與句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

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韓之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